

点将录：田舟

骤然一阵太阳雨 (田宁小说)

循中师生作品特辑 (中)

诗

火

第27期

2009年3月出版

方修荣获南洋华文文学奖2008 (爱薇、甘泥)

批驳伪文学史论家的谬说 (方修、谭尧根)

第三届东南亚华文诗人笔会大会

ISSN 1511-6050



9 771511 605008

KDN: PP10618/10/2009

方修荣获“南洋华文文学奖”

日期：2008年11月22日

地点：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校友俱乐部礼堂



▲方修与甄供合影



▲新、马、香港等地华文作家向方修道贺。后排站立者（左起）为连奇、欧清池博士、甄供、爱薇、忠扬、杨蒙德。



◀方修与爱薇合照

►新加坡教育部兼国家发展部高级政务部长傅海燕颁发“南洋华文文学奖”给方修，右为孔子学院院长许福吉。后面立者（左起）：孔子学院基金会代表刘新汉、何侨生。
〔转载自新加坡《联合早报》，摄影者：何炳耀。〕



烟火

文学季刊

第 27 期

刊名题字：蔡发祥

《燭火文学季刊》

KDN: PP10618/10/2009(022291)

◆
社长
梁冠中

◆
出版

SEMARAK PUBLISHING
D1107, PARADESA RUSTICA 6,
PERSIARAN MERANTI, BANDAR SRI
DAMANSARA, 522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
顾问
方修、吴岸

◆
主编
甄供

◆
编委
杰伦、唐珉、春山

◆
发行主任
春山

◆
封面、内页设计
叶玉佩

◆
承印

Percetakan Tatt Sdn. Bhd.(270731-D)

17485, Jalan 2,

Taman Selayang Baru, 68100

Batu Caves, Selangor Darul Ehsan.

◆
定价

RM6.00

支票请写

Semarak Publishing

或《燭火》

> 002

燭火第27期

目录

方修荣获“南洋华文文学奖”



4 首届“南洋华文文学奖”得奖者
——方修

❖ 爱薇

6 “南洋华文文学奖 2008”得主
方修专题研讨会暨颁奖礼

❖ 甘泥

封二 画页

第三届东南亚华文诗人笔会大会



9 诗，飘在越南的土地上……
——第三届东南亚华文诗人笔会大会侧记

❖ 秋山

封三 画页

批驳伪文学史论家的谬说

13 谈《连士升传》二三事

❖ 方修

14 捕风捉影的侈谈

——评温任平的《谈方修先生》

❖ 谭茱根

散文天地



23 踏出第一步汕头

❖ 易冠

25 吴岸：不老的诗人

❖ 钦鸿（中国）

27 我走上天门山

❖ 苍浪客

29 中国与奥运

❖ 侯亨能

31 抱憾在博鳌

❖ 一介

本刊零售代销处：

马来西亚吉隆坡：中图（隆）上海书局（苏丹街）

商务印书馆（马）（苏丹街）

学林书局（敦陈修信路）

友谊企业有限公司（马中商城 UE3）

新加坡：

青年书局（新加坡书城）

杂文作坊

- 33 与现实相结合 ◆ 扬过

小说世界

- 34 骤然一阵太阳雨 ◆ 田宁
39 最后的 Thai Song ◆ 丁云
43 高手 ◆ 韩家文 (中国云南)
44 与美同行 ◆ 张记书 (中国)

诗歌殿堂



- 45 吴岸诗两首
46 3·08 ◆ 孟沙
46 铁律 ◆ 彭展发
47 观京奥会开幕式有感 ◆ 长谣 (新加坡)
47 京华奥运诗词四首 ◆ 香港 徐捷歌
48 北京奥运 (200888) ◆ 修竹 / 新加坡
48 献给教师节的礼物
——小学, 中学, 大学 ◆ 欧海艳
49 七绝两首 ◆ 麦翔
49 实兆远 (外一首) ◆ 紫梦玲
50 童诗两首 ◆ 邓长权
50 牙齿
——致诗人 SAID ZAHARI ◆ 王涛
51 沉思集 ◆ 新加坡 / 旭阳
52 对联三副 ◆ 春山
52 是我耕耘后的满树繁花 (外一首)
——寄双溪大年师训学院全体华文组
学员 ◆ 萧枫
53 史英短诗四首
54 中国, 终于向云端踏出第一步
◆ 王一桃 (香港)
55 诗二首 ◆ 刘思 (新加坡)
56 秋山短诗三首
56 芦中校友会卅二年庆 ◆ 春山

点将录

- 57 点将录: 田舟

◆ 王云梅整理



文艺评论

- 60 繁华落尽见真淳
——读伍良之先生的《野鹤云飞》
◆ 中国 张淑云

信息百叶窗

- 62 芙蓉中华中学举办现场对对联赛
63 《新马华文新文学六十年》 (上下册)

吉隆坡循人中学师生作品特辑 (中)



- 64 老师作品
68 学生作品

新苗圃

- 86 我们的学校 ◆ 中国广西民族大学附属
小学二年级二班 / 黄凯宁

封底 画作简介

- 87 读易嘉勋的意象水墨·爬山虎 (节录)
◆ 一晓
44 回响
——新加坡资深作家林臻致本刊社长函
88 鸣谢
88 编辑后记





首届“南洋华文文学奖”得奖者 ——方修

由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孔子学院所颁发的首届“南洋华文文学奖”，得奖者为文学历史家、资深作家、诗人，方修先生。

这项颁奖礼是在11月22日假南大校友会俱乐部举行。新加坡教育部兼国家发展部高级政务部长，傅海燕亲临主持颁奖礼。方老除了获得四万新币奖金外，同时也接由雕塑家，陈连山设计的一座寓意深远的铜雕。

最难得的是，今年87高龄，疾病缠身，深居简出的方老，在女儿的陪同下，坐着轮椅，亲自出席了这项简单但隆重的颁奖礼，同时他也在简短的答谢辞中当众宣布：

“奖金我受之有愧，因此决定全数捐献，设立一项文学基金，以帮助年轻作家出版个人创作集或评论集。至于有关细节，将在日后宣布。”

南洋理工大学孔子学院基金管理委员会副主席刘新汉先生在致辞时指出：

“评委们是经过很长时间的讨论和考量后，才一致决定，将首届南洋华文文学奖颁给方修——

“由于南洋华文文学成立于新加坡，方修是新加坡文艺先驱人物，是编纂新马华文文学史的第一人，是对马华文学的性质和特点作出科学界定的第一人，也是在海外华文文学界本地人写本地文学史的第一人。

“在情感上，首届奖项应颁给新加坡作家。”

因此，文学界人士认为，方老得到此奖是实至名归。对一个将一生奉献于文学事业的方老来说，这个奖，不过是聊表心意而已。但当记者问他这个奖项是否来得太迟时，方老却谦虚的说：

“我觉得很惭愧。觉得自己做得还不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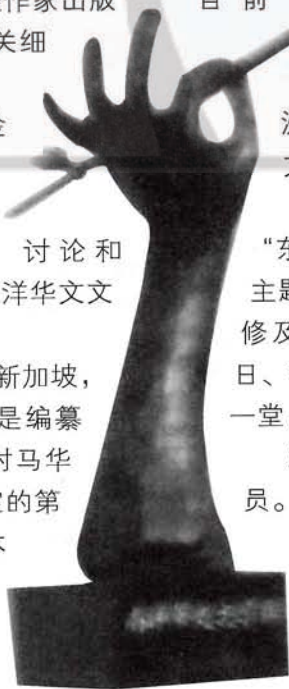
原名吴之光的方修先生，他最大的贡献是将其毕生精力，共编了三套马华新文学大系。但是，他仍是深有遗憾的说：除了第一套（1970—1972出版）出了完整的十册外，其余两套：《马华新文学大系：战后》（共4册1979—1983年出版），第三套是《战后新马文学大系》（2000年出版，原定六册，目前只出版4册）。

无论如何，这位曾经担任过新加坡大学中文系兼课讲师、星洲日报编辑的文学工作者，他对新马文学的贡献是毋庸置疑的。

当天也在同一地点举行了第七届“东亚学者现代中文文学”国际研讨会，主题是“都会文学与社会变迁”及“方修及其文学研究”，与会者有来自中、日、韩、港台和新加坡学者、作家，济济一堂，气氛热烈。

20多年前，我身任董总出版小组一员。当时考试局为了让在籍的中学生对马华文学有个基本概念，决定在统

◀这是方修荣获颁发的南洋华文文学奖奖座。设计者为陈连山。（爱薇摄）





考的华文科的中文试题中，增加“马华文学”这一部分，并决定以方修先生编纂的马华文学作品作为指定参考资料，由我作为责任编辑，负责与方老接触、沟通。随后经过方老重新修订，再由出版组重新排版、设计，出版了他的《马华新文学简史》、《战后马华文学史稿》，以及战前、战后的马华文学小说、散文、诗歌和戏剧共十册。

也因为工作联系上的需要，让我不时有机会与先生见面、请益，也让我见识了先生治学的求真求实态度（我曾为此写了篇《他是治学的典范》）。后来虽然从工作上退了下来，但每次到新加坡办事或探访亲友时，我总会抽出时间探望一下方老和他那位慈祥的夫人，特别是这位前辈近些年来由于健康欠佳、不良于行、耳朵一边失聪后，老人家简直是足不出户。

每到那里，他总是盛情招待，喜形于色，细心聆听。过后再将你送到门口，有时还坚持送到电梯门边。

令我感到惊异的是，尽管先生饱受疾病折磨，但却无损他良好的记性。

每当我提起 xx 作家，他就会补充说：是不是那个写过 xx 篇章，出过 xx 书的哪一位？

个人认为，“南洋华文文学奖”评委会对方修得奖的评述是恰当而中肯的：

“方修的著作和所编的作品，始终秉持本土意识，积极倡扬新马华族的自立意识和自强精神，力求作品一定要反映新马历史现实和人民意愿。”



2008年11月22日晚上，欧清池夫人（前排右起第二人）设宴招待新马华文作家。
前排（左起）为忠扬、何逸敏、爱薇；后排（左起）为冬琴、李拾荒、连奇、甄供。



方修荣获“南洋华文文学奖”

❖ 甘泥

“南洋华文文学奖 2008”得主 方修专题研讨会暨颁奖礼



方修与他的文学史著、文学大系
(原载 2008 年 11 月 21 日新加坡
合早报, 摄影记者: 李白娟)

一、方修专题研讨会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孔子学院于 2008 年 11 月 22 日上午九时, 在该校的校友俱乐部三楼礼堂举办“南洋华文文学奖 2008”颁奖礼兼第七届东亚学者现代中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

主办当局把“南洋华文文学奖 2008”得奖作家(方修先生)专题研讨会安排在下午三时左右举行。这压场的重头活动, 令人瞩目, 除了来自各地区的作家学者之外, 也吸引许多公众人士踊跃参与, 场面非常热烈。

大会贵宾为新加坡教育部兼国家发展部高级政务部长傅海燕女士。

这时, 坐着轮椅的方修先生, 由他的女儿聪敏女士徐徐推动进入会场, 全场爆发出阵阵的热烈掌声, 这是与会者表达对方修先生的热诚的祝贺和崇高的敬意。方修先生满脸笑容地频频挥动左手向与会者致意。

方修专题研讨会的主持人是廖建裕教授。主讲人陈川波、欧清池博士和黄孟文博士三位, 都是著名的作家学者。

陈川波主讲《方修作品的本土意识与社会变迁》, 他着重论述方修著述的本土意识:

方修在所著述、编辑的作品中, 秉持着本土意识, 力求反映新马历史现实、社会生活、人民意愿的文学作品文本及有关史料得以保存下来。

一、方修重视文学作品的现实性。

他关注新马不同历史阶段的社会现实的本质问题及社会发展动向, 广大民众的生活状况、生存命运及其思想、感情和意愿。认为文学作品必须反映现实社会、人民心声。

二、方修重视文学作品的人民性。

方修站在广大民众的立场来看新马社会中的人与事以及社会发展的前景, 认同先进的改革思潮、观点, 以及有关的社会实践活动。

三、方修重视文学作品的爱国主义思想情怀。

方修把个人的生活与文学事业同新马社会与人民的利益、前景紧密地联系起来, 反对损害人民利益的人与事, 赞扬爱国爱民的英雄志士。

四、方修接受中国新旧文化文学的熏陶, 以新马社会本土意识为根本, 同时也吸取其他国家民族的文化、文学的民主精华, 以利于更好的从事新马华文文学的研究、学术性的编著及文艺创作。

欧清池博士在其题为《方修——民族魂的拓荒者》论文中, 高度评价方修《史稿》及文学大系等对马华文学作出了最大的贡献:

方修在马华文坛的地位是崇高的, 他对马华文学的贡献是巨大的, 他对马华文学的发展和影响是深远的。

方修对马华文学最大的贡献有三方面, 首先是他对战前与战后马华文学的深入研究, 并由此写了《马华新文学史编》、《马华新文学简史》以及《战后马华文学史初稿》这三部文学史书; 其次是, 他编纂了战前马华文学大系与战后新马文学大系、马华



文学六十年集、马华文学作品选集以及为故友和友好编选的好多本作品集；再其次是，他创作了数百篇散文、30多篇书序及数十首旧体诗词。

《史稿》厘清了马华文学起源众说纷纭的局面，它确定了马华文学是在受到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影响下而滥觞的。

《史稿》勾勒出马华文学的总的发展脉络，深入地描绘了马华文学各个发展时期的特色与特点；它保留了各个重要作家与重要刊物杂志的历史面貌，为后来学者指出了研究的方向与范围；它科学地剖析了各个发展期的作品如何与时代挂钩并促使时代前进，为后来的写作者提供了继承优良传统的方便。

方修在编纂大系、作品选集、个人作品集等方面的工作，不只对推广马华文学作品有积极的促进作用，更是他个人赖以撰写文学史书与单篇论著的依据。这些编纂工作也进一步提高了方修作为马华文学史家的地位。

方修所写的数百篇散文和数十首旧体诗词，无论是以内容坚实见称，或以风格独特见长，在马华文坛上都是教人瞩目的，更丰富了马华文学的遗产！

黄孟文博士在他的《方修先生对马华文学的贡献》中，给予方修的是热情洋溢的赞赏。他说他向大专学生推荐方修史著，鼓励年轻一代学习方修的严谨的治学精神：

我于1958年从彭亨来到新加坡，就读于云南园，不久就知悉了方修先生的大名。1962年，在一个场合里，方修先生送了我一套他的新著《马华新文学史稿》，我对这套书爱不释手，并且从此爱上了马华文学！

当方修先生在前新大中文系执教期间，埋头在图书馆，收集了不少马华文学史料，后来出版了许多珍贵的著作，尤其是他的《马华新文学大系》10部，已成为各地区大专中文系不可或缺的马华文学参考资料，这套大系奠定了方修先生在马华文坛的崇高地位。我现在已从工作岗位上退休了，不过还

在一些大学里任教，我常向学生们推荐方修先生的著作，并且对方修先生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埋头苦干的精神极为赞赏！

今天，首届“南洋华文文学奖”颁发给方修先生，那是再恰当不过了，真是实至名归！我谨在此向方修先生致贺，并且祝他长命百岁，身体健康！

二、方修获奖评述及颁奖礼

“孔子学院基金”管理委员会副主席刘新汉在会上隆重宣读“南洋华文文学奖2008——方修获奖评述”。全文如下：

1. 方修是新加坡文艺先驱人物，是编纂新马华文文学史的第一人，是对马华文学的性质和特点作出科学界定的第一人，也是在海外华文文学界本地人写本地文学史的第一人。他对战前与战后马华文学作出了深入研究，并由此写了《马华新文学史稿》、《马华新文学简史》以及《战后马华文学史稿》这三部文学史书。他以丰富的历史资料宣布了新马华文文学的自觉和成熟，宣布了新马华文文学这一民族文学的整体建立，给予后代一本本珍贵可参考的史料，世界研究海外华文文学的学者有迹可寻。

作为一个具有强烈历史使命感的拓荒者，他以大半生的精力潜心于马华文学遗产的发掘，整理和研究，并取得丰硕成果，被尊为马华文史学家，当之无愧。

2. 方修不但是文史家，也是文选编辑家，他在长期广泛接触发掘，整理大量文学史料的基础上，以客观的态度和宽广的文学视野，先后编纂了战前马华文学大系与战后新马文学大系、马华文学六十年集、马华文学作品选集以及为本土作家编选无数的作品集。在困难重重的时代里，本着对新马华文文学的坚持精神，完成收集、研究、整理和编纂的工作。

3. 方修的著作和编辑作品均秉持本土意识，积极倡扬新马华族的自立意识和自强精神，力求作品一定要反映新马历史现实和人民意愿。他十分推崇文学的现实主义精



方修荣获“南洋华文文学奖”

神，不但以此为基点考察文学的发展，更以此来审视具体的作家作品，他编辑文艺版，不断奖掖后进，勉励资深作家，备受尊崇。

4. 方修是散文家、杂文家、文学评论家，也是诗人，他一共创作了两百多篇的散文、杂文、30多篇书序及数十首旧体诗词。他的创作让我们认识、理解生活的真理和历史的发展规律，提供了丰美的艺术营养，提高了大家对文学的鉴赏能力。他的作品不但丰富了新马华文学的遗产，他的崇高人格，更是成为后学者的楷模。诚如中国学者陈剑晖在他的一篇论文《杰出的马华文学史家方修》这样评述：“方修是一个历史的忠实的记录者，是一个筚路蓝缕、不计名利、不计得失的文学关怀者，也是一个将文学史作为生命展开方式而不断证实自我，完善自我真正文学家。”

5. 谨此隆重宣布，“2008 南洋华文文学奖”颁发给：

——方修先生

“方修获奖评述”宣读完毕，全场掀起一阵阵波涛般的掌声。……

司仪隆重宣布：“南洋华文文学奖”颁奖礼即将开始！…礼乐随即奏起，坐在轮椅上的方修先生被敦请到讲台上的中央，接受由新加坡教育部兼国家发展部高级政务部长傅海燕女士颁发“南洋华文文学奖”（奖金四万元新币）及奖杯一座。这时镁光灯闪闪，在场采访的记者举起相机拍照；许多与会者也纷纷离座，趋前捕捉这珍贵的画面，为具有时代意义的历史留下记录！

·方修的答谢词

方修先生受邀发表感言，他说“接受这一奖金”，是“有愧于心”的，兹“决定将全数奖金与文艺界同人分享”，成立“方修文学奖”，以协助年轻作家出版著作。下录的是方修先生的《答谢词》全文：

教育部兼国家发展部高级政务部长傅海燕女士，

孔子学院院长许福吉副教授，

孔子学院基金会诸位理事，

主持讲座的专家、学者，

各方面光临祝贺、指教的文友、嘉宾：

大家好！今天是孔子学院基金会颁给我《南洋华文文学奖》的令人高兴的日子。我获颁此奖，除了衷心感谢，再也找不到什么话来隆重致谢。这里只有两个想法要谈谈。

第一个想法是非常感谢孔子学院院长许福吉副教授对我的厚爱。南洋华文文学奖筹委会的初期会议记录，我曾经粗略看过，对于提议把奖金颁给我，但附带条件是得奖者需要进行一场个人讲座，这是我这个坐轮椅的残废者，完全办不到的事情。至于出席颁奖仪式，我因有病在身，恐怕也难到场。于是我敬谢不敏，请学院基金会把奖颁给其他高明。但许院长把问题简化处理，表示主持讲座之举可以取消，至于能不能出席领奖，到时看情况再作处理，不必更改人选。这是我特别感谢许院长的原因。

我要说的另一个想法是，由于上述许院长对我的厚爱，从宽处理问题，维持原议，使我得以接受这一奖金，令我有愧于心，决定将全数奖金与文艺界同人分享。此刻考虑到的是设立一个基金，帮助年轻作家出版文艺创作或理论性书籍。这只是我初步的设想，细则要改天才公布。

我所要说的两个想法，就是这么简单。此外，再也没有什么废话来浪费大家的时间了。

谢谢大家。

方修先生的谈话，朴素真诚，正如其人。他对新马华文文学的关爱，始终是炽热的：半个世纪之前，他不避艰难险阻，不辞劳苦，埋头钩稽故实，使到华文文学有史可鉴。今天，他奉献自己的奖金，协助年轻作家出版著述，鼓励后进，繁荣文坛——豪情如虹，怎不令人赞叹！

(2008年11月杪)

诗，飘在越南的土地上…

——第三届东南亚华文诗人笔会大会侧记

这是一片神秘美丽的国土，这是被战火蹂躏，铁蹄踏过，烽火连天，苦难的土地；经历了沉痛的历史，经历了颠沛流离，可歌可泣的时代，经历了水深火热的煎熬；这土地，这饱受惊惶的土地，从战机轰炸深坑里，从烟火弥漫处，挺立了身子。越南，一个令人向往的地方，一片烈火燃烧后的沃土，正开放着遍野美丽的花卉，诗，在这里飞舞，在这里吐露芬芳……

第三届东南亚华文诗人大会选定在越南胡志明市举行，我们很早就已经期待。

2008年10月3日，我们马来西亚一行人包括了吴岸、王涛、晨露、苏清强夫妇、梁放和曾荣盛从吉隆坡国际机场乘机飞抵胡志明市，越南诗人林小东，余问耕在机场忙于接待。

从机场到市区，是一条从宽松走向密集的道路，从新颖走进了古老，城市里，街道是密密麻麻的摩托车，密密麻麻的人潮，交通错综复杂如街道两旁的电线，密密麻麻的，看没有次序，却又次序井然，紊乱中，也有徐徐流动的自然。我第一次看到这种景象，第一次感触到越南闹市的喧嚣，那么喜欢，却又那么的忐忑不安！我们被安排在‘同庆旅馆’住宿，越南的夜，街边小食，灯光浪漫，越南人爱坐矮凳，爱用矮桌进餐，别有风味，寻声诗社社长冬梦，

非常好客，也非常热忱，从香港回到越南，编印了《东南亚诗人访越特辑》，派发给各国诗人与代表。

越南的夜，来的很早，同样的，越南的黎明，也亮的很快，在一个充满诗意的早晨，我们走访了西贡《解放日报》（越南唯一的华文日报），受到了该报总编辑阮中部，副总编辑陈国华，部门主管黎传文，副刊编者黄凤爱和多名职员的热烈迎接，汇报会中，副总陈国华指出该报目前共有130名员工，18名记者，每日出版约3万份，从1975年开始，只有3页小张的报纸，目前已发展至4大版，该报也将在近期购入新印刷机，改善设备，扩充营业。

会上，东南亚华文诗人笔会常务理事吴岸代表致词



马来西亚代表在迎宾会上留影。前排左起：吴岸、秋山、苏清强、晨露、王涛；后排左起：曾荣盛、梁放。

时表示希望通过交流，互相交换稿件，电子版等加强与报馆的联系，他认为西贡解放日报对华社及国家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参观了西贡解放日报后，我们到胡志明市一间具有275年历史悠久，香火鼎盛的福建二府会馆及穗城会馆交流，加深了我们对越南华族文化与宗教的认识。新加坡诗人旭阳与中国学者庄义友分别用纯正的福建与广东话发言，颇有乡音，令人回味。

第三届东南亚华文诗人笔会评论会是在越南新顺出口加工区一座大楼召开，评

论会主持人为郭永秀及王涛。首先,是由越南诗人陈耀祖介绍与会东南亚诗人包括菲律宾云鹤、心受、汶莱海庭、孙德安、泰国曾心、梦凌、新加坡郭永秀、邹璐、旭阳、马来西亚吴岸、秋山、王涛、晨露、苏清强、梁放、曾荣盛、越南冬梦、林小东、小寒、余问耕、骆文良、杨迪生、石羚、亦凡、过客、文锦宁……中国诗评家与学者李国春、温阜敏、李明、庄义友、野宾、朱必圣及作曲家王枫等。大会讨论课题涵盖了诗的本土化与母土性,诗人的创作经验与诗的发展。

东南亚华文诗歌具有其独特的风格与本质,一般认为诗必须具备本土的特色,唯有本土的特征,可以突出本土诗歌鲜明的形象,进而树立自己不同的创作典型,诗,必须从本土开始而走向世界。马来西亚代表吴岸说:本土的范围很大,本土就是自己的城市,乡村,家乡或一个小小的地方,他发觉写旅行印象诗的人很多,写家乡诗却是“看多写少”,他希望年青一辈需要提高培训,增加写诗的知识 and 见识。

大会推介由李国春主编的《本土与母土》——东南亚华文诗歌研究一书,收录了20位东南亚诗人的作品及著名学者探讨诗人本土(居住地)与母土(祖籍地)的精辟



秋山在古芝坦克车前留影。

评论文章,中国著名诗论家吕进在序文中指出东南亚诗歌有两个来源:本土文化和华族文化。东南亚诗人既有本土情结,又有母土诗学。二者的交融构成东南亚华文诗歌的基本特色。

诗论会上,温阜敏评马来西亚女诗人晨露的诗集《鱼说》,野宾评苏清强的童诗,李明解读新加坡旭阳的诗“诗情不老,诗心永驻”,李国春评越南女诗人伊雯的《另一种乡愁》,庄义友论杰伦的《新旧集》“心灵的放歌”等。

与会诗人也在会上发言,其中包括云鹤、郭永秀、曾心、林小东、心受、王涛、晨露、秋山、伊雯(由小寒代表)、旭阳、邹璐、苏清强等。各抒己见,王涛认为诗必须扎根本土,秉持现实主义的精神,在平凡中追求不平凡,苏清强则表示诗要“真”与“诚”,真诚可以感动人心,不可虚假。心受说:心受就是爱,爱是没有理由,对诗的爱更是执着与自然。孙德安说:汶莱人口有30万人,华人有3万,3万人中,要出现一个诗人

都不容易,推动文学的工作更是艰难。海庭说:第一次来越南,闻到越南浓浓的乡土味。为了表扬对东南亚诗人笔会的贡献,大会同时颁发了二份‘特别贡献奖’给朱必圣及桂汉标(由庄义友代领),颁奖人为云鹤与吴岸。

诗与诗的碰杯是一种相聚的喜悦,诗人与诗人在一起总少不了吟诗作曲,开怀朗唱,表演一番。“诗之夜”是在一个轻松,优雅,充满诗意的气氛中进行,越南年青诗人,人才辈出,其中有小寒,小东、佩诗、小虎、晓雪……名字虽小,意志却不小,他们把东南亚诗人的诗歌,朗唱得头头是道,非常投入。

虚心学习,不耻下问,越南年青诗人总是那么的谦虚,那么的客气,朗得兴致,有人送花,也有人送了不少的掌声。从北京远道而来的作曲家王枫,被冠于“诗人”的地位而感到荣幸,胸前挂个‘诗人’的名卡,喜形于色。她在“诗之夜”的晚宴上献唱了王涛的《野马》,秋山的《淘锡》及晨露的《星星之恋》,把诗和音乐都融合在一起,歌声悠扬婉约动听,博得掌声如雷。新加坡代表邹璐是满族后裔,她谈到了满族人曾经雄霸天下,一统汉朝,时至今日,竟然成了一个少数民族,她说,目前懂得满文的满族人约有26人,而懂得

书写满文的则只有13名，她对世界每2个星期就有一种语言被消失，而感慨万千！

‘诗之夜’的压轴好戏是越南90高龄老诗人曹信夫受邀上台高唱古调，中气十足，举手顿挫，我们犹如在庙会戏台下观赏京戏一样，回味无穷。越南诗人骆文良也对着卡拉OK唱了几首越南歌娱宾，浓浓的越南腔，我们只有通过银幕上的字，了解一二。

最后中国诗评家野宾在台上变魔术，他先表演了一套少林功夫，似模似样的，拿了一个杯子，倒满了白米，中间插了一根筷子，速度很快的将杯子拔起，令人大开眼界。

第三天，我们乘了旅游长途巴士到芽庄观光访问，一路上，我们与向导阿斌哥学习越文，他说越南语言都是单语单音的，有些文字与汉字发音略同，比如男(NAM)，女(NU)，谢谢(KAMON)，感恩的意思，“你好”叫做SHINCHAO，河粉面称为“HUTIU MEI”，苏清强看了街边牌子HUTIU MEI觉得有趣而吃吃窃笑，我见他笑，一时也按捺不住的笑了起来。

我们参观的旅游景点包括距离胡志明市中心西北约70公里的古芝地道历史遗迹区，这里充满了越军抗美有血有泪，可歌可泣的生活，



马来西亚华文诗人与蒞会诗人合照。前排右起为温卓敏、余问耕、秋山、心受、苏清强、王涛，后排右起为孙德安、冬梦、庄义友、云鹤、邹璐、野宾、郭永秀、吴岸、曾心、李国春、旭阳、晨露。

我们走入地洞，森林一带有游击队，坦克车，隐烟炉，还有许许多多越共对付美军的武器和陷阱等，我们也在地道区品尝当地的木薯和热茶，战争博物馆，“虎笼”更是一个令人感到惊叹可怕的地方，因战争毁掉了多少美丽的家园，因战争而遍野残尸，美军在越南的暴行，残酷的画面，历历在目。

一路上芽庄，我们经过如沙漠的红沙丘，蔚蓝的大海，火龙果的种植区，椰风蕉雨，富有南洋美丽的色彩。我们游览了珍珠岛，我们上了“海盗船”，我们也参观了古印度婆罗教的宝塔，最后，我们一同去泡泥浆浴，个个变成“泥菩萨”，在泥浆池里开怀嬉乐。

诚如吕进在《本土与母土》序文里道：“东南亚诗人需要交流，需要探讨，有交流与探讨，才有诗歌与时代的联系，才有诗歌艺术的繁荣与前进。东南亚华文诗

人笔会和东南亚诗人大会，都在发挥积极的作用”。我们互相交换书籍，互相交换联络地址电邮，书籍当中有汶莱孙德安的《百年一得》，泰国曾心的《凉亭》，新加坡邹璐的《时间，一条美丽的河》，旭阳《风雨伴我行》，吴岸的《美哉古晋》，越南冬梦《岸不回头》，林小东《和平鸽的苦恼》，杨迪生的《走进堤岸》，越南现代诗专辑《西贡河上的诗叶》，湄江吟社诗词特辑及文学刊物等。

可谓收获很大，我也将自己刚刚出版的诗集《我在寻找一道光》，与诗友们切磋交流。

回到了胡志明市，已经是十月八日的傍晚，我们匆忙的参与“欢送会”，会上越南诗人石铃说：陌生不一定是陌生，陌生也不代表就是陌生，见了大家，看了大家的作品，陌生渐渐形成了了解和认识，他说没有办过

大会的经验，若有安排不周，尚请原谅。余问耕也在会上表示尽管面对华文写作的困难，东南亚大会在越南召开后，使到他们更有信心，更勇敢的面对未来，他认为，不论先行者或后来者，都必需努力。自喻为“半途退伍的诗人”陈耀祖也对这次大会起了激励的作用感到庆幸，他希望通过这次大会能把越南本土作品介绍到海外，西贡解放日报执行编辑黄凤爱则认为与会的诗人和学者都很平易近人，很有亲切感，他希望社会经验丰富的“老前辈”们多多指教，通过电邮惠稿，加强联系。中国诗评家朱必圣表示愿与越南诗人们共同勉励，发扬华文文学，他认为华文文学会有更大的作为与表现。马来西亚梁放则说：我喜欢越南，我更爱上了越南。

欢送会上，小东、小寒、佩诗、麒麟、雪萍、亦凡、骆文良等纷纷向诗友们道别，大家都说：越南欢迎你！翻译家曾荣盛也在惜别会上将小寒的一首诗《雨丝》译成马来文在会上朗读，大家举起酒杯，一声声“饮胜”（马来西亚式），“猜哟！”（泰国式）及“哟！”（越南式）高呼，象征了东南亚华文诗人一家亲的融洽气氛。

收到了骆文良为东南亚诗人大会录制的光碟，很有



秋山与越南诗人拍照留念。左起：晓雪、小寒、秋山、冬梦、佩诗。

保存价值，翻阅《西贡河上的诗叶》，越南诗人陈国正在编后语上写道：“这个社会的许多人可以不要诗，但，假如没有了诗，这个社会将单调，贫乏的令人可厌。”毕竟，越南有很多美丽的诗篇，有很多才华横溢的诗人，吴岸说：越南是一个伟大的国家，而我却附庸一句：一个伟大的国家，一定会产生伟大的诗人，伟大的作品，我们默默的期待。

个人感觉，越南诗坛是充满朝气蓬勃的，一群年青诗人的崛起，不怕后继无人。年青诗人当中不乏可造之才，其中林小东、小寒（汤惠茹）、杨迪生、邓佩诗、陈小虎、李伟贤等皆有不俗的表现。冬梦在越南不断播种，不断培育幼苗，他这位文坛师傅，也贡献不小！

谢声诗社在西贡河岸平贵餐馆招待了丰富的晚餐，了解越南古乐风俗与婚礼，越南美食，令人垂涎，美味的越南咖啡、龙珠果、鱼露、薄饼、九层塔、蚶蚌虾螺、枣子和美国卸任总统克林顿也喜好的牛肉面；谢

谢小寒、小东一路上为我们摄影，留下了许多美丽的回忆，谢谢曾心与郭永秀们在巴士上安排的“接笼诗”和“玩泥诗”，消除了我们长途跋涉的倦意，谢谢王枫美妙的歌声，“催人入梦”，也谢谢吴岸“惟我独尊”（蹲）及，美女（美国女郎）在沙滩上“野渡无人舟自横”改成“野渡无舟人自横”的笑话，让文学严肃的气氛，增添了一些幽默的情趣。

我们的歌声在越南飘扬，我们的诗也在越南飞翔，我们关爱的越南，我们不舍的越南，我们都得说：再见了！

十月九日的早上，我们分批到机场，乘上小巴，窗内与窗外都充满了离情别意，王涛把手掌贴在车窗上，王枫从窗外也贴紧了手掌，手掌和手掌合在一起，隔着是一片厚而冰凉的玻璃，我们模仿，一个接着一个，小巴移动，手掌与手掌渐渐分开，那一份无奈，那一刹的情景，使我深深体会到晨露所说的“行行滴滴敲窗雨”那凄美的意境。

别了！越南，何时再有“夜里犹存火锅梦”的欢聚情景？我们再次等待……

（注：第四届东南亚华文诗人笔会大会将在 1.西南大学，2.山西潞安文联或 3.印度尼西亚举行，一切有待常务理事商议后决定。）

谈《连士升传》二三事

厦门大学硕士生高凡小姐，最近出版了她的毕业论文《连士升传》，书中有一小段涉及我的，我看了一两遍，感到有话要说。

高小姐考取的是硕士学位，可是，我看她的论文，倒好像是高中状元的样子。她出口就骂那些跟她意见不同的人都是秀才，这表示她官路亨通，而秀才们没有长进。我和她也有一点意见相左，所以，也被她置于秀才之列。

高小姐说，她所指责的我的话，是引自拙著《马华新文学大系·战后（7）散文一集》的导言。这使我有点佩服她收集资料的功夫。《马华新文学大系·战后》这一套书，因为出版社内部的问题，没有编完，十册只出版了四册，《散文一集》就是其中一册。这些书，印数很少，现在已经绝版了。高小姐能够得到一册散文选，是相当难得的。好在我手头也有同样的一册散文选，可以拿来和高小姐的引文对照，以防高小姐抄书抄歪了，变成胡言乱语，我却有话好说。

下面谈的大多数是有关抄书的话。拙著批评连士升的文章内容贫弱，跟时代思潮差距甚大。到了高小姐的引文，就变成“落差甚大”。差距和落差这两个词差不多是同义语，没有什么不同，所以改为“落差”也不算错。问题是我的批评连士升，并不是空口说白话，而是抄了一段连士升的文章为证的。那篇文章的题目是《略述左宗棠》。文章表扬左宗棠的所谓“旋转乾坤的大事业”，就是替满清政府剿灭了太平军。这一段文章约有三几百字，高小姐对此视而不见，没有反应，不知道是为什么？

为什么呢？她自己不透露，只好由我来替她说明。这完全显示她不喜欢太平军，认为太平军反抗官府，罪该万死，剿灭他们是理所当然，不在话下的。这只要看看高小姐在著作中，不断地痛骂唱反调的人，就知道了。太平军对抗清政府，不正是大唱反调吗？

拙著说，随着读者认识的提高，连士升著作的读者逐渐减少。高小姐好像很不满意这话，她把读者认识的提高这句话，改为中文水平的提高。把读者认识的提高，说成华人社会中文水平的提高，可谓歪曲得离谱。

首先是牛头不对马嘴。我说读者认识的提高，是一码事，她说华社读者中文水平的提高，是另一回事，两者迥然不同。以高小姐这么一位“学问基础”没有“局限”的才女，对这两件不同的事情是不应该不懂得其间差别的。

其次，她的歪曲，可说是在胡闹。她说五六十年代的华社中文水平比七八十年代不知要高多少倍。她忘记了自己的高中状元，就是七八十年代以后的事情。

我批评连士升，主要是在他表扬左宗棠替满清政府剿灭太平军。对此，高小姐完全没有反应，始终不理不睬，另一方面却避重就轻，推出马夫之的什么养鸟消闲的论调来，说是受到我的影响。这怎么可能呢？我谈的是太平军的问题，马夫之谈的是连士升很高兴看到青年人拿着鸟笼到茶楼酒肆品茗论鸟，这哪里有一点谁影响谁的影子呢？

高小姐也许要说，我谈时代思潮，马夫之也谈时代思潮，所以说是受我的影响。其

实，这完全不成理由。时代思潮是个普通词语，谁都可以说，很多人都说。我的话跟马夫之的话可谓南辕北辙，两不相涉。

马夫之已经去世多年，我从来不认识他。高小姐提到的他的著作，我也没有看过。我们两人各讲各的，我谈的是太平军问题，他谈的是养鸟消闲的论调，两者永远挂不上钩，也没有谁影响谁的迹象。

总之，在这一点上，我跟高小姐是扯不下去了。我只好送高小姐一首打油诗，以作为这一次论争的结束。诗是关于太平军的，也是写来送给高小姐的。诗云：

公然唱反调，
该死太平军。
弘扬新歪理，
高凡称元勋。

(2008年4月1日)

捕风捉影的侈谈 ——评温任平的《谈方修先生》

◆谭莞根

温任平今年五月份期间，先后在他的两个专栏发表文章：一是《文坛地震：方北方面对严厉批评》（2008年5月18日载星洲日报《文化空间》版·“静中听雷”专栏）；二是《谈方修先生》（2008年5月12日载南洋商报《商余》版·“线装情结”专栏）。他选择打击的对象，都是著名的前辈作家，叫嚣、漫骂、诬蔑，像一只池塘里的癞蛤蟆，叫起来没个完。

温氏在他的前一篇大作中，利用黄锦树攻击方北方的资料，旧事重提，对死者进行秋后算账；与此同时，也对当时某些不齿黄氏的卑劣行径的作者进行讨伐，如此等等。该文发表后，引起已故方北方的女儿方梦极大愤慨，为文斥指温任平所为是一种卑鄙的“鞭尸恶行”：

“温任平先生施展所能，挖掘旧疮疤，把一撮盐巴撒在已故文坛耆宿（指方北方——引者注）尚未痊愈的伤口上。其大肆抨击、言词尖酸刻薄，极尽羞辱之能事，对一位终生默默创作，与世无争的已故写作人，施予此等鞭尸恶行，若非有宿怨罪不可赦，其心何忍，其德何在？”

“（温任平）但凭主观的几个敲打动作，二度猛烈抨击，便能轻易打垮雄踞马华文坛七十载的马华现实主义吗？别沾沾自喜，距水到渠成期远矣！”（方梦《为先父方北方说几句话》，2008年7月27日载星洲日报《文艺春秋》版）

接下来要谈的，是温任平在南洋商报《商余》版·“线装情结”专栏发表的《谈方修先生》（下文简称为《谈》）。

这篇文章与上述的略有不同，温任平收敛其“大肆抨击、言词尖酸刻薄，极尽羞辱之能事”（方梦语）的伎俩，改为有赞有弹，似乎是一篇客观、公正的议说。其实，这是温任平的一种书写方式，即以他的游离或不顾史实的臆想，进行猎奇、挑剔、歪曲、造谣、诬蔑等手段来贬损方修。温任平用的是什么手法呢？

一、先扬后抑手法

这篇《谈》一开篇，温任平则换成另一种姿态，即竭力渲染他如何敬佩方修的点点滴滴。譬如在题目上提及方修，加上“先生”两字，以示尊敬。第一段文字提及1997年12月留台联总主办“马华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方修是受邀的学者、作家

之一，由于健康欠佳，他没有莅会。温任平写道：“方修健康不好，未能前来。笔者与方先生始终缘慊一面……”，仰慕、渴望相识之情，洋溢于表。第二段文字，他说“佩服”方修，写道：“……方修以一人之力编纂《马华新文学大系》（1919—1942）10巨册，这项工程如斯庞大，即使作家协会、文化机构或大专学院拥有人力与资讯（文稿）支援，亦不易成功，而方修居然能凭着坚韧不移的意志，以个人之力促成此壮举，令人不得不佩服他的毅力。”——类似这样赞美方修的话语，过去很多作家学者都已讲过，迟至今日，才从温任平口里流泻而出，听来有似曾相识之感；看来这是重炒冷饭。

重炒冷饭，温任平难免会有人云亦云之嫌，但还不算坏事。因为这证明方修及他撰写的马华新文学史著，就是一座巍然屹立的大山，虽然经历了形形色式讨伐军的围剿（其中包括温任平过去的叫嚣漫骂在内），仍然屹立不倒。自称“与方修的文学观南辕北辙”、“谈不上好感”的温任平，面对这座屹立的大山，也不得不承认这种事实：“今日新马两国的大专学院中文系还使用方修的书，因为除了方修，国内没有另一文学史家有他著述的规模。”

温任平方修“谈不上好感”，并非始于现在，可说由来已久，何止没有“好感”，还为文攻击方修哩！

有迹可查的是，2001年11月，大约是董教总教育中心主办、新马八个团体协办的“方修作品国际学术研讨会”举行前后期间，华文报章时有新闻报导。那时，温任平看了之后，满怀怨毒，写了什么《温任平作品国际学术研讨会》，丑化别人、抬高自己，攻击方修及研讨会。当时有一位作者陆过不忿温任平所为，写了一篇题为《骂街》的杂文进行反击，揭露温氏“装疯扮傻自慰自渎”的叫骂：“……开骂一个文学的老功臣，只须重复：‘嗨，你老了！你过时了！你该让位！你的书简直垃圾一堆，你提到的名字全不是东西……’”因为“（你的）文学史不曾歌其功颂其德，‘看人大小眼’，更加该骂！”

……

从这桩往事联系到《谈》一文进行观察，温任平之所以“赞”方修，是为了他攻击后者而作陪衬的，即刻意先把方修抬高，造成更大一些的陡势和高度，以达到他贬损方修而制造的“抬高跌重”效应。从温氏《谈》的文势来看，理路正是如此，更是他之所以“冲动”的原因。

“不知为什么有这种冲动想谈谈方修。”温任平喃喃自语地问道。他哪里会“不知”呢？应该是“知之甚详”才是“谈”副其实。说“不知”是装蒜——“装疯扮傻……”（陆过语）！

二、温任平进行捕风捉影的修谈

1. 温任平读过方修史著、史论有多少？

笔者认为，谈论方修撰写的新马华文新文学史著及其文艺观的人，必须具备三个条件，因为这是“研究的研究”：一、要有新马历史的常识；二、要读懂方修的一系列重要著述，并依据这些文本来议说，才不致于太过离谱；三、不要用政党政治的仲裁尺寸凌驾于文学和文学史之上，乱贴标签，瞎说胡评。然而，某些急于出位或戴着有色眼镜的人，却违背为文为人之道，不懂装懂的夸夸其谈，甚至捏造罪名，污蔑对手。

温任平读过方修的文学史著和史论有多少呢？我们不知道。但从他的《谈》一文中透露出来的，只有这么丁点信息：“方修也写过一些论述，出过一部上、下卷的史稿。”

方修岂止“写过一些论述，出过一部上、下卷的史稿”呢？笔者粗略估计，方修已成册出版的论述，最少有13本以上；如果每册以十万字来计算，字数多达百万言以上（方修在战前和战后《马华新文学大系》里的导言，及收录在其他文集里的各辑论述文章，并未包括在内）。这怎能说是“一些”呢？至于他撰写的马华新文学史稿，从1962年2月至2008年3月止，先后出版了九部。怎能说只“出过一部上、下卷的史稿”？

温任平所谓“出过一部上、下卷的史稿”，指的是方修著《马华新文学史稿·修订

本》(上、下卷),先后于1975年及1976年出版,距今已是卅多个年头了。看来温任平的知识水平并没有与时俱进,仍然停留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

只知道“一部上、下卷的史稿”和“10巨册”的《马华新文学大系》的温任平,就来谈论方修,视野未免过于狭窄和片面。但是,方修的上述著述,对于一个想读书作研究的人来说,是开卷有益的。如果温任平不是那么“冲动”、减低一点他那“谈不上好感”的情绪,放下身段,认真读方修的史著和有关现实主义的论述,就会知道方修的撰写和论述是符合历史真实的。可是,温任平却是以另一种态度即“似乎不知不觉,或知而不觉”(温任平语),用臆想代替研读,把政治标签贴到方修头上及其马华文学史著上,叫嚷什么方修“以左翼文学史观选稿、撰论、不断强调文学作品的社会性、积极性、批判、革命性、作品斗争色彩愈浓则阶级愈高,……”,如此等等。

2. 温任平大派红帽子

方修的马华新文学史著,果真是什么“以左翼文学史观选稿、撰论”么?证据在哪里?温任平连一个例子也举不出来,只是张口大叫什么“左翼”呀“左翼”之类,在光天化日下大派红帽子,诬人以罪。人们可以想象,他这种“冲动”,已达到何种炽热的程度了。

漫骂家妆扮成为史论家出阵叫骂,只凭一张嘴,腹中是空隆隆的;前人有云:“头重脚轻根底浅,嘴尖皮厚腹中空”,就是这种人物的写照。但是,这种人物有时却要装出知识渊博的模样来。现成的例子就出现在《谈》一文里面。温任平写道:“今日新马两国的大专学院中文系还在使用方修的书(该是指方修的文学史著及《马华新文学大系》吧?——引者注),因为除了方修,国内没有另一文学史家有他著述的规模。”

“新马两国的大专学院中文系还在使用方修的书”,历时经年,不就雄辩地说明了

方修的史著和文学大系,是有参考价值的史著,没有温任平所谓的“左翼”色彩吗?因为“两国”的中文系主任和讲师,都具有丰富的历史知识与坚实的学术基础,懂得什么是历史真实,不会有温任平式的“冲动”。如果真的有什么“左翼”色彩,还会在“两国”的“大专学院”“使用”下去吗?温任平设置这个例子,一面显示他的知识不弱,另一面他以为可任凭自己的臆想去揣度别人的看法,进而歪曲事实和诬蔑方修。不料却掉落下自设的陷阱里去,无法自拔,狼狈不堪:害人不能得逞,反而自暴其丑。温任平不就是自掘嘴巴吗?

方修撰写的新马华文文学史著出版之后,不仅成为“新马两国的大专学院中文系”必备的参考读物,也是这“两国”华文文学界、学术界人士的案头书,还行销中、港、台等地哩。先后有英译本和巫译本面世,前者流传在英语系国家,后者在马来文学界获得重视。欧清池博士是新加坡方修研究专家,他历时十年研究方修,写成上、下两册煌煌巨著,荣获博士学位;他没有看到方修的文学史观有什么“左翼”的色彩,在其著作里指出:“在探讨方修的史学思想时,我们就会发觉他所特别强调的是要求对史实考察清楚,要尽量地收集史料,在治史时不可怀有政治成见,须结合社会情况对历史作出具体且公平的评价。”在国际华文文学研讨会上,好些作家以方修的史著写成专题论文,在会上宣读。例如在“东南亚文学研讨会”,其中一位提呈论文的曹清华,他也没有看到如温任平所谓“以左翼文学史观选稿、撰论”之类的东西,反而是论证了方修的现实主义文艺观是具有独特性的。……这一切,温任平大约是闻所未闻的。

方修在接受记者张玉云专访时,阐述他治史的原则和立场。他说:“我认为写文学史的任务就是去记录和描写往事。至于把写文章的人看成左翼或右翼,那就不是写历史的人所关心的。尽管以殖民者的眼光看,反殖都是左翼。我们却应该站在历史工作者的

立场来看待问题。”……关于这方面的信息，温任平大约也是闻所未闻的。

温任平竟然进行游离或不顾史实的臆想，对方修进行造谣和诬蔑，这是戴上殖民者有色眼镜的“冲动”，还是捡拾前朝讨伐军的余唾而怡然自得呢？我们不知道。只好等他夫子自道来说明“为什么有这冲动想谈谈方修”吧？

方修在批判特种人物的劣行时，曾为丑类们“立此存照”，其概括的深度和广度，具有典型意义，比起经典小说，可说是不遑多让。那时方修为丑类描容，模特儿当然不是温任平，因为后者当年还没有参与大派红帽子的盛会。但在方修那一幅“存照”里，却有温任平似的影像在晃动。谓予不信，请读下列引文，看看温任平的行径与特种人物是何等酷似：

“……特种心态经过一番大胆的发挥，做个文学史论家，看来确是易如反掌的。

“鲁迅曾说《红楼梦》的命意，各种类型的读者所见不同。‘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到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那么，也许有人要问：那些修炼‘特种心态法’的特种人物，他们又将从《红楼梦》中看见什么呢？

“答曰：看见大观园的莺莺燕燕都适合戴红帽子。”

3. 方修对于作家作品的评价的标准是什么？

温任平在其大作里，对于出现在方修史著里的作家作品的评价，进行歪曲、诬蔑和栽赃，如郁达夫和连士升。他似乎没有读方修的史著，即使有翻阅，也仅能是“似乎不知不觉，或知而不觉”（温任平语），也没有什么史料可作为依据，却诬责方修对郁、连两人的评价，是什么“不敢造次”、“另眼相看”、“特予宽待”，如此云云；未能“入史”的作家如温梓川呢？他自扮侠客，跳将出来，“打抱不平”。至于曾华丁有没

有“入史”，温任平还是蒙查查，也代为出头，说三道四，叫嚷什么“……1920 末曾华丁等人的创作……一律被（方修）贬为‘唯美主义’、‘形式主义’是‘文学逆流’”。

想做文学史论家的温任平，“嘴尖皮厚腹中空”，不懂装懂，凭着“特种心态”（方修语）捏造事实，诬人以罪，不是大派红帽子，就是无中生有的造谣、栽赃！

方修在其文学史著里对“入史”的作家作品介绍，有没有一定的标准呢？有的，这是他为了治史和论评作家作品的需要而订立的，但这不是温任平诬指的什么“以左翼文学史观选稿、撰论。”方修写道：

“……我的文学史编著对于作家作品的介绍，一向都根据下列两个标准，或者是其中的一个——

“其一一是要求作品能够反映作者所处的文学历史时期的重要现实，或者内容上多少具有本时期的时代特征。

“其二二是要求作品能够体现作者所处时代的先进思想。

“后一标准主要是用来衡量寓言、童话、故事新编之类或者某些浪漫主义的作品，这类作品许多并非直接描写当时的现实生活，所以我们不可能要求它们反映写作时期的重要现实，但我们可以要求它们体现写作当时的时代先进思想。……”

方修编纂《马华新文学大系》（战前）及《战后新马文学大系》，其选文和作评，也是根据他上述的标准。他说：“《大系》也相当于我的史著的一种补编或附录，编选上是并不随便的。”

认作品不认人，是方修坚持的原则，即使著作等身的作家，或是他所相识的作家朋友，如果他们的作品未能达到他上述的其中一个标准，是不能“入史”的。还有，作品的艺术技巧也是方修考量的一个方面，如果内容不错但技巧奇差的作品，也只能留在“史”外。方修对此是拿捏得十分稳当的。

这就是方修为治理马华新文学史及评价作家作品而给自己订立的依据标准，仅此一

家，别无分店。

正因为如此，方修常遭到一些未能“入史”、或“入史”之后没有得到佳评和高地位的形形式式作家的不满，怀恨在心，借故寻仇，发动攻击。温任平这回非理性的“冲动”，是不是也同出一辙呢？

方修面对这种风言风语，毫不畏惧，仍然坚持原则；正是论海横流，才显出方修的英雄本色，展现了他撰写的马华新文学史著和编纂两大套《大系》的峥嵘轩峻的气派！

4. 鲁迅：“比较是医治受骗的好方子”

读过方修史著及文学大系的人，当然不会相信温任平的胡言乱语，但是，一般读者可能没有这种免疫能力，难免会被骗上当。因此，拙文就有必要进行比较——一经比较，真金和烂铜，立判分明——，不让招摇撞骗的伪文学史论家之流轻易得逞！

· 郁达夫是所谓“准民族英雄”吗？

方修在《马华新文学大系（七）散文集》导言里写道：

“郁达夫于1938年杪南来，1939年初接编《晨星》，即经常在该刊发表散文作品，1940年以后，写得更勤，几乎间日一篇，所以我们把他列为抗战文艺后期的重要作者。他的这些散文作品除了少数记游文外，都是议论性质的。其中主要部份是一系列的政论，如分析中国与欧洲的战局以至日本的政经情势的演变，痛斥法西斯国家的摧残人类文化的暴行，鼓励弱小民族坚持反侵略的战争，披露对于正义必胜不义，真正的和平终必实现的坚强的信念等等……”在这册散文集里，方修收录郁达夫的政论散文八篇。

在《郁达夫留给本地的一笔文学遗产》一文里，方修着重谈论郁达夫这批遗文（政论散文）的重要性，及郁氏晚年思想发展的轨迹：

“郁达夫留给本地读者的这一批政论散文，确是郁氏一生作品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是研究郁氏的文学生活者不可忽视的一个环

节。这些文字显示了，郁氏晚年的思想似乎有着一番飞跃的进步，青年时代那种感伤的浪漫主义色彩减退了，中年时期那种名士型的闲情逸致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严肃平实的议论，坚定乐观的态度，以及为正义和平而献身的大无畏精神。……

“看了这一批具有高度思想性的政论，再看郁氏逃难苏岛途中所写的一些苍凉豪迈的旧诗，如‘天意似将颁大任，微躯何厌忍饥寒’等，才会觉得他一反前期的‘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那种颓废伤感的风格并不是突变的，不自然的，而是完全有其思想发展的轨迹可寻的。

“郁氏晚年的思想所以会有一番显著的进步，主要是抗战促成的。他在早年留学日本以至返国后在上海等地从事文艺工作期间，虽然也目击到中国在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下的种种屈辱与苦难，感受到次殖民地人民被压迫被歧视的种种悲愤与沉痛，因而经常在他的创作中表达出他对于民族自由解放的强烈的要求，但总没有七七以后的国土的沦丧，侵略者的残暴，万千同胞的死难等血淋淋的现实对于他的影响那么巨重深沉。他个人的生活也起了根本的变化，正如他在答复日本作家新居格氏的公开信中所说的：‘这一次的战争，毁坏了我在杭州在富阳的田园旧业，夺去了我七十岁的生身老母，以及你曾经在上海见过的胞兄。藏书三万册，以及爱妻王氏，都因这一次战争，离我而去了’。这样，国仇家恨，交相煎迫，终于促成了他的思想的一个大跃进，把个人的命运和国家民族的命运以至全人类的反法西斯正义事业结合在一起了，……

“再看郁氏一生的生活道路，特别是他晚年的思想上的发展，觉得一些文学史著称他为爱国主义者，倒也不是什么溢美之辞。有些美国学者对于这个评价大惊小怪，其实是大可不必的。爱国主义原是中国诗人文士的优良传统之一，在国家民族危难的时候尤其显而易见，从屈原到陆放翁、辛弃疾、文天祥等，可说都是一脉相承的。郁氏在民族

存亡绝续的关头纵使表现了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严格说来也不过是作为一个现代的中国文人所应有的最起码的节操而已。”

方修言必有据，且掌握了丰富的史料，论述郁氏的政论散文的重要性及其思想变化是与大时代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请问温任平：你能写出这么洋洋洒洒的论评吗？

温任平对于方修有关郁达夫的论述，“似乎不知不觉，或知而不觉”（温任平语），上引的第一部分文字，明明出现在“10巨册”（温任平语）的《马华新文学大系》里头，他竟然视而不见，便“冲动”起来，叫嚷起来，说什么“面对像郁达夫这位中国南来在《星洲日报》担任编辑，成为当时新加坡文学青年的‘文学导师’的重量级作家，方修倒是不敢造次。再加上郁达夫于日本南侵期间于印尼失踪（被日军虏获杀死的可能性甚高），这位思想颓废但却抗日的作家成了‘准民族英雄’。方修在编纂大系，撰写文论都特予宽待。”

笔者把方修对郁达夫的论述，与温任平的什么“特予宽待”的谰言，进行比较，读者就可以看出温任平那不可告人的“特种心态”，即不顾史实，刻意把方修对郁达夫的论述意义缩小、肢解和庸俗化，以达到他造谣和栽赃的企图。

· 连士升是所谓“非‘阶级敌人’”吗？

“还有连士升”（温任平语）又如何？方修怎样评价连氏及其作品呢？他写道：

“写游记、传记或回忆录的作者，连士升是最知名的一个。连氏于战后初期定居新加坡，开始在本地发表文章，文名渐噪。这时期进《南洋商报》任职，著述更多，先后出了《赛纳河两岸》、《地中海之滨》、《西方英雄谱》、《南行集》、《回首四十年》等书。

“连士升的文章的最大特点，是文字的清新自然。在那一个令人窒闷的时代，他的作品所给予读者的感受，就好像沙漠上的一阵凉风，炎日下的一杯冰水，因而大获欢

迎，许多著作也一度成为畅销书。至于缺点，则思想内容贫弱，和时代思潮差距太大。谈到中国当代的学者，他抬出了他‘最钦佩’的顾颉刚（《学习顾颉刚》）；谈到研究学问，他推荐了什么英国牛津剑桥的学侣生活（《越南的隐居》）；谈到读书方法，他又大力推销曾文正公的什么名言（《谈治学方法》）。……

“随着读者的认识的提高，连氏的清新的文笔就渐渐不能满足读书界的要求。这个时期过后，爱读他的作品的青年人更是显著减少了。

“作者于1972年逝世，后期的著作有《给新青年》、《闲人杂记》、《尼赫鲁传》、《泰戈尔传》、《春树集》、《海滨寄简》（共五集）等。”

对于连士升，温任平能谈出什么符合史实的见解么？一点也没有；连士升的著作，他只能举出一本来。他交替使用这三件法宝：一、什么“左翼文学史观选稿、撰论”；二、冒充是方修的代言人，胡说“方修觉得他（指温梓川——引者注）比郁达夫、连士升更容易成为‘阶级敌人’”（方修何时有这种“觉得”呢？温任平可举一个实例证明吗？否则就是含血喷人！）三、用实用主义的影射、类比和演绎等等，制造假象，混淆是非，以达到攻击方修，歪曲郁达夫和连士升的目的。他写道：“……连士升，他是报界名人，写过《尼赫鲁传》。……他的作品虽然谈不上什么批判性、革命性，但他和郁达夫拥有的不仅是文坛声望，也拥有可观的读者群。方修对他们另眼相看，可以理解。……”最后两句是温任平“神来之笔”：既是他制造口实诬蔑方修后的自我脸上贴金，又显示他很有什么“胸襟”。

笔者把方修对于郁达夫和连士升的论评，与温任平的危言耸听并列，一经比较，后者隐藏在其谎言背后的邪恶目的，便昭然若揭：一、诬蔑方修治史不公，感情用事，因为郁达夫有名——“‘文学导师’的重量级作家”、“准民族英雄”；连士升也有名——

“报界名人”、“文坛声望”，方修“不敢造次”，“特予宽待”。二、吃死人的醋。郁达夫和连士升两人死后得不到安宁，被文场宵小拉出来作政治检查，套上了高帽：郁达夫头颅比较大，戴帽应成双——“准民族英雄”、“非‘阶级敌人’”；连士升呢？适合戴上“非‘阶级敌人’”这顶高帽。

· 曾华丁等人的创作“被批贬”为“文学逆流”吗？

温任平指责方修是什么“凡是‘李金发式’”的作品，如1920年的曾华丁等人的创作，1930年代《槟城新报》〈诗草〉副刊温梓川、吴逸凡诸家诗一律被批贬为‘唯美主义’、‘形式主义’是‘文学逆流’。方先生的文学视野容不下象征主义、现代主义。……除最后的一句话之外，笔者怀疑温任平是从方修史著中东抄西剽过来的，因为拼凑、接驳、堆砌的痕迹十分明显；温任平所谓“一律被批贬为‘唯美主义’、‘形式主义’是‘文学逆流’”，未必就是方修的论述的原意。

原来方修在其史著《马华新文学简史》中论述马华新文学低潮期（1932—1936年）文风恶劣现象，指出当时“大批形式主义的作品出现。马华形式主义文学发端于1927年中创刊的《洪荒》。曾圣提、曾华丁等人在上面写的唯美派的诗文就是这类作品的初期形式。后来他们在新兴文学运动的影响下稍微有点进步，于1929年初创办《文艺三日刊》，提倡‘铸造南洋文艺的铁塔’，也写了若干富有现实性的小说作品，虽然诗歌和散文的风格无甚改变，形式主义的发展趋势总算略受阻遏了。现在，因为马华文学晋入低潮状态，这一文学逆流又被另外一批人所继承而大肆泛滥起来。许多外表典雅华丽的散文小说充斥着星洲以至檳城的一般文艺报刊，而李金发式的象征诗之类尤为流行。这方面的代表刊物是檳城新报的《诗草》（1934年夏——1935年初）。《诗草》上不但大量地登载形式主义的诗作，同时也向安

南、上海等地广泛征稿，可见该刊的宣扬形式主义是如何的卖力了。……”

把方修这段论述与温任平指责方修的话进行比较一下，就发现温任平偷抄篡改方修这段论述时作了“大手术”和“小手术”。先谈“大手术”。方修的论最少有两个层次，即纵向把握卅年代时期马华文学低潮期文艺的演变过程，带有全景式的描述。横向分析各流派作者在这特定的文学历史时期的行止：有的“稍微有点进步”，有的却向后倒退，随波逐流，为“文学逆流”张目。方修的论述，是指实；而温任平却是抽空文学历史内容，游离史实，诬指方修“批贬”这个作者或那个作者。再谈“小手术”。譬如方修写的“曾圣提、曾华丁等人……”，而“李金发式的象征诗……”指的是“充斥着星洲以至檳城的一般文艺报刊”等，温任平引用时把“曾圣提”删去，把“李金发式”四字之前加一个“凡”字，然后“如”出一段如此这般的文字：“如1920年的曾华丁等人的创作，1930年代《槟城新报》〈诗草〉副刊温梓川、吴逸凡诸家诗一律被贬为‘唯美主义’、‘形式主义’是‘文学逆流’”，用以诬蔑方修什么“文学视野容不下象征主义、现代主义”之类。

先谈“曾华丁等人”吧。方修的论述中明明写着“曾圣提、曾华丁等人”，这是温任平删去呢，还是抄书抄漏掉呢？我们不知道。但是，曾圣提是华丁的哥哥，方修批评曾氏兄弟写过一些唯美派的诗文，这是事实；根据史实予以论评，怎能说是“批贬”呢？《文艺三日刊》创刊后，曾氏兄弟“稍微有点进步”，圣提写了一篇短篇小说《生与罪》，方修称道他“在提倡‘铸造南洋文艺铁塔’的过程中的唯一优秀之作”。曾华丁呢？方修写道：“这位作者，是《文艺三日刊》同人中在马来亚的文艺界服务最久的一位，也是该刊同人中受新兴思潮影响较深、成就较高的一位，在文学史上有其相当的位置。”在《马华新文学大系（三）小说一集》中，收录曾华丁小说作品《蜗牛的忏

悔》、《杜撰》、《五兄弟墓》、《拉子》四篇。

方修在其论述里面，有把“温梓川、吴逸凡诸家诗一律被贬为‘唯美主义’、‘形式主义’是‘文学逆流’”吗？笔者没有这方面印象，这是温任平故意夸大其词，还是另有根据呢？我们不知道。如根据笔者上述引录方修的论述来看，温氏的指控是乖离史实的。还有，唯美主义、形式主义两者的定义是不相同的，不能混合使用的。方修批评《诗草》，是指这个刊物宣传形式主义，不是唯美主义。也许温任平迫不及待要漫骂别人，没有翻查文学辞典，以为多用几个“主义”就可以制敌于死命了。

方修批评《诗草》“完全不像是在马来亚或南洋出版的刊物”，是根据他掌握的史料来论述的，因为该刊有一半篇幅被用以译载外国名家作品，属于当地作者的创作方面，“则几乎都是一些形式主义的作品，感情消极颓废，文词刻意雕琢，和马来亚或南洋的现实，可说一点儿关系也没有。”在《马华新文学史稿·修订本》里，附录吴逸凡《章句》、温志良（温梓川之妹）《恋痕》；《马华新文学简史》（新版本）中，录了傅尚杲《夏天》，供读者参考。温任平在东抄西剽方修史著里的论述时，史著里的论证和附录《诗草》诗人的作品，就清晰出现在他的眼前。但他却视而不见，这是什么原因呢？用他的话说说，大约就是“不知不觉，或知而不觉”吧？！

至于温梓川的作品，方修在其史著里并无评论，笔者只在他别的论述里偶而提及，写道：“温梓川的作品并不罕见，我手头就搜集到一部分，印象中内容似乎平淡一些……”如此而已。不料在温任平的大作里，温梓川却占据重要的地位，用了一段落来介绍梓川的生平事迹。尔后，温任平又抛出“以左翼文学史观选稿、撰稿”这顶红帽子出来，说道：“方修觉得他（指温梓川——引者注）比郁达夫、连士升更容易成为‘阶级敌人’，对他没有好感，对他的诗作，字里行间明里暗里都在批贬。”

方修批评《诗草》，是根据史实道出历史的真象。温任平既然要为《诗草》鸣冤叫屈，能举出温梓川及这刊物的作者所写的都是“好诗”的例证吗？温任平连半点实证都拿不出来，只能大喊什么“阶级敌人”来诬陷对手！

看来温任平对于《诗草》的作者群，是情有独钟，同恶相济的。所以，温任平的“不知为什么有这种冲动想谈谈方修”，目的是明确：要扑灭方修的论述和史著，歪曲马华新文学史，包庇一切坏种！

三、方修的文学史家的胸襟

在《谈》一文中，温任平对方修的攻击是无所不用其极的；还有一招，就是“以其所短，轻人所长”，摆出“超酷”姿态，他声大气粗对方修叫“将”：“方先生的文学视野容不下象征主义、现代主义。他对当时20世纪法国象征主义（如魏尔仑）与同时期美国现代主义的表现（如艾略特），似乎不知不觉，或知而不觉，而且他也缺乏史家的胸襟正面看待现实主义以外的形式创新。”

温任平“于60年代末，70年代初于马华文坛推广马华现代文学运动”，自以为这是他的强项，什么“象征主义、现代主义”的教条，早已可倒背如流，因而他提出什么“魏尔仑”、“艾略特”之类，料必难倒他“谈不上好感”的方修。其实，有关象征主义、现代主义论述的书籍并非罕见稀有的孤本，书坊里都有摆卖，喜欢阅读的方修岂有“不知不觉”之理呢？温任平过高估计自己，低估了这位他“谈不上好感”的方修。

方修曾说过他研究马华新文学史是没有止境的。当他完成了战前的文学史撰写之后，他就把注意力集中在战后至七十年代的史料搜集，其中包括新马两地出版的现代主义的作品也是搜罗之列。这是他为撰写这段文学史所作的准备工作。温任平对此完全“不知不觉”，但却敢于睁眼说瞎话，诬蔑方修是什么“不知不觉”！

东马记者黄妃专访方修，问及“你提倡现实主义，认为现实主义是最好的创作方

法?”时,方修回答道:“不,我所强调的不是现实主义,而是现实主义的精神,只要作品具有现实主义精神,贴近现实,贴近时代,贴近历史发展规律,写法可以是各种各样的——可以是浪漫主义的,也可以是象征主义或现代主义的,并非一定要一般所谓的‘写实’不可。我所编纂的《马华新文学大系·战后诗集》(2001年10出版时,易名为《战后新马文学大系·诗集》——引者注),里面就选录了不少现代派的作品。因为我认为那些作品很有点现实主义精神。”

《战后新马文学大系·诗集》出版了,内收录新马两地卅一位现代派诗人的诗篇,其中包括口口声声对方修“谈不上好感”的温任平的诗作《冬庙》也在内。温任平对此“似乎不知不觉,或知而不觉”,一味指责方修“缺乏史家的胸襟正面看待现实主义以外的形式创作”。请问温任平,你的“胸襟”是属于哪一类型?

方修在《战后新马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二”里写道:

“下文略谈现代诗派。”

“这倒真正是个诗派。大约崛起于60年代中期,发展到70年代,已经颇具规模了。”

“一般读者不大习惯看现代诗,总觉得它们晦涩、朦胧、疏离时代。其实现代诗的写法也是多种多样,因人而异的,其中倒不乏一些具有一定可读性的作品。譬如贺兰宁的《记金路德》、谢清的《祭》、林也的《焚》、文恺的《黑人孩子的歌》等,都是关心世道人心之作,言之有物的。”

“但这些具有相当内容的现代诗,文字上念起来的确有点生涩,意象表达上也确有些朦胧。原因大概是诗人们不甘平淡,刻意营造‘创意’,对现实又想保持一定的距离,切入不深,有以致之。不过我以为这还是可以接受的。”

“然而,时代的演变太过急剧了;在当时那一股强劲的世界性思潮中,现代诗的作者也不免部分受到冲击。他们不满足于既有的成就,也不大有兴趣再去追求那种朦胧之美;他们要突破自己,面向激荡的生活现

实,走上更加宽广的艺术之路。因而,这个诗派内部自然地会发生分化的现象。”

“英培安的风格改变就是一个实例。”

这篇“导言二”,写作日期是1977年4月初稿。方修对新马现代派作品的关注和研读,可能是1977年以前的事,迄今已超逾卅年了。谁说方修“缺乏史家的胸襟正面看待现实主义以外的形式创作”?舍“不知不觉”的温任平之外,还有谁呢?温任平着眼的仅是“形式创新”,而方修除了“形式创新”之外,更关注作品是否具有“关心世道人心”、“言之有物”的内容。

方修的胸襟又如何?他坦荡、真诚,比湖海广阔,用著名诗家的诗句来形容,那就是:“胸中日月常新美”!

四、不是小结的小结

拙文写得太长了一点,有费读者的眼神,非常抱歉。但是为厘清一些是非曲折,就需多花笔墨。笔者前文说的谈论方修史著和大系,应具有“二要一不”的条件;没有这种水平的人,偏要瞎说胡扯,是居心叵测的!

下列的是黄妃专访方修的另一段谈话,作为拙文的结束。方修的人生阅历丰富,知识广博,谈话深具哲理,对于创作者与研究者都有助益,其中应该包括温任平在内:

“问:能不能对马华文学的创作者和研究者说几句话?”

“方:一个文学工作者,只要做人正直,对事业真诚,有正义感,有向上心,言行正常,则无论搞什么——创作也好,研究也好,总是不会太离谱的。”

“问:言行正常?”

“方:是的,这点很重要。譬如,正常的人,都只有两只脚,你却比别人多一只,变成三脚客,专门打排球,那当然是不正常的。要是再多生一脚,变做四脚蛇,那就更加不正常了。”

(2008年8月稿)



在汕头白花尖大庙前合照，由左至右为黄、梁、刘、关四老。

踏出第一步汕头

◆ 易冠

悠悠的江水，浩淼的南海，飘啊飘啊，流啊流啊，沿着韩江，渺渺茫茫，木船载着离乡背井的心、不由自主的身躯，乡里故居越离越远，妈妈、伯母、小弟频频叮嘱、话语哽咽，泪水盈眶，又一次迷朦眼帘，流过内海，飘向外海，南海茫茫，心腔迷惘，木船要将这个少年郎载去那个陌生的南洋，……。我站在塔山景区，岩石石壁上的飘然亭上，凉风习习，登高一望，流水荡荡，南海浩浩，妈妈述说当年爸爸韩江登船离家，我站在飘然亭上，那一幕一幕飘飘然在眼前茫茫然的江水上重现，漂泊江湖，远走天涯，凄凄苦苦，奋斗求存，说不尽的辛酸苦辣，迷迷糊糊的眼底已是过眼云烟，爸爸妈妈已故去，我也鬓发染冰霜，日子长河，就

不过眼前一瞬，人生苦短，垒垒石山依旧，韩江还水悠悠，南海仍然载着后来的人奔向那天涯那海角。

爸爸的故事，妈妈的故事，我的故事，都是在地处韩江三角洲南端，滨临南海的汕头开始，爸爸少年离家，青年回来深造，然后再度走南洋；妈妈跟着南来，南飞雁再也没有北归；我是异国他乡人，寻根来汕头却已鬓发如霜。爸爸妈妈都是纯朴乡下人，落足马来半岛，从此落地生根，开枝散叶，带大了我们这些儿女，爸爸妈妈没有发迹，也就没有什么传奇故事，站在那背着石头垒积的山，面向荡漾水波的白花尖大庙，听导游讲述建庙者的传奇故事，故事是俗套，无非就是神灵扶助，许愿有效，荣华富贵，荣归



故里，建庙还愿，光宗耀祖。望着天后、梨仙、九天三位圣母的塑像，《封神榜》、《西游记》里的人物形象涌向眼前，历史人物与神仙鬼怪斗法斗智的场面闹哄哄，引人入胜，慑人心魄；善恶正邪，侠义奸诈是《封神榜》、《西游记》作者上天下地丰富想象力和世故沧桑的引申与夸张，历史人物是实有其人，而神仙鬼怪却不过是道听途说，子虚乌有，却有人将假当真，愚弄无知，另有机心，知者不揭露，愚者却当真，以至世代相传。《封神榜》和《西游记》的作者也万万没有想到他们凭空想像，捏造的神仙鬼怪会世代受到人间烟火的供奉，那是滑稽，也是笑话。因为事实是只有千千万万活生生的人在世间流血流汗塑造的活生生人间，才是真实的。

人活天地间，有人祸有自然灾害，在民不聊生的情况下，许许多多的人只好另求生存，另寻活命之道，所以要背井离乡，远走

他乡，要掌握自己的命运，但人海茫茫，未曾涉足的陌生地，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情景，却一点也没头绪，要冒险，要闯荡，唯有豁出去，听天由命……。我站在老妈宫前，天后宫和关帝庙这一组合的古建筑，其实就是人们听天由命的精神心灵的依附，“德配坤维鲸波永息，恩涵海甸鳌殿常新”，妈祖塑像居中，七娘夫人、顺风耳在右，注生娘娘、千里眼在左；有塑像，有文字，言为心声，是人心写照。关公义薄云天，也是个财神。远涉他乡，开拓天地，求生也是求财，有了这些神灵，心灵是扎实了，畏惧消失了，勇往直前，前路已是光芒一片。这些神灵获得人间烟火供奉也就理所当然。

我来汕头寻找爸妈当年踏出第一步的码头，是无从寻觅，飘然亭上的远眺，瞻仰白花尖大庙，心仪老妈宫的渊源有自，我的迟暮之年又添加了一些人世沧桑的回忆。



在韩江湘子桥留影，由左至右为梁、刘两老。

吴岸：不老的诗

从砂劳越访问回来，脑子里盘旋不去的，除了砂劳越的美丽风光，便是诗人吴岸先生的形象。如果说，砂劳越那不同于西马的别一种风情令人欣欣然心向往之的话，那么，吴岸的一脸花白的长须则使我不胜感慨于如水时光之飞逝。在我的印象中，诗人吴岸始终是英气勃发、青春长在的，但十余年未见，岁月似乎在吴岸的身上刻下太深的印记，使人不禁生“廉颇老矣”之叹。

记得最初与吴岸相见，是在1991年6月的黄浦江畔。那时候马来西亚政府在经过多年的敌视政策之后，刚刚恢复了对中国大陆的往来，乘此东风，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主席云里风便率先组团赴华访问，重新开启了中马文学交流的旅程。吴岸便是这个最早访问中国大陆的马华作协代表团的成员之一。他身材不高，但双目炯炯，神气两旺，尤其是那一脸美髯公的长须，更赋予了他豪情万丈的英气和诗人特有的潇洒飘逸的神采。由于在此之前，我已经读过了好几本诗集，并写过一篇评论其诗集《旅者》的文章，他也数次给我写信，因而当我在上海银河宾馆与他会面的时候，彼此一见如故，有说不完的话语。那几天，我全程陪同代表团在上海参观访问，遂有机会与他聊了许多，从而对他有了较深的了解。

吴岸是砂劳越的第三代华人，他的祖父、父亲都是从中国南下谋生的，他则于1937年抗战期间诞生于砂劳越这块热土。在父兄的教育和影响下，他从小就培养了强烈的爱国思想，初中时就参加了学校举行的反殖民主义大罢课运动。后来，在砂劳越风起

云涌的反殖民主义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洪流中，他以高昂的政治热情，写了许多诗作，积极配合这一伟大的斗争，同时也为砂劳越华文文学的本土化作出了贡献，1966年12月，他与妻子遭到马来西亚政府逮捕，在集中营里度过十年最宝贵的青春岁月。但残酷的劫难并没有磨灭他坚强的意志，他依然保持着旺盛的斗争精神，也始终激扬着磅礴的诗情，在题为《祖国》的诗里，他抒发了对已经落地生根的砂劳越的感情：“我的祖国也在向我呼唤，/她在我的脚下，不在彼岸，/这椰风蕉雨的炎热的土地呵！/这狂涛冲击着的阴暗的海岛呵！”在一首《第一次飞》的诗中，他吟唱着：“它飞去，拍拍地斗胆飞去，/第一次展开了美丽的翅膀。/像金轮滚动在空中，/生命奔驰着向太阳。”这里托物喻人，其实是他对矢志不渝地信奉理想和勇敢地追求真理的写照，而“美丽的翅膀”“金轮滚动”“向太阳”等一连串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的词语，又把他所追求的理想境界渲染得那么金光灿烂、美丽动人！因此，在我的感觉中，吴岸是一个有着崇高的理想和信念的诗人，也是一个可以为自己的理想和信念奉献一切并百折不回的诗人。我不禁为认识了这样一位真诚而热情的诗人而高兴。

上海一别，我与吴岸多年没能再见。1992年8月，我应邀赴马来西亚访问，先后到了吉隆坡、怡保、檳城，马六甲和新山五大城市，见到了一年前来华访问的大部分马华作家，然而由于南中国海的阻隔，却与身处砂劳越的吴岸缘悭一面。嗣后，我们虽



然音讯未断，每逢年节，多互寄贺卡，平时也有书信往来，但毕竟相别已久，随着时光的流逝，不免思念愈深。

去年，第六届世界华文微型小说国际研讨会在汶莱举行，而砂劳越与汶莱是水土相连的近邻。因此，我便驰函与吴岸联系，商量会后去砂劳越的事宜。吴岸闻讯非常高兴，一方面以砂华作协的名义给我和我的两个朋友发出邀请函，一方面又热情相告去砂劳越最合适的路线和方式，使我们终于圆了一亲犀鸟之岛砂劳越大地之梦，我与吴岸也在睽隔十余年后再一次握手重逢。

多年不见，吴岸确确乎老了，他那一脸美髯公的长须已被岁月的风霜完全染白，额上的皱纹也似乎愈加深长，然而诗人的热情不减当年，他矍铄健朗的面貌、神采奕奕的风姿，依然与我十余年前所见的没有什么两样。他亲自与两位文友到古晋机场迎接我们，又细心而周到地为我们安排了各种参观游览活动。最令人难忘的，是那天晚上在他家举行的聚餐会。凡是能够通知到的古晋文友，几乎都出席了这一次难得的聚会。先后到会的有温玉华、戴利侯（戴天）、陈玉盛、黄纪邻、沈保耀、沈殷贤、黄安娜、李福安、黄叶时等，其中有砂华作协会员，也有摄影家、电台记者等。女作家温玉华年愈古稀，平时已很少外出参加活动，可那晚也兴致勃勃地前来与大家相聚一堂；西马的儒商作家庄延波正好飞到砂劳越办事，闻讯后也特地赶来与会。席间，大家激情洋溢，欢声笑语，围绕着德高望重的吴岸，为中华文学与砂华文学的交流和共话春秋。

那天晚上，吴岸把我带到他楼上的书房，让我挑选他新出版的著作，使我一睹他这些年来在文坛辛勤耕耘的丰硕成果。这间小小的书房，摆满了海内外出版的各种书刊，令人有坐拥书城之感。吴岸就是长年在这间书房里埋头工作，写下了他才情四溢、誉满文坛的诸多著作。在门口的一张条桌上，陈列的都是他历年出版的各类著作，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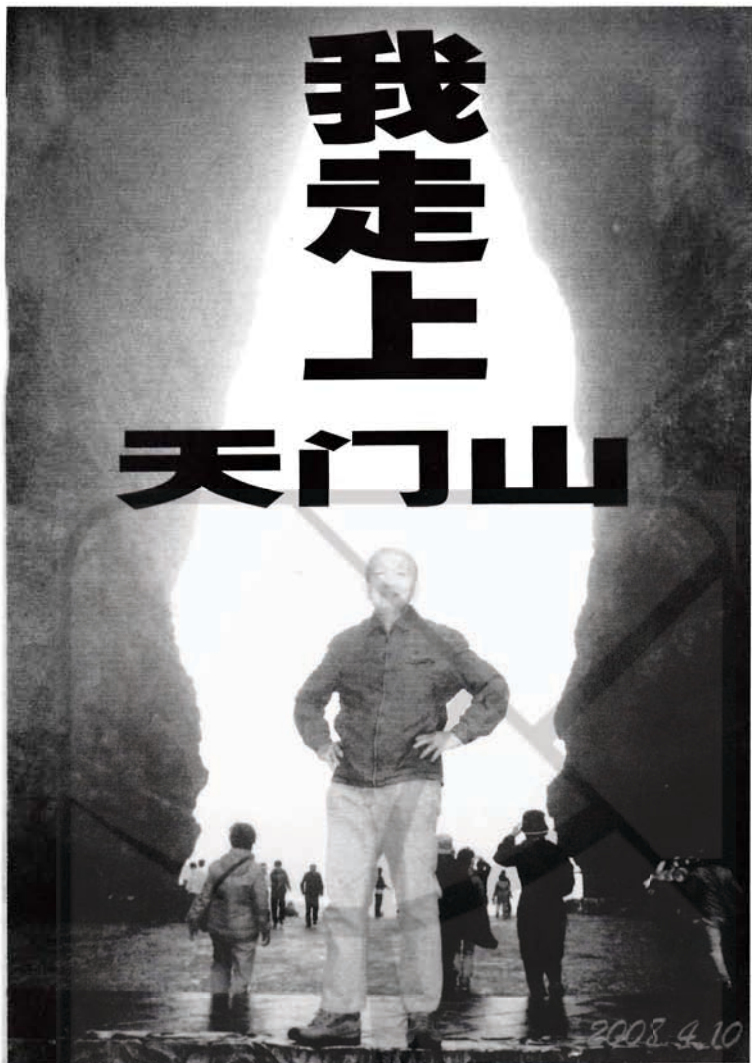
林总总，让人目不暇接，我略去自己已经有的许多种，挑选了史著《砂劳越史话》、诗集《破晓时分》《吴岸诗选》、散文集《葛园散草》、文艺评论集《坚持与探索》等五种，还有甄供编著的《吴岸及其作品研究》《说不尽的吴岸》，周伟民和唐玲玲著的《奥斯曼·阿旺和吴岸比较研究》、黄侯兴编的《诗评家眼中的吴岸》四册。这些书厚厚的一叠，分量甚是沉重，但我毫不犹豫地决定要把它们带回中国，因为这是吴岸这些年来心血的结晶，也是他对于我的友谊的见证，我当然要带回去细加研读，好生学习。我知道，吴岸年轻时就少了一个肾脏，壮年时又遭受了十年牢狱之灾，进入老年以后更因肠癌动过大手术，身体一直比较虚弱，但他一生孜孜矻矻，笔耕不辍，以顽强的意志和饱满的热情，创作并出版了百余万字各种不同文体的著作，为砂华文学乃至世界华文文学的宝库提供了丰富的足资垂之后世的文学珍品。他的精湛的诗歌艺术，他的卓越的文学成就，已经博得海内外华文文学界的关注和重视。1998年，中国社科院海外交流中心和《诗探索》编辑部联合在北京举办了“吴岸诗歌研讨会”。1999年，马来西亚董教总教育中心和马华作家协会联合又在吉隆坡举办了“吴岸作品国际学术研讨会”。无疑地，社会和文坛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对于吴岸来说，应该是实至名归、水到渠成的。

从砂劳越带回来的吴岸的这些著作，现在已与他过去送我的其他著作一起，陈放在我的书架上，成为我珍贵的宝藏。每当我翻阅这些书时，眼前总会浮起吴岸那一脸完全花白的长须，心底里总会荡漾起吴岸那“珍珠的语言”和“壮丽的歌声”（引自吴岸的朗诵诗《在新纪元的台阶上》）。岁月无情，吴岸也不免会老去，但吴岸的心却始终那么年轻，他的诗也依然充满着青春的活力。

吴岸，是不老的诗人。

2007年7月10日于南通四风楼

我走上 天门山



作者在天门山上留影。

天门圣境，横亘眼前。“莫谓山高空仰止，此中真有上天梯”。天梯前面迷雾漫漫，天梯显得颤巍巍；苍茫的峭壁巉岩，看不见苍翠茂盛。萋萋芳草，隐隐约约，瑟缩颤抖一株两株杜鹃，寒意侵袭也不忘涂胭脂，惨白的血色，有孤寂也有落寞。

探首前望，天梯迷失在滚滚茫茫雾里。老头儿有胆量吗？老爷爷，你脚力还行吗？沿途旅程来路，吹进耳根的老头头儿前，老爷爷后的招呼还是打量，隐隐的被叮被螫，是熬心是啃噬，怏了一肚子气，枯朽老木很不受用，也不服气。天门圣境，你年轻力壮可以攀登，我精力还充沛，走上去也难不倒我，不是争强好胜；导游口里说多少百多少

千级，是故意阻挠，还是有意的叫我认老，暗示我不要逞强。穹苍之下，天门在召唤，我主意已定，管它千级万级，那只是个数目字；不管眼前天梯路迷朦，我大步走上天梯。

站在张家界市，武陵源在它北面，天门山在它西南；望着天门山绝壁上，那一扇天开石门，宇宙的美，天地的奇妙，我感到只有惊喜。看它吐纳云雾雷电，天宫帝阁在它上面约隐约现。飞行员驾铁翅银翼凌空绝顶，穿越过这南北对穿的天门洞，没有任何实用目的，却引来观看人的惊叹和羡慕。

天造地设的这样自然神奇，就是为了给人怡情悦性；我就以老迈之躯的双脚上天

梯，去看天门山的洞天福地。这一天春寒料峭，我身著夹克，手执雨伞，脚蹬皮鞋，走上雾气笼罩寒意袭人的上天梯。

爬上越岭我走多了，再陟的山路，再倾斜的步道，我也走了。泰山、黄山、雁荡山、丹霞、衡山、武当山、阿里山；穿山越岭，夹道疾行，山路跳腾，步道奔驰，上斜坡下山谷；岁月在跟著，年纪在朗朗笑声中，潜藏的体力在我身体燃烧，春寒在我体内絮聒，我绝不会从天梯摔下。天门圣境在召唤，山风寒气周游转折；天门独角瑞兽是不是在山上，它身形似虎，通身赤红，头顶正中有弧形独角，它行踪诡秘，是不是在探头张望，它闻到我的人气，或许就逃避无踪。那位鬼谷子在天门山上练功，‘大庸硬气功’已自成一家，发自潜移默化的内力真气，硬生生把自身身影刻印洞壁，我不是寻师学艺，心焉向往，能得一见，也不虚此行。野拂藏宝，绘声绘影，当年李自成败走天门山，携带金银珠宝，以为东山再起作准备，成者为王败者为寇，是茶余饭后的谈助，是耳食之谈，故妄听之。

独角灵兽、鬼谷子身影印洞壁、野拂藏宝，当做我登天门山的助兴；人生本来就不是坦途，有闪电有雷声，有风声有雨淋，有人挑拨，还有胆大妄为的借端生事，含笑沉着，也可化险为夷，有时手下不留情，歹人恶棍抱头鼠窜。

我曾目睹肩挑重担的挑夫登山越岭，我也曾邂逅迟暮老翁在山涧狭道检拾旧瓶弃罐，他们为生活所逼。我要登上天门山却是自己作主。老子说强行者有志，勉强自己去做才是有志向；我登天门山没有勉强自己，我只是做我自己还能做的事。走那几百级的上天梯登上天门山，一把年纪不是累赘，却是胜任愉快。

不走上山，真的不知道上天梯会引我来到天空里开了扇大门，直透天庭。望着那向天开出一扇门，天光一片，云来雾来，是借道而过，光亮的洞天福地，水花四溅，我



天门山下的题字：

上天梯

莫谓山高空仰止

此中真有天梯

心旷神怡，我呼气我吸气，一开始我还真想有扶摇直上的劲，飘飘摇摇上天门，登堂入室上天庭，看看天外有天，仙乐飘飘，天兵神将各就各位，迎我这天涯来客。天马行空的奔驰，到底不能持久，天悬地隔，怎么上天。我心灵恢复澄静，天人合一悄然潜入，我已和自然万物和谐一致，那是一种高尚神圣的美感，我有蒙受光荣的感觉。我冒着冷意突破浓雾，走上天梯，登上天门，是顺乎自然的的活动，合乎人情，而燃发合乎人情的就是天门山。

(2008年5月追忆)

中国与奥运

盼望了一百年，终于来到门前的 2008 奥运，今天鸣金收兵了。

这次奥运，有什么特出？我觉得太多了。

一个历经沧桑，被人凌辱的千年古国，竟然赢得了全世界最多的金牌。这是怎么回事？这怎能不叫世人刮目相看，一方面赞叹有加，一方面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中国是怎样搞的，这么厉害？

世界各国的媒体都在赞扬北京奥运办得太好了，这个水准，别国相当难以超越。纽约时报报导说，一个亚洲世纪经已来临，中国将不只在体育方面占尽优势，还将在艺术、文化、科学方面也将逐渐崭露头角。西方人应去熟悉这样一个亚洲世纪的来临。

墨西哥媒体协会主席说，他在未来北京之前，看了很多有关中国的讯息，来了中国才发现他所见的不同。他对中国有如此辉煌的体育成就感到迷惑不解，但在他访问了中国的体育学院之后，才明白过来。原来其中存有许多智慧，对墨西哥的建国有着很大的激励作用。他说他将为此次访问北京奥运写下十二篇文章，以记录他所获得的珍贵见闻。

在北京奥运举行当儿，我身在中国苏

州，通过网络、电视、报纸等，对中国奥运的进行，心感身受，加上我自己是一名华裔，所以对中国，有着不同于外国人的感受，觉得写下一点心得，不啻为一份蛮有意义的工作，于是不揣浅陋，动笔如下。

我觉得此次中国的表现，是个大国的恢弘壮阔的心态使然。这彷彿两千多年前伟大哲学家庄子在《逍遥游》所说的：“有鸟焉，其名为鹏，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云，搏扶摇羊角而上者九万里，绝云气，负青天……”。庄子所讲的都是大格局。这是中国世界观的特出点：看问题，看大格局，看全面，看整体。想想吧，有几个国家能够意识到建立那横越几千公里的万里长城以及大运河。这次的奥运也一样，中国就想怎么把它弄大，大到涵盖全球人类。所以奥运会委员会主席说，中国将奥运的水准提高了。这是千真万确的。

中国在开幕式中，把中国几千年的历史精华，浓缩地表现了出来，其中有汉字、航海、跨越沙漠、茶业、书法、绘画、木偶戏、民族舞蹈等。开幕式中也针对性地呈现了“和”汉字的演变。“和”是中国的文化特征，自古以来，中国人就讲“天时，地利，人和”，现在国内正在推行的政策是：



建立和谐社会，对于国际来说，这“和”意义更加重大，它强调了多元文化，互重互利，对于推动世界向前迈进，无疑起了莫大的作用。

中国是个丰富的感性国度。几千年来，大家都在谈着发展儒、释、道精神文明，近百年来又在谈着共产主义。中国利用了精神力量来感召人民，万人一心，冲向目标。这是别的国家很难学习的。比如说，这次奥运会上，有成千上万的人在奥运场内场外孜孜不倦地工作甚至12个小时，他们不取分文薪俸，都是为了了结一个心愿，给奥运贡献心力，让所有的外国人都感到快乐。为了搞好与外国人沟通的目的，几乎所有的北京人都学上一些英语。想想吧，这是一种什么力量，能够那么团结人心。一种历史，文化，精神的力量。

一位中国朋友说，外国人怎么与中国比？外国的体育运动员可能是一名工程师，一名经理，体育是他业余的嗜好，他只能在业余之后才进行体育培训。但是，中国则不同。这里的体育运动员什么都不干，只作运动，体育培训天天来。这怎么不会提高体育水准呢？这是中国的制度使然。中国把运动当作是一项事业，国有化的项目之一，运动员在其中也可以谋生。

讲到制度，中国的制度不同于外国的资本主义自由制度，只要政府看准了什么，它可以放入大规模的资金、资源去推展该项目。所得到的结果，令人瞠目结舌。过去，不是听毛泽东说过：我们要在二十年里超越

英国的国民所得吗？是的，中国一定下计划，成功是拭目以待的。看看吧，以前世界环保组织都说北京的空气污染太严重了，连骑自行车的人都会窒息。可是这次奥运上，北京的空气却出奇的好，连世界环保主席都称赞，说北京的空气质量改变了20%。为什么会如此？因为中国放进了大量的资源去改进空气质量，包括限制整个北京的40%的汽车出入，提倡骑自行车等措施。这些大格局的措施在别的国家要搞起来，可谓大阵仗啊，哪里有在中国那么简单。

这一点也证实了中国著名哲学家老子的

道理：“阴阳相济”。自由主义是阴，制度是阳；独阴不生，独阳不长，应该阴阳相济，有自由，也有法规，互相制衡，互相配合，这样才能产生出一个美好的社会。

当然，外国对中国的看法，不能说没有负面的。世界人权机构就在指责中国违反人权，逮捕抗议分子，压制自由言论，控制报刊，镇压西藏叛变等等。我只能这么说，这些都是西方的人权概念，对中国来说，未必百分之百的适用；中国要走向民主绝不是一步可即，还得一步一步来，只要顺应中国一句老话（易经）：“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那就是在走着一条康庄的道路。

（写于2008年8月24日中国苏州工业园区）



抱憾在博鳌

托“博鳌亚洲论坛”之福，博鳌这市镇，虽然不是闻名遐迩，但总算有相当的知名度了！

从小，我就久仰博鳌的大名，因为它离我的故乡东坡村，只有几公里。博鳌附近那些村落的居民，进城购物、看热闹要数它最近了！去当年是海南岛第二大城的嘉积市（现为琼海市），其实也不算很远，但在交通落后的时代，已有遥不可及之感了！

早年，在大马的居住地，每当举办热闹、欢乐活动时，家母常以不屑的语气说：“有什么好看，博鳌的‘军坡’都好看过去！”所谓“军坡”，是指迎神赛会之类的活动，或用时髦的字眼——嘉年华会。

海外的博鳌同乡，提到它，用的是“北营”而非“博鳌”地名。顾名思义，料想在清朝或民国初年，这儿设有营房，驻扎军队，防备少数民族的黎人和苗人。既有“北营”，可能在更南方的陵水县或崖县，还有“南营”。

多少年来乡间亲人来信，更简化写作“卜敖”。博鳌（博得鳌头？），的确是十分别致，又不会雷同的地名！

奇怪的是，从前博鳌附近各村子的人，都自认是万宁县人。博鳌明明属于琼海县（市），怎会有这个“集体错误”？可能在清朝或国民党统治时期，博鳌曾隶属万宁县。从语音角度看来，博鳌方言与龙滚方言跟万宁话颇不相同，却跟琼海话一样。（龙滚镇现仍属万宁县）县界、省界的变动，在中国是常有的事，最显著的例子则是：广西省原本没有海岸线，大约在上一世纪60年代，广东省西部的合浦、北海、钦州、防城等县市全划归广西了。

上面讲了一些看似离题的话，表现我对博鳌与东坡村，多少有些感情和关心，所以这次参加旅行团到海南岛一游，我便打定主意：趁着游览博

鳌亚洲论坛成立会址之便，暂时离队半天，到东坡村探亲，晚上才自己搭德士赶到旅行团投宿的兴隆华侨农场某酒店归队。

在离开大马之前，我致电东坡村的堂弟媳（堂弟已逝世），讲好八月十五日某时抵达博鳌，问知它离东坡村不到五公里。更高兴的是：交通大学毕业、在上海工作的堂侄正好还乡过节日，届时他可开车到博鳌载我下乡，交通和安全都没问题了！

按照行程表，第一天抵海口市后，便去



作者摄于博鳌亚洲论坛成立会址。



参观博鳌的论坛成立会址。在海口吃过午餐，我便把将在博鳌暂时离队的事，跟地陪商量。不料他却说，第一天的行程改了，不去博鳌，直接去兴隆华侨农场，第四天回程才去博鳌。我问知车子走的是高速大道，不经过市区，自己如在靠近博鳌的大道出口处下车，搭德士去乡下，人地生疏，难题多多，便打消这一念头。我从海口打电话去东坡村，告知第一天不能还乡了，且看回程有无机会。接电话的恰好是堂侄，他说过了节，明天要回上海了，没有他的接应，我要还乡，增加了难度，何况第四天来到博鳌，逗留可能仅是几十分钟！

事后想来，地陪取消第一天的博鳌之行，可能为了争取更多的时间参观各种工厂商店，私字挂帅，当天没有去任何旅游景点，浪费了宝贵的时间！由于地陪处处表现欠佳，将要离开海南岛的那一夜，我们的领队和大马导游，特致电当地旅行社投诉，老板赶来面谈，要将他停职三个月，我们很厚道说给予警告即可。

八月十八日中午，终于来到博鳌论坛成立会址，我的还乡之梦，能否实现，关键就在此刻！

会址附近停泊着好多部大小介于巴士与德士之间的车子，却不见一个司机，可能不是旺季，游客不多。有一个售卖生果、饮品的摊档，我问那经营的少女，去东坡村有多远，她说乘车约十公里。更靠近会址之处，又有两个生果、饮品摊档，我问小贩怎样去东坡村，他指着后面的一条河说，过了河，不远就到了。河面不是很宽，但也不算窄，过河必须乘船。船只倒有不少，全停泊着，不见船员的踪影。在短短的几十分钟内，要雇船雇车，往返东坡村，势不可能，万一掉队了，明天早晨如何从海口飞返大马？审情度势，我自动放弃了回乡的尝试。

同团的友人劝我打电话叫亲人出来相见，这在时间上或许来得及。但我的主要目

的是去看父母住过的祖屋（已经翻新了），到祖坟（不知道还存在否）烧烧香、参观祠堂、看看东坡村的面貌，拍些照片留念，至于跟素未谋面的亲人见面，倒是次要，索性连电话也不打了。

多年前，我读过香港著名哲学家唐君毅的短文《怀乡记》，对于尾端的几行，觉得莫明其妙：“我想人所真要求的，还是从那里来，再回到那里去。为了我自己，我常想只要现在我真能到死友的坟上，先父的坟上，祖宗的坟上，与神位前，进进香，重得见我家门前南来山色，重闻我家门前之东去江声，亦可以满足。”年华日趋老大，我对这段话由不解而了解，甚至“认同”了。

我的堂兄蔡有辉，生前喜欢写作，我曾替他编选遗著《渔火浪花》出版。他在文中讲到：东坡村的前面，有一条沙美溪，又叫沙美海。我猜想眼前这一条河，该是沙美溪了。堂兄书中谈起他青少年时期在沙美溪捞“锣鼓螺”、捕捉河豚嬉戏的情景，想来就发生在这一带地方。

我的父亲母亲和有辉堂兄，几十年前离开故乡后，都无缘再踏足东坡村，所以这次的海南之行，我有“代入感”：要代替他们回故乡看看！如今，故乡就在眼前，我依然无法踏上那片土地，像唐君毅先生所想的，去祖先神位与祖坟进进香，当然是很伤感和抱憾的一件事！

在博鳌会址逗留约半小时，就挥别了。有辉堂兄当年从海口市乘邮轮离开海南岛到新加坡，邮轮经过博鳌港外那一段写得很好，不妨录下以结束本文：

“……再见吧，博鳌！默默无语是岸边的椰树，翻滚澎湃是浩莽的汪洋，伫立甲板上，岩石暗礁起伏（博鳌以多礁石著名），满腔言语待与谁诉？可爱的家乡，命运驱使我，随了南海水流向何方？”

与现实相结合



凭着先天的一点小聪明，拿了个博士学位，我自有天赐的能耐，东广人说的眉精眼企我早已俱备；审时度势，既立足这大千世界，要扬名立万，一定要与现实相结合；现实反反复复纠缠，要正正经经从事任何工作，任何事业，真是谈何容易。我生来眉精眼企，当然不会像一般笨人走什么踏踏实实，我自有一套诡计多端。

打武我不行，从商我没天份，只好走文路。在象牙塔泡了多年，也知道什么是文学经典，文学大师呕心沥血之作能够历久不衰，羡慕人也。文学经典在现实社会掷地有声，家喻户晓。我立心立意要成名，既没有文学大师的能耐、天赋，又不愿吃苦耐劳，只有走捷径钻空子，改写大师的经典最上算。大师的经典是才学识的登峰之作，我在大学也囫圇吞枣了一些大师、学者的呕心沥血之作，现在要改写经典是大有用途了，拿出我学者的看家本领，东套一句西抄一通，吓一吓那些不知头不知尾的芸芸众生，我这种画蛇添足，画虎不成反类犬的改写经典，也就大行其道，使我名声显赫，这就是与现实相结合所获得的甜头。

我这种与现实相结合的门路，其实是师从那个搞算命的。他曾经写过几首人家读不懂的诗、几篇自读式的什么散文，认为可以吓吓人，到底是垃圾一堆，芸芸众生连看一眼也不干，他大悟彻悟，走与现实相结合的途径才有得捞，那就是跟人占卦算命，人生太多坎坷，替那命途多舛的芸芸众生，算命指点迷津，准可以大开大发的。他走对了路，我只不过附骥。与现实相结合，包管通行无阻，财运亨通！

骤然一阵太阳雨



之一：小吉子和旧楼房

1

小吉子睁开眼睛的时候，太阳已经从破旧的窗帘孔洞中，伸进它那金色的手指，在他瘦小的屁股上印下一个小小的光点。

床单像扫过淡墨，床单底下由居住在海口区的文媚二姨，用椰皮纤维制成的替代床垫，睡着时还蛮舒服的。

这本来是给阿奶，外婆睡的。阿奶心疼自己的心肝宝贝儿，小吉子是这家庭中唯一的男孙呢！

在三年八个月的日本帝国侵略军，占领世外桃源的“犀鸟之乡”——砂劳越时期，战争的蹂躏给纯朴的人民带来无穷无尽的祸害。大家的生活苦不堪言，这种日子哪还谈得上什么物质享受啊！

被那光点炙得有点麻热，小吉子一骨碌坐起身来，想起昨天倒楣的事儿。他和黑狗、潮皮牛玩“古里”——石弹子游戏，出乎意料的节节败退，把裤袋中鼓起的一袋石弹子，几乎输个精光，最后留下一粒作命根子，怎么说也不能把它输掉了吧！

想到石弹子，他探手往枕头底下摸索，摸个空的，心里着实有点虚，忙抽起手来按按裤袋，触到那圆鼓鼓的仅有的一粒，他才轻轻的舒口气。

他想：今天无论如何得把石弹子赢些回来，要不然在朋辈中实在没有面子。到时即使运用取巧的手段来搏一搏，也管不了许多。于是，他轻手轻脚的下床来……

桌上缺了口的陶碗盛着些稀粥，脱釉的铁盘上搁着几块白水煮木薯。那能有什么可口好吃的，小吉子埋怨天天的食物，还不是味同嚼蜡，真没胃口。

妈妈正在喊他。

他没回答，不想回答，先向过道探个头，窥见妈妈的身子背对着，蓬着头在破旧的洋灰坪上，用力搓洗盆里的一堆脏衣服。

他不回答，不想回答。忽然，他像只小老鼠的一个弓身，的溜溜地窜出大门口，然后慢条斯理的学大人样，跨起八字脚往街上走去。

街上的太阳晒着呢！

起初几秒钟，小吉子有些目眩，伸出手背擦掉刚才快步走过天井时，被隔房菜心嫂晾着的湿衣裤滴在脸上的水滴，顺势揉揉两眼眶边的眼屎。这么一来，早上醒来后没洗脸没洗手，这张带点灵气而又狡黠的，瘦得还顺眼的脸庞，成了从灶台里爬出来，沾上泥灰的猫脸了。

在这战乱时代，像他这样十一二岁出头，没学上没事做，整天在街巷中追鸡逐狗，无所事事而到处游荡的小孩，有的是。

小吉子蹦跳着横过狭狭的瘦人巷，一不留神，差点与迎面而来的菜心嫂撞个满怀。

“小吉子，你去哪儿呀？”

菜心嫂甜甜的声音，她忙把手中的托盘往上举，侧个身子才避免了盘中没卖完的木薯糕、番薯煎堆、椰蓉硕莪糕……等，被撞翻落地的厄运。

“找玩伴去！”

小吉子没停下脚步，扮个鬼脸，蹦跳而去。

这小脑瓜儿忽然想，菜心嫂为什么回来特别早，该不会遇上什么事吧！

一个小孩儿心中的疑虑能滞留多久呢！只不过稍纵即逝。

2

菜心嫂，原名蔡杏媛。她天生的皮肤白皙，穿起合身的衣服，像薄薄裹住的肉粽子样的丰韵，

袅袅娜娜的走起路来，有说不出的吸引男人目光的魅力。

谁也没料到，还不到四十岁的她却死了丈夫，成了年轻小寡妇一个。

她租住在小吉子这家人的隔壁房，靠早上卖糕点过日子。

她的丈夫早在日本蝗军登陆砂劳越后不久，忽然得了黄肿病。当时的久镇市对外交通完全断绝，根本谈不上可以觅得对症的药物，只听信住在巷尾的单身老头儿叫业叔的，采了些“地胆头”、“老蟹木”之类又苦又涩的青草药，吃了几回，吐泻了几回，也不见得有什么起色。

渐渐的，她丈夫原本消瘦的身子愈见消瘦，腹部反而隆起，像怀了几个月身孕的妇人。他的脸色蜡黄，双眼发昏。就这样折折腾腾下来，两脚一蹬，什么也没留下，撒手走了。

那天凌晨三点钟刚响过，从菜心嫂房里传出哭声，小吉子的妈已料到是怎么回事，低声告诫被吵醒的小吉子：

“睡你的觉，什么也不要看。”

天蒙蒙亮，老头儿业叔得到消息走来，到了楼梯口，停下脚步，把口中衔住的“罗各草”反手丢掉，吐了口痰。他举步上楼来，什么也没多说，只对哭成泪人儿，顾不得衣衫不整的菜心嫂问：

“嫂子，你手中还有多少现钱？准备办丧事。”

菜心嫂一手擦眼泪，一手掀起唐装上衣的斜襟，打从口袋里掏出钱来。也不知确实的数目，还能有多少呢，便悉数交给业叔。

她掏钱的时候，无意中露出衣袂下白嫩的肌肤，恰巧映入业叔的眼瞳，像一道亮光一闪而过，业叔不自觉的吞了口水，接过钱略点一点，低着头一声不响的出去了。

背后，留下菜心嫂幽咽的哭声……

天亮后，业叔重新回来，手中多了些香烛，背后领来一位皮肤黝黑的小伙子。这小伙子对业叔显得毕恭毕敬，肋下挟把草席。

他们默默的走到死者搁着的床沿，老业叔点了三炷香朝死者拜三拜，口中念念有词，末了他清一清喉咙说：

“兄弟，现在已阴阳两隔，你就放心上路吧！”

三几下，业叔熟练的一边动手，一边指挥，他和他的助手干净利落的，把尸体料理妥当了。

菜心嫂继续不停的哭着……

当裹住的尸体抬离时，她突然疯狂的扑上去，发出凄厉的嘶叫，拉住死去丈夫在草席捆卷中露出瘦嶙嶙，白惨惨的脚掌。她仿佛想趁此刻，把丈夫的生命从飘往阴间的路途中夺回来。能吗？

她大声嘶喊：

“你好忍心呀！……抛下孤零零的我……以后怎么办呢？……”

小伙子抬尸体的双手微微发抖，眼眶有点热。业叔脸上木然，看不出什么表情，这种事他看的多了。

老头儿咳了一声，从喉咙里发出向来干涩的语调：

“嫂子，人死不能复生，看顾好自己吧！”

他伸出粗糙而计不清料理过多少尸体的手，把她那白嫩嫩的手儿挪开。

同住旧楼房的叔婆伯母，还有阿奶也都来劝解菜心嫂，有的搀扶着身心疲惫的她。她还是凄凄切切的哭个不停。大家默默地送死者出了大门，先后返回屋里各顾各的，理自家的事了。

据华人的习俗，在送殡时有个忌讳，生人在告别后不可回头望死者，以免从此阴阳之间纠缠不清。

虽然小吉子先前受到母亲的告诫，要他躲在门后，别看死者出殡，怕万一小孩子的运数低落冲撞了死人煞气。小吉子趁大人没留意，还是打从门缝里向外观看了，这有关人类死亡的最后场景，在他小小的心灵中引致有生以来的震撼！

直到中午，业叔回来时，把自己泥污的手脚随便在路旁沟里，泼水洗一洗，洗得粗心，他的小腿肚上还沾着淡淡的黄泥迹。

菜心嫂不知几时便不哭了，正红着一双水汪汪、乌溜溜的眼睛，样子令人十分怜悯。

业叔向她递过用剩的十来块钱说：

“嫂子，用剩的钱我替自己和那小子，各买包香烟，余下的你就收起吧！”

说着他把握钱的手伸向菜心嫂。

她原已停止了哭泣，又簌簌的滚下泪来，同时伸出双手把业叔拿着钱的手推回。

业叔也没多说什么，把捏得卷曲的日军“香蕉票”放在桌子角，离开这死神曾经逗留过的地

方，默默地走出去了。在楼梯口，他吐了口痰。

走入巷子，迎面而来，骤然下起一阵太阳雨

3

街上，天气好得很，气氛却有些不同于平常。到底怎么了，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小吉子年纪小，没必要去理睬。

他走过往常邈达的巷口，转进捶打白铁的声音轰然刺耳的白铁街。在这舶来品极度匮乏的日军占领时期，幸好有这帮具有家传手艺的能匠巧手，以锤子、火烙铁、锡条……用上铁皮铜片什么的，打造成市民日常的必需品，如砂厘水桶、照灯、唧筒……等。

小吉子在此起彼落，叮当的嗒的敲打声中，转入木工街，准备到玄天上帝庙前会他的玩伴：黑狗和潮皮牛。没走几步，他的衣领突然被人自后提起，他吓了一跳，回过头来，站住的是以前与他们同住旧楼房的柱哥。小吉子拍拍突跳不停的胸口，高兴的叫起来：

“柱哥，是你！”

小吉子口中的柱哥，名叫高天柱。

他长得高瘦，因瘦以致颧骨凸成棱角，二十来岁，父母在日军接连轰炸久镇市的次日，不幸被炸得血肉模糊。据说当时在神差鬼使之下，天柱去了河边钓虾，而幸免于难。从此，他孤零零的自个儿找寻生活了。

他们从前原住同座旧楼房，天柱为什么突然搬走呢？

他们相互为邻，还蛮融洽的。由于天柱和小吉子的阿奶同姓，平日里小吉子家的成年男人不在，一些粗重的活儿，天柱都乐于帮头帮尾。小吉子的妈每当煮些什么番薯绿豆汤之类，总给他留下一碗，把他视同一家人。

他也对阿奶“姑婆、姑婆……”的叫。

一般老人家都喜欢被小辈叫得亲热，最好多叫几句。阿奶心里一乐，以后天柱的衣服破了，钮扣掉了，阿奶当起现成的姑婆，一针一针的替他缝好补好，手工还细致得很。

小吉子原比同龄的孩子长得高，但遇到比他还高的天柱，可没得比了。

“柱哥，真高兴见到你！”

小吉子自高天柱不告而别，彼此一直没再见

过面。

“来，请你喝咖啡。”

听这么一说，小吉子的肚子咕噜咕噜的响起来，今早他还没吃过早餐，是真的饿了。

他脸上展露出童稚的笑容，领先走到附近一间叫美味轩的咖啡店。

他们坐下来喝的哪算得是咖啡呀！

战时的婆罗洲已成孤岛，物资在极度缺乏之下，还算难不倒身处逆境的老百姓，他们想方设法寻求各种可能的替代品。虽然每每不能达到原汁原味，但总可说聊胜于无于一时。

说咖啡吧！把玉蜀黍粒炒焦磨成粉，看起来九分像，喝起来有焦味没香味，感觉上仿佛也能提提神，过过瘾。

白砂糖呢！是稀有品。他们把沿海地区生长的“尼巴”，俗称“亚答树”的一种棕榈科植物的花蕊割断，以竹筒盛着流出来的液汁，等第二天清晨收集回来后，用大铁锅熬煮成黑褐色的“亚答糖”作为代替品。

这种“亚答糖”的味道不纯甜，带点咸。用来制糕点或作为“沾绿”——当地一种饮品的调味料，有特殊的香味；用来泡玉蜀黍粉的变相“咖啡”有怪味。怎么说呢？这也算是日军占领时期，民间特有的本地品牌“咖啡”吧！

在战争临结束时，日本军部发行的钞票，俗称为“香蕉票”的，由于滥发行的结果，已开始大贬值，物价急剧飞涨。这样一杯咖啡，老板在顾客结账时，伸出五根粗壮的手指头，收取比战前的砂劳越旧钞所值，超过百倍的五元钱呢！

各种物价的高昂，在当时可见一斑。

高天柱为什么突然搬走呢？

这得从一件非始料所及的突发事件说起……

4

这座旧楼房住了好几户房客。

小吉子、妈妈、阿奶和小妹，一家数口住前房。空间较阔些，向着前街有排木框镶玻璃的窗子，窗虽破旧，油漆脱落，光线还算充足。

房内除了小吉子，其他人都打地铺，睡草席。生活所需的杂物拥塞四处，显得凌乱。由于房子的老旧，空气中弥漫着一股霉味。

隔房是小寡妇菜心嫂独处。

居中的天井除了透风，下雨天，雨水也从上

淅沥沥的落下来。

靠天井的另一边住对夫妇，搬进来不足两年。男的叫闫永奎，身份有些特殊。背地里大家都叫他“暗牌奎”，是日本蝗军宪兵部得力的华人特务，说露骨点就是当日人的走狗。他的身材干瘪，常常自觉或不自觉地，露出搜索猎物，伺机吞噬他人的阴鸷的眼神。

他在日本宪兵头头的面前摇首摆尾，毕恭毕敬；面对小市民有意无意间，显出不可一世的样子。

他要他那胖滚滚的老婆，每天为他将衣服用木炭熨斗烫得伏贴，把军靴擦得亮光光。头发呢？更不用说，涂上日本军部供应的发蜡，他梳个油光光的飞机头，平日里都油头粉面，阴阳怪气。

暗牌奎才卅几岁，一双眼眶隐隐发黑，显得未老先衰。在这特殊时代豢养下的特殊产物，只能说是酒色过度吧！

“没事，包在我身上。”

他说话时，声音有些尖昂，但因中气不足反而变成沙哑。他对朋友还装得像有点义气，尤其是请他向日本宪兵部打通关节的时候。当然，他心里想的可就是另一回事。

至于托他办事的，事情解决了或解决得不甚了了的，事后都不敢怠慢，给他送鱼送肉，当然还有现钱。

“来日方长呀！”懂得世故的一些人这么想。

日军在中国的战事遭遇顽抗，转而挥军攻东南亚，东南亚的战局遂告吃紧。

这时，小吉子的二叔管承宙突然接到日本军部的紧急通令，令他在一个星期内向军部报到，然后派往北婆罗洲的亚庇，充当日方军需品运输大队，被强行征召的司机。因为在白人拉者政府遗留下的官方档案中，他拥有驾驶执照，在当时来说懂得驾驶汽车的人并不多。

消息传来，对这家人有如晴天降下霹雳！

“老天爷呀！为什么偏偏选中的，是我的丈夫？”

二婶杨紫晶哭成泪人儿。

当天夜里，管承宙心中思潮起伏，坐立不安的在书桌旁，手中持着一张旧“波士卡”半身照，默默地端详着久久没说一句话，内心的痛苦使他不时的心如刀割。

照片中人绑着花点领带，显得年轻英俊，双

眼神采奕奕，哪像此刻垂头丧气的他。面对即将来临的生离死别，想到的是年轻的妻子和家人，如何是好？

“唉……！”

惟恐自己无限的悲戚加剧妻子的伤感，此刻的他除了万分无助，还是万分无助。他能做些什么？

他只能默默的提起笔，尽力忍住欲掉的眼泪，在照片的背面一字一字的写了如下的留言：

爱妻与爱儿：

此刻一别，未知他日可否得重逢？希望你们多保重！

妻呀！请你好好地将儿子抚育成人。

儿呀！愿你长大后孝顺母亲及祖父母，自己发奋图强！

再见！

夫及父

管承宙 留笔

一九四四年九月十三日

留言虽简短，拿在手中却重如铅块，管承宙默默的读了一遍又一遍，看看每个字都幻化成滴自心房的血。他真的将自己左手拇指以针尖刺破，让殷红的血自心脏暗暗涌出，通过指尖在自己的名字后，印下一个鲜红的血指印。

他把血指印略为吹一吹，把照片轻轻放在桌子上，慢慢走向正在床里一面哄着婴儿入睡，又时不时啜泣的娇小的妻子。

他伸手轻抚妻子正侧卧着，随啜泣而一耸一耸的酥肩，她像触电般的心灵一震，反过身子两人抱头痛哭起来……

第二天清晨醒来，昨夜的伤感仍弥漫未去，小吉子的祖父管敬石，脸上也失落了往日的豁达与舒坦，语调低沉苦涩，对二儿子说：

“摆在眼前的事，单靠伤心解决不了。”停一停，吸口气说：“我看该去久镇市与你大嫂见个面，那里人事较广，打听打听，或许能寻条可行的门路。”

作儿子的经这么一提，想想也是，一夜辗转也的确没思索出更好的办法。

回房后，小俩口子商量了一阵，向父亲拿点盘缠，收拾些衣物，抱起六个月大的婴儿，带着

未卜的心情，准备搭火船顺着河的下游而去，去找寻自觉渺茫的一线希望。

5

盐木码头旁，停着升火待发的火船。这是新尧湾与久镇市之间，唯一穿行的水上交通工具。

这木制的火船，一次可载客五六十人和一舱满满的货物，惟必须依照每日潮水的涨落往返开行，若误了解缆的时辰，就有可能在中途遭遇搁浅。

舵手是个中年马来人叫阿里·宾·道勿，他乐天知命，无论是离岸抑是靠岸，看他坐在舵室里，把舵盘或急或缓，或左或右骨碌碌的转来转去，都那么从容，都那么首尾一贯的驾熟就轻。

多年来，他把火船驾得稳稳当当，从未出过什么差错，真是难得的好掌船人。他对每位搭客都十分和善，不管是同族的马来人，抑是华人、陆达雅克人。

火船中部靠后，安置一架以陆上坦克的机器改装而成，燃烧油屎的旧发动机。这机器运转时突突的抖动和噪音，令搭客的耳鼓难受，刺鼻的焦油味更使人厌厌欲呕。

尤其是一些不常搭船出门的，上了年纪的妇人踏上船儿，一股异味冲入鼻腔，脚下船儿一晃荡，只觉得头重脚轻，吃进的食物打从胃里翻个跟斗，“哇”的一声扑向船舱口，吐个七荤八素。脏物在河水中漂散开来，引来三两喙上长着小小红点的尖嘴鱼儿来回啄食。

于是搭客相对应的把靠近机器的座位作为最后选择。除非不得已，大家都敬而远之。

在河上航行一趟，得要超过五六小时呢！

说是说，船开行的时候，却有一位四十开外的华人男子，无法避开令一般人生厌的臭机器。他长得健硕，双手扳起机器的启动曲柄虎虎有力。

长期在这油污嘈杂的恶劣环境中操作，把他塑成一股火爆的牛脾气，若是谁无理惹了他，就有得受。他能干而固执，急躁而善良。

他对机器有种近乎偏执的着迷，在他眼中的任何一架机器都有生命，看待它有如看待自己心疼的子女。

每次启航前，他将机器小心发动，细细调节它的运转频率，看看十分满意后，走到船头，帮助那些每次必须依靠跳板上落的搭客。遇到年迈

的阿伯阿姆，他连声提醒他们走稳，双手有时搀扶他们一把；遇到年轻的妇女，他便接过她们递来的行李，或牵了她们身前蹒跚走着的小孩，顺手送入船舱。在甲板上细心照顾搭客上落的安全，这似乎并不是他自己份内的事，却乐此不疲。

在小镇上，他是大家都熟悉的普通人。上船下船好像都缺不了他；托捎封信给亲友，托买件难找的零杂，好像都缺不了他。搭客看着他魁梧的身影，被扶过的人感触到那铁钳似的双手。他永远穿条黑短裤，油污的棉背心。年长的叫他“匡哥”，年轻的叫他“匡伯”。

船头随着潮水时时摆动，搭客的上落安安全全。

当船工准备抽起跳板，解开缆绳时，一群在船舱内兜售糕点的少年，纷纷跳上岸来。有时免不了有个小女孩心里一急，腾跳的技巧拿捏不准，落下码头时冲力过猛，几个踉跄或双膝一跪，把手中托住的卖剩的几块糕点，连盘甩进河里，幸好人没掉进河里，但那还是只好哭着回去，挨妈妈的一顿骂。

管承亩俩口子这时正边跑边呼，一个提藤篮，一个抱婴儿，气喘吁吁惊险万分的上了这只火船。

这船载着愁肠百结，未卜前事的年轻夫妇和心情各异的搭客，船后冒起一股巨大的漩涡，舱内机器一声吼叫，连声突突、突突的掉转头，向下游扬长而去……

6

真巧，暗牌奎赶在晚饭前回来，然后足足花半个小时，慢条斯理的在这旧楼房唯一公用的，破旧的浴室冲个凉。

这习惯常引起其他住户内心的不满，但当他吹着口哨，他唯一能记住的日本小调，身上散发出在所有房客中，他才有资格享用的香皂味儿，个中房客每每与他迎面相遇时，只得装出笑脸，笑中有种无奈的苦涩味。

暗牌奎看看桌上有他最爱吃的小菜，以小江鱼经粗盐腌制后，发酵而成的“摇子膏”，拌上辣椒和酸醋。他没理会拌上的是否是街上买来的真醋，还是奸商作了手脚，搀水调成所谓的“食醋”，他已经在猛吞口水了。（1）

（下期待续）



最后的 Thai Song

雨季过后，野草恣意生长，这通向坟山的路便不成为路了。

在这“居林新火较”印度坟场，多是荒冢。野茅草、苞谷峭、含羞草、叶下珠，还有许多叫不出名称的贱草、杂树、乱藤各自纠缠、推挤、侵占，争取着养分与生长空间。有些体积较小，或天生弱勢的草类菌类，在大自然所谓适者生存的法则下，渐渐被边缘化，奄奄一息。

早晨有些雾气。娜雅踩过羊肠小径，走着。

她的裤脚很快黏满苞谷峭的种籽。

寻着父亲的坟，只见那坟冢，已经被猖獗的野草覆盖。

娜雅拔除了覆盖坟冢的野草，默哀了一分钟。

然后她把带来的那瓶 Thai song 开了，淋在坟头。

她感到一阵悲凉，眼眶噙着泪水。

——这是她父亲生前最喜欢喝的酒。

× × ×

“我要戒酒了，这是我最后一瓶 Thai song。”

拉姆边灌着酒，逢人便说！

当然，没人相信他所说的“酒话”！俗语也说：“酒鬼要戒酒，老虎要吃斋。”你相信老虎吃斋吗？吃草？不咬人？信你才怪！哪怎么会相信拉姆要戒酒呢？他酗酒快三十年呀，能戒得了吗？嗨嗨，真的信他是白痴！拉姆，是在马来亚独立前一年出生的，满周岁，刚好赶上了响彻云霄的独立“默迪卡！默迪卡！”的欢呼！但吊诡的是，他并没有赶上“独立后出生自动成为公民”的列车。他注定是个“落单者”！是个历史列车的“掉队者”！国家刚刚庆祝了独立五十周年，五十岁的国家，正年轻，朝气蓬勃，志气昂扬。而他呢？只比国家大一岁，却像个早衰的小老人，整天垂头丧气，头发灰白了，牙齿掉了三份一，另外三份一，摇摇欲坠。为什么会这样呢？要不就是长期的矿场劳作，对家累的劳心使他早衰，要不就是被酒精的腐蚀了。他的肉体、骨头、脑袋，渐渐地衰微了、败坏了。

拉姆当然会为常常自己辩白：

“不喝点酒，我哪有力气做工？不喝点酒，我修水管，手会发抖！”

酒鬼当然有百般理由，不愿舍弃杯中物。

从初期喝的芭酒到椰花酒，到玫瑰露，到现在喝的 Thai song。

Thai song 能使他飘飘然似神仙！

贵的酒他当然喝不起，他最爱 Thai song 了。

价钱不会太贵，刚好他负担得起。

一瓶三元半，一天他要四瓶才过足酒瘾。

闲聊的时候，卖酒给他的杂货店阿林问拉姆。

“拉姆，你在矿场做工，一天赚多少？”

“三十五元，有做有钱，没做没钱。”

“三十五元？你却花掉十四元喝酒？”

“不要讲我啦…”拉姆有点尴尬。“我有养家的，老婆，还有两个孩子了，一男一女，都没有让他们饿着一餐。孩子们好，读马来学校，毕业了都去KL做工，一个在银行，一个在工厂。我出生不好，没书读，老爸又早死，可我做爸爸，还是尽了责任的。”拉姆才开始第二瓶 Thai song，状态清醒，还能挺起胸膛，理直气壮。“喂喂，阿林，不要把我当作酒鬼，我跟那些喝芭酒，到处躺，到处睡街路的印度人是不同的，我…我是苦闷…苦闷呀，才喝酒的！”

“苦闷？你有什么苦闷？”

“嗨嗨，你知道的啦，你难道不苦闷？”

× × ×

拉姆第一次穿上那件让老婆熨烫得平直笔挺的长袖衬衫，还有西装裤。鞋子是跟儿子借的，大了一号，要拖着脚跟走，最后灵机一动，塞了些报纸进去，便稳当了，舒适了。他还特地修剪了头发，隆隆重重，体体面面像去参加村长的喜筵似的。老婆唠唠叨叨，不断提醒他不要乱讲话，看见人要礼貌跟他握手，粗口一句都不可以说，还有，不要随地吐痰。女儿娜雅还教了他几句马来话应急，见到长官，要称呼：“SIR。”见到××党的人，要在他的

们名字前面加上“因仄”！回答别人的询问后，要说：“得粒默卡谢。”他兀自笑了起来，这些他都懂。做小人物这么多年，哈腰陪笑，因仄因仄、拿督、SIR，他都叫惯了。他抓抓胯下的痒，裤子太窄了。老婆即刻一巴掌掴过来，告诫：“在大人物面前，千万别做这种事……”他想，即使结婚，都没有这么隆重过，对吗？

临走前，他问女儿娜雅一句：“可以……可以喝点酒吗？”

老婆又喝骂：“还喝酒？把事情搞砸了，看我不打你？”

“喂，你够了！”

他几乎动怒了，老婆越来越不尊重自己了。

再怎样，他也是赚钱养家的人，但在女儿面前，他按捺住了脾气。

终于在XX党的区会秘书的带领下，见到了那官员。

“你说你在马来亚出生的？”

“是的，就在卡拉岸出生，SIR。”

“那么，为什么没报生纸？”

“涨大水时，给河水冲走了……我一直住在河边木屋，SIR。”

“为什么不早点来申请？你已经超过五十岁了，你已经拿红登记四十年了，才来申请公民权？你难道不想做公民吗？还是想回祖家？”

“什么祖家？你说印度吗？喔，我想都没想过，我在这里出生，我是马来西亚人啊！喔，我想啊！我当然想做公民了，我……我其实申请过很多次……超过十次了，但我把文件交给那一区的议员，都没有下文。之前的XXX党，到现在的XX党，我都找他们帮忙过。其实都是这样的，我没读书，申请什么都难的，你看看……我住的地方，申请了三十了，仍然没有地契！”

“不要离题……”

“对不起，SIR。”

“……没有报生纸。比较难。但我们会考虑……”

× × ×

来到杂货店，脱掉那累赘的长袖衬衫，拉姆又开了一瓶Thai song。

他喜欢赤着上身喝酒，工作也如此！

啊，Thai song，Thai song，只有在宿醉中，飘飘然的，脑袋麻痹得失去思考、失去感知，那感觉

最好。申请公民权的事，被弃绝了无数次，他都惯了。一直保持着“红登记”非公民身份，也无所谓嘛！子女是公民就好！反正他注定是不起眼的野草，跟人争什么嘛？看看在矿场，与他一同工作，一同下矿湖修水管的，工钱都比他高，头也昂得比他高，只因他们有张“蓝登记”。高就高吧，他也不在乎。他逆来顺受惯了，被管工喝骂、被XX党秘书驱逐、被杂货店老板阿林催酒账、被老婆埋怨、被儿女疏离，都算了。让Thai song一股脑儿冲下喉咙，热辣一阵子、麻痹一阵子、酥软一阵子，然后什么都消散如晨雾，不存在了。

一瓶当然不够，当他准备再来一瓶的时候。

却闹围聚在杂货店外那一堆园丘工人起了争执。

“你要去KL吗？”

“去干嘛？”

“去示威啊，XX权益委员会号召所有印籍同胞赴KL耶。”

“去示威，有钱拿的吗？”

“还讲钱？这关系到我们的尊严啊！”

尊严？这是个新鲜的词！基本上，拉姆目不识丁，看不懂报纸，不论是淡米尔文，还是马来文报。城市里发生什么事，他也不甚了了，根本插不进半句。大选又要来的吗？他们争论什么？示威什么？为什么要示威，他更茫然了。随后，他们脸红耳赤，各执一词，骂着粗话，摔酒瓶，便四散了。

杂货店老板阿林是华人，还是XX报的通讯记者，应该懂得一些东西吧？经过拉姆的询问，阿林耐心的解答，他终于搞清楚他们在争论什么了。起初是XX权益委员会入禀伦敦法庭，起诉英国政府，指英殖民地政府把他们印籍人的祖先带到马来亚做苦工，导致印籍人被剥削一百五十年，要求赔偿四万亿美元！随后，该委员会号召一万人，去KL英国最高专员署示威。再下来，XX权益委员会指印籍人长期受到歧视，生活在贫穷线下，在社会中逐渐被边缘化。

“哦，我明白了，不过……这关我什么事嘛？”

“他们也提到抗议最近印度庙被拆迁的事……”

“哦，如果他们拆的是我家村口的庙，我会去阻止。”

“可是KL发生的事，也跟你有关啊……”

“嗨嗨，他们是他们的事……你刚才说的嘛，你看看他们，什么XX权益委员会的头头，不是律师，便是医生，不然就是大老板。他们告英国政府，关

我什么事嘛？他们会帮我争取到一张蓝登记吗？我在河边的木屋被逼迁，他们会帮我出头吗？我儿子考十个 A，他们会帮他申请奖学金，让他上大学吗？没有…什么都没有…你也看到了，我们这里，议员换了一个又一个，你是公民又怎样，他帮你争取过什么吗？阿林，你是很勤劳的人，你的店屋，还不是要跟马来人租地？你的孩子怎样？读书那么厉害，还不是要送去台湾读书？没有我们的份呀…双峰塔，槟城大桥，油棕价格飞涨，都没有我们的份呀！我们还是住木屋…”拉姆灌了两口酒，酒精使他一阵亢奋，脸都红了。“几十年来，我都靠自己…你饿死了，谁管你？你给管工打骂，谁管你？你溺死在矿湖里，谁会为你流泪？你不喝酒，双手颤抖，不能下水开工，谁管你？谁管你啊…”

拉姆说着说着，声音渐渐变成嘶喊。

他充血的眼睛，浮漾着泪光。

那晚，他多买了两瓶 Thai song 带回家。

还是赊帐，阿林同情他，由得他去。

× × ×

娜雅倒完了那瓶 Thai song！

坟山寂寂…

风在吹，雀鸟在啁啾，早晨的雾气逐渐消散了。眺望远处，可见那片茂密的老油棕园，渐渐被砍伐。再过去，是新的填土地段，居林 Hi-Techpark 园区最新一期的发展计划。这些景观都是新的。新年过后，她将去那儿应征工作。对于父亲那一代在河边木屋区生活，没读书，作为廉价劳工的印籍人来说，去高科技工业园工作，是个遥远的梦——连做看守的司閤都不合格。但现在却近在咫尺，一伸手，就触摸到了，像摘着下垂的波罗蜜果。

——她感到悔疚，在父亲走之前的那段日子，他们几乎没有交谈。

——他去 KL 找她，她却忙着工作，没好好招待他！

在家乡，父亲每天工作至天黑，才骑着破脚车回家。澡没洗，两口饭抓完，又骑着破脚车走了。准又是去村口的杂货店，喝他的 Thai song 了。然后与一些园丘的割油棕籽工人高谈阔论。晚上半夜，拖着疲惫的脚步回家，瘫在破沙发上就睡着了。就如此，日子周而复始，没有休假日，没有其他休闲娱乐。

去世前，他忽然转了性！

那天，她刚好周末休假回家…。

他说他戒酒了，还买了份马来文报，要她读新闻给他听。

“那个什么…XX 权益委员会的新闻，都读给我听。”

娜雅忙着打扮，出席同学的生日会，哪有空读给父亲听？

“你们读了书，一个个就对我这样？”

“爸爸，你读这些新闻干嘛？”

“懂多一些，不好吗？”

“有些事情，不懂的好，尤其是政治，太乱了。”

× × ×

拉姆还是找回杂货店的老板阿林帮忙，读着新闻事态的发展。

“××说，过去五十年来，印度人已经在各个领域取得进步。他指出，马国目前的劳动力共有 84 万 7900 名印籍，其中 11.5% 是专业人士和经理，19.4% 是副教授、讲师及护士，22.9% 从事销售行业，4.9% 从事农业，9.4% 从事工艺及贸易，20.1 是机械操作员，以及 16.9% 是普通工人…拉姆，你算是属于 16.9% 那一群吧？XX 说：这些数字，证明印籍人并没有被边缘化！”

“鬼话！你相信他的鬼话吗？”

“我不知道，政治的东西我不懂…”

拉姆没再出声，他停下酒瓶，坐在凳子上沉思。

阿林关了店，看他还没走，问他怎么不回家？是不是醉了？骑脚车还可以吗？小心掉下垄沟！还有，要留意村口的野狗。他漫应着，脑袋有点麻痹，靠在树下的破摇椅上。晃着晃着，记忆反而清晰起来，历历在目的往昔画面，如放映机重播着他黯哑的生活片段。

——童年到树胶园拔胶丝清理胶杯。

——九岁那年他父亲死于喝芭酒中毒。

——十五岁进入矿场做修理水管的学徒，二十岁下矿湖修水管。

——二十五岁结婚，隔年他做了爸爸。因为长期浸泡在湖水里修水管，冷得直发抖，同事便教他：“喝芭酒，就不冷了。”他本来与酒绝缘。因父亲的死，发誓一辈子不沾酒，结果还是沾了，而且一碰就如水蛭缠身难再脱离。从此他染上酒瘾，不能自拔。再下来的岁月，就像匹老牛，拖着烂破牛车，驮着生活的重担。他不断走着、跋涉着、颠簸着。

快乐的时光，不是没有。啊，唯一的快乐时光，就是初婚时，与妻子去了那么一次檳城拜神，看了一场《我的朋友象》，还吃了升旗山脚下最著名的咖喱饭配羊肉汤。

天亮了，他继续骑着脚车，回矿场开工。

水管阻塞！管工像只牛头犬在对他吠着。

“快快……中午前一定要修好。”

“喔，阿头，这大损坏呀……”

“中午前修不好，他妈的我要你的命！”

管工口沫横飞，要咬人的样子。拉姆不敢怠慢，脱掉上衣，就潜入浑浊的水里，察看水管的阻塞情况。跟着，他带了工具下去，拆卸水管，清理泥沙，再把水管组合回去。只有一个伙伴协助他，他们轮流潜水下去。同伴不够气，没两下子就浮上来换气，呱呱叫，频频喊着“死了死了”。妈的，软脚蟹一个，平时只会捧管工的LP！拉姆咬紧牙关，只好一个人顶，一直忙到中午。他的肺快要炸了，升上水面，口里还咬着罗丝起子。

他趴在岸上，不断发抖，喘着气。

管工过来，还嘲弄着：“拉姆，没酒喝，就软手软脚？”

他不知哪来的勇气，回驳说：“没有酒，我一样把工作做好。”

管工惊讶地瞪着他，怒吼：“你头风啊？敢顶嘴？不要忘了，你是红登记的，我随时可以叫你滚蛋，吉灵鬼，你凶什么？”

“不要骂我吉灵鬼！”

“你不是吉灵鬼，是什么？”

“我告诉你，我也是人，也有……也有尊严！”

他也不知怎么会冒出“尊严”这两个字的！无端端的，拉姆仿佛有股凛然之气，手里紧握着那把罗丝起子，像要对抗拦路恶犬似的。管工一窒，不敢正视拉姆的目光，竟然讪讪转身走开了——他突然间明白了，开窍了。为什么要示威？要抗议？要提出印籍人的“诉求”！是的，尊严是你自己得维护的！你自动放弃，别人更加把你看扁了，你的脊椎骨怎么挺直？

同伴回过神，连忙告诫拉姆。“喂，你敢这样对管工，小心饭碗打破了。”

拉姆一下子清醒过来，像泄了气的气球，直打着冷战。

“喔，赶快把水管修好吧！”

拉姆继续来到杂货店，买了一瓶 Thai song。

“喂，拉姆，你的酒账该清一清了。”

“出粮一定还，这真是最后一瓶了！”

“你会戒酒？哈哈，铁树开花了。”

“铁树是会开花的……我不但要戒酒，我还要去 KL。”

“去 KL？干什么？”

“去示威啊！”

“示威？响应他们的号召吗？你……你不是开玩笑吧？”

“我不开玩笑，呐呐，你看看……我连车票都买了。”

“你是去探望 KL 的女儿吧？别骗我了！”

× × ×

告别了父亲的坟，娜雅沿着来时路，慢慢走出山径。

仍然是野茅草、苞谷峭、含羞草、叶下珠，还有许多叫不出名称的贱草、杂树、乱藤各自纠缠、推挤、侵占，争取着养分与生长空间。有些体积较小，或天生弱勢的草类菌类，在大自然所谓适者生存的法則下，渐渐被边缘化，奄奄一息。

从杂货店阿林的口中，娜雅终于知晓了父亲临终前的心路历程。

申请公民权一直没着落。申请河边那栋破陋木屋的地契也没有着落。卑微地守住那一份矿场水管修理员的工作，也卑微地守住这个家。老婆嫌他脏，嫌他臭。子女嫌他没知识，没学问，又自以为是。喝酒只是为了浇灌悲哀，为了短暂的逃离。也为了御寒，免得下水时一直在颤抖。他还要忍受管工的辱骂、乡邻嘲弄的目光。是的，父亲没有“发疯”，没有“酒精中毒”，去 KL 之前，他是清醒的！

最后的 Thai song，啊，就像他的歌，他生命中的强音。

啊，他的 Thai song！

21.1.2008 稿于新加坡

× × ×

高手

谁也说不清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谁也道不明是什么原因，S局怎么会刮起了那么一股象棋风，怎么会掀起了那么一股象棋热，一有空闲就是“对弈”，一有闲暇就是“将军”，简直就是杀得天昏地暗，简直就是杀得地动山摇……开始还只是几个爱好者下，后来所有的职工也跟着下起来了，连领导也下起来了。有照看棋谱下的，有到处搜集些残局来“研究”的……

不过，大家都如此这般爱好象棋，如此这般钟情象棋，也有好的一面——没有人去搓麻将赌博了，没有人说长论短搬弄是非了，而且还培养了不少象棋高手，捧回来了不少奖状，为集体争得了荣誉，挂在墙上闪闪发光！远比搓麻将赌博被处罚影响集体声誉要好，远比议论些张三帽沿长李四裤腰宽影响团结要好，远比……

后来，S局来了个年轻人，从外表看不出什么特别的地方，大家也不介意什么，他没有说过会不会下棋，也没有人问过他会不会下棋，他没有邀约过任何人下过棋，也没有任何人喊他来下过棋。别人下棋，年轻人有时也站在一旁观看，但年轻人从来没有说过该走哪步或不该走哪步，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当然别人就不知道他到底会不会下棋，但S局的人还是权当年轻人是个棋盲门外汉，叫他退远点，别挡住了我的视线，年轻人便往后退去一步，还叫他再退远点，别影响我的情绪妨碍我的思考，年轻人又只好再往后退去……

S局作出了决定，要举行隆重的全体职工参加的“迎新春杯象棋大赛”，奖金很丰厚。既然年轻人也是S局的一员，当然也就不例外了。要举行大赛了，S局的人们欢欣鼓舞，争分夺秒日夜

苦战，厮杀在汉河楚界上，有的熬战到深更半夜，有的甚至厮杀到天明，有的改善生活增加营养，有的跑去医院输氨基酸增强耐久力……只有年轻人依然形若无事，自由自在，该吃就吃，该睡就睡，该做什么还做什么。

大赛是采取大循环规则的，每个人都有机会对弈全局的每位参赛者。大赛圆满结束了，要排出名次来，从高到低地进行张榜公布，却碰到了一个从来没有碰到过的，没有人预想过的，甚至闻所未闻的问题——年轻人的比赛结果很奇怪，不论与谁对弈，不论是对普通职工还是对领导，其结果都一样，一律都是——第一局年轻人输棋，第二局年轻人赢棋，第三局平棋。无法给年轻人排出名次来，放在哪里都不合适，只好另用一张纸注明年轻人的比赛结果。人们看看这个奇特的结果，无人敢要冠军去领奖了!!!

在欢庆大赛圆满结束的宴会上，全局职工包括领导在内纷纷端着酒杯向年轻人敬酒，纷纷问年轻人，“从比赛结果不难看出，其实，真正的高手就是你，为何偏要下出那个平棋局面来？”

年轻人举起酒回答道：“我从小跟我爹下棋，他从来不让我赢棋，至多允许我打个平手，下个平棋。他说，人生犹如一盘棋，最重要的并不在于输赢，而在于不要出错了子走错了棋，在于始终能够控制好人生的局面！”

听了年轻人的这番话，S局的人们不再下棋了，纷纷跑去请年轻人的爹做自己的人生顾问去了。



◆张记书 (中国)

与美同行

我是个不守规矩的人。生活中许多事情上屡屡犯规。就拿遵守交通规则来说吧,我因闯红灯,不知多少次被罚款或扣自行车。事后,我不是骂街,就是发牢骚。

这天是个好日子,既是国庆节,又是父亲的生日。为给他老人家祝寿,中午不到下班时间,我就请假往玉皇大酒店赶。走到中华大街与人民路交叉口,正好是红灯,当我正要闯过去时,已停在斑马线前的一个美丽的姑娘用那和善的目光制止了我。她微笑着露出两只小虎牙,腮边一对小酒窝像盛满了美酒,令人陶醉。这目光像孙悟空的定身法,使我来了个急刹车。姑娘满意地点了一下头,然后秀发一甩,定格成一个很有气质的造型。我久久地向她行注目礼,以至当行人开始行进了,我仍痴呆着不知交通岗已换了绿灯。还是姑娘的目光提示,我才如梦方醒。

于是,我与姑娘同行。她不时回眸看我一眼,她的目光像过滤器,使我灵魂深处不干净的东西得到了净化。不知不觉又到了一个路,仍是红灯,我自然不会再去闯了。有一个美丽的光环罩着我,我浑身都感到惬

意、人流继续前进,我与姑娘仍然同行。我多希望,能同她这样一直走下去啊!正想着,姑娘却向我打了个手势,她要拐弯了。我恋恋不

舍地目送着她,直到她的身影消失。

从此之后,我再没闯过红灯!

仙人掌出版社

CACTUS PUBLISHING HOUSE

2 Kallang Avenue #08-09

Kallang Bahru Complex

Singapore 339407

Tel: 62915574 Fax: 62924519

梁无:

《燭火》二期先后收到,谢谢。

深为你们对文学愈老弥坚的执着与坚持而感动。从过去到现在,从年轻到年老,文学确实有如柯罗连可笔下的“燭火”,一直都在河岸的不远处闪烁,却总是可望不可即,而垂垂老矣的船夫依旧是不可为而为,尽力向前划动船桨。只是眼前有“燭火”总比没有来得好,希望你们的不断努力,确实能够越来越接近“燭火”。明珍

著祺

林路书
260808

新加坡资深作家林臻致本刊社长函

吴岸诗两首

一、马中友谊公园

——观郑和塑像遐想

穿越五百年
历史隧道
在四海华夏儿女

虔诚膜拜
香火中

三保公
终在蓝天下
乘浩荡东风
扬帆来了

宝船
停泊在静湖上
不

这不是初访
是旧地重游
当年途经渤尼亲善
当年护送汉丽宝公主
与马六甲苏丹联婚
七下西洋
与亚非人民结下

不渝的情缘
留下多少神迹
多少金身
更有 Jalan Laksamana
Chenho……

登上宝船
我仰望他轩昂的英姿——
一手握航海图
一手遥指前方
肩上披风
如大雁翅膀翻飞

静湖上
忽觉风起浪卷
有号角吹响
宝船
已徐徐起航……

郑和七下西洋，在东南亚各地民间留下许多美谈。在古晋就有两间奉拜三保公的庙宇，即“山都望西洋庙”和“石角义文官”。古晋市离马中友谊公园不远处，还有一条名为 Jalan Laksamana Chenho “郑和统率路”的公路。

2005 年中国举行郑和航海 600 周年纪念活动。古晋市与云南昆明市为此在古晋建立马中友谊公园，园中竖立郑和站立于船头的高大塑像。



郑和塑像

二、那年的春雷

幽静的山岗
面对一座监狱

一声春雷
响在赤道的冬季
惊破了
一个世纪的阴霾

山岗上流下的涓涓
奔向四方
在祖国的大地上
汇成壮烈的波澜

历史从兹始……

1950 年 10 月 29 日，位于马提斯路山岗上的古晋中华中学，爆发学生罢课运动，这是砂拉越历史上第一次以先进思想指导的反殖民主义斗争。史称“10.29 学生运动”，青年学生后来走向社会，对砂拉越的独立运动产生深远的影响。



❖ 孟沙

3·08

这日子，你可能联想到
三年零八个月悲惨岁月
那段已过去将近七十年的历史
对许多人，可能只有张目咋舌的份

这日子，有人用海啸形容
一场没有硝烟没有血腥
像一堵墙，一夕之间
有千只手，万只手
轻轻打个X号后
便眼看它
倒下了

你说神奇不？
正如公元2008年8月8日之前
除了中国人，没有人敢打赌
北京奥运会圆满成功举行
一个百年以前留着长辫民族
顶着东亚病夫的帽子
谁让你们那么快崛起
叫月亮在东方照得更明更圆

许多人为新的一天振臂高呼
星空好似换了一幅景观
太阳这天也比平日更艳丽
而南国的气候照样是喜怒无常

它才不管谁人当家谁人下台的事
天要下雨娘要嫁人
都是无可奈何啊
你去问天天又问谁呢？

哭丧着脸的语无伦次
如同世界末日降临
似乎忘了饱食远颺的日子
也让他尝尝诉求无门的苦楚
史官们将会交代后世子孙
发生在前朝污秽腐臭往事
把篡改过的历史重新改写

也许还有人相信地球是扁的
像他手中搓弄的泥人面团
以为从床上摔落那一夜
只是梦里不小心出现的幻影
想听真话的说词不过说说而已
真的一天血迹斑斑摆在眼前
领袖的假话早已变成博物馆里的骷髅

这世上还有谁是不可取代的呢？
告诉你答案吧：地球毕竟是圆的

(2008年9月3日)

❖ 彭展发

铁律

“人亡政息”
“人走茶凉”
是必然铁律
四海皆准

多少风流人物
寿终以后
有几许主张和论述
长留世间

贵为“英明领袖”
当权棒易了手
未竟的“宏图大计”
一一喊停
时不我予兮
可奈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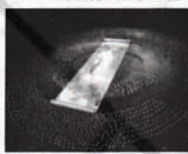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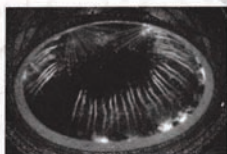
◆长谣（新加坡）

观京奥会开幕式有感

你冒着敌人的炮火
你负着沉重的屈辱
你顶着无尽无休的风霜雨雪
跋涉了千山万水
颠踬了一个半世纪
终于走进了鸟巢
你展开五千年画卷的辉煌
和满天的烟花争丽斗艳
绽放！绽放！绽放！
那是十三亿人的心花

碰！碰！碰！
那是十三亿人的心跳
呵！请轻轻拨开灿烂的烟花
抬头看深邃的夜空
那一双双闪烁的眼睛
那是林则徐、谭嗣同、邓世昌、杨靖宇、
焦裕禄……的眼睛
那一双双含泪的眼
正深情地把你望

(8.8.2008)



一、七绝

喜看芸芸一代骄，凌霜斗技啸歌饶；
京华献艺强高快（注）各路英雄竞射雕。

注：奥运格言：更快、更高、更强。

京华奥运 诗词四首

◆香港 徐捷歌

二、临江仙

凝聚文明精髓，高科更显峰峦，体坛盛事兴无前。环球同一梦，似火激情燃。
四海五湖高手集，艰苦奋斗多年，壮心素志要登天。芒锋当毕露，摘冠更心甜。

三、蝶恋花 开幕式

天地流霞惊化酒，举世同熏，京燕披金缕。盛世强音齐击缶，壮哉圣火飞燃就。
画轴恢宏冲霄九，今古神州，幕幕精如绣。澎湃心潮观国手，激情更在扬威后。

四、卜算子

——贺刘子歌、焦刘扬勇夺二百米蝶泳金银牌并破奥纪录

跃入绿瑶池，双剑齐出鞘，劈浪驱波万丈情，壮志知多少？
数载搏中流，终把龙擒了，歌啸蝶飞上奖台，含泪开心笑。



◆修竹 / 新加坡

北京奥运 (200888)

北京奥运
同一世界
同一梦想
火炬传递

火炬传递
敞开心怀
清彻见底
红海扬旗

红海扬旗
螳螂挡臂
真堪笑止
北京奥运

北京奥运
鸟巢护场
雏鸟挺飞
世人注目

世人注目
水立方奇
泳手竞欢
神州首举

神州首举
古国新根
枝桠崛起
灿烂微笑

灿烂微笑
登顶珠峰
嫦娥报喜
双燃火炬

双燃火炬
低压低温
大风缺氧
科技奥运

科技奥运
快准亮丽
降服风雪
祥云火炬

祥云火炬
燃烧激情
红红火火
火流飞越

火流飞越
同一世界
同一梦想
火炬不灭

(2008年5月1日劳动节)

献给教师节的礼物 ——小学，中学，大学

◆欧海艳

小学

老师是生机勃勃的向日葵

金色灿烂

照耀我们幼小的心灵

当白色的粉笔灰漫天飞舞

凝固成文字飞进我们的心扉

中学

老师是挺拔直立的木棉

骄阳似火

鼓舞我们奋斗的意志
当红色的花瓣纷纷飘落
那是象牙塔里传递的花香

大学

老师是默默绽放的玉兰

清香沁鼻

以安静无声的爱洒向所有学子

当阵阵掌声震耳欲聋

那是理想的飞翔

[欧海艳，1985年1月出生于中国广西。现为广西民族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研究生。]

七绝两首

❖ 麦翔

1. 华教老人任雨农

访问任雨农老人，为《百年育才》大型特刊征求题词，听老人诉说过去。

断炊皆因红帽祸①，
一纸聘书解坎坷②。
九六老叟童颜在，
笑看蚂蚁夸大国。

2. 百年大庆誓师再出发

2008年“830”育才百年庆祝大典，万人誓师再出发记盛。

百年长征人未老，
犹有山城花枝俏。
凯歌冲霄撼龙岗，
万里宏图更妖娆。

(2007.07.22)

注：

- ① 1950年代钟灵大罢课，任雨农被套上“共产党”帽子遭开除教职。
② 1959年，政府在吉隆坡开办语文训练学院（教师训练学院），聘请任雨农为华文讲师。

(2008.05)

❖ 紫梦羚

实兆远
(外一首)

燕群剪雨
是你的品牌

金马仑

向天仰望
你的上空啊
动力十足
经晨曦夕阳的彩绘
万千金片
漫天飞舞

外劳也学会
向天仰望
一定百思不解
安居高楼大厦的
竟是终日游荡的鸟类

多年前
你是胡姬
紧贴山坡高挂野树
凉风搂着云雾
撩动原始森林
幽香扑脸
尽情深呼吸
我在画图中

而今
你是菊花
扎根科技
与商机共舞
顽皮的风偏爱踢醒
鸡粪农药味
仙人掌最不识趣
以沙漠的热情
欢迎我

❖ 邓长权

童诗两首

1、韭菜花

韭菜花
一枝枝长长的花蕾
很可爱

它原来是菜
一种美味佳肴
你也可以当它是花朵
瓶中摆

韭菜花

可爱的一枝枝长长花蕾
们你要及时采摘
你若太迟采摘
花蕾爆开，老迈
只能供观赏
却不再是餐桌上的好菜

2、瓢虫

一个头戴斗笠的家伙
常常跑到园里来
停息在蔬菜叶上

它整天静悄悄
默不作声
好像在休息
又好像在睡觉
我觉得它红红圆圆外壳
黑色斑点真可爱
想捉它来玩
它机警地飞走了
我捉不到它
只见菜叶上留下一个大大
咬过的破洞



牙齿

——致诗人 SAID ZAHARI

❖ 王涛

你像甘榜的大叔黝黑如炭
亲切的笑脸，绽开
如椰肉般洁白的牙齿
这在狮城咬紧了十七年的牙齿
依然屹立如山
依然发出牙齿的巨响
纵然双脚时而抽筋楚痛

可你生存的信念不灭
在风雨中呐喊的正道
结实如贡邦
鼓动人间……



左起：诗人王涛，诗人
Said Zahari 赛·札哈里，
诗人吴岸、马来文学翻译
家曾荣盛。

后记：马来西亚著名诗人 SAID ZAHARI 于开斋节新年设宴，承蒙马来文学翻译家曾荣盛引荐下，我与吴岸有机会到诗人的家拜会；诗人很温和亲切，他流利的华语是在扣留营内学习的。

11 - 10 - 2008

沉思集

◆新加坡 / 旭阳

一、锁

大门一把锁
铁门加把锁
房门又一把
抽屉再上锁

锁锁锁
重重锁中人
锁锁锁
谁解心中锁

二、蝉

闭着两只大眼
在泥下睡了十几年
一出土
爬上树梢呱呱叫

满口
“知了!”、“知了!”
到底知多少?

三、风筝

高高在上
大摇大摆

没有线
飞不起来
没有风
往下栽

四、井蛙



抬头看井外
哇 天空这么小

肚皮鼓得最圆
嘴巴张得最大
唱歌声最响
满口“夸夸夸”

五、螳螂

披上绿龙袍
高举两把大锯刀
朝天狂笑

变色龙舌头一抛
螳螂不见了

六、咀与心

咀不对心
心不对咀

咀边的话
虚虚伪伪

七、魔影

灯一亮
马上就出现

左跟左随
一幅神秘模样

天一亮
抱头就跑
一溜烟

八、谎言

把驴说成马
把鳖说成龟

赵高是师公
希特拉是乾爹

九、睡与醒

你在西半球入睡
我在东半球醒来

昼与夜在轮回
睡与醒为了谁

有一天沉睡不醒
你我都后悔!

十、帽子

帽子满天飞
各找各的位

高帽人人爱
黑帽真吊诡
绿帽羞煞人
红帽最倒霉

十一、变脸

天天变脸
夜夜变脸
千变万变
都在自炫

为利变脸古已有
为义变脸已少见
更有一种变脸
全为别人的脸

十二、虫与雪

夏天的虫
羡慕冬天的雪

冬天的雪
盼望夏天的虫



(2008年7月10日重发)

❖ 春山

对联三副

题全国老友联欢宴会联

怀昔日风雷谱壮歌 热血青春献祖国
看今朝民众掀新局 黄昏岁月抹霞晖

二〇〇八年四月十六日

题八丁燕带育智华小礼堂联

育人师至圣 春风化雨融融意
智慧汲中华 薪火燃灯浩浩情

二〇〇八年六月八日

为森美兰茶阳会馆撰新加坡茶阳会馆一百五十周年会庆纪念特刊联

茶阳先辈拓荒洒汗 文化植群岛
会馆后贤度势创新 江河汇广洋

二〇〇八年七月七日

是我耕耘后的满树繁花 (外一首)

—寄双溪大年师训学院全体华文组学员

❖ 潇枫

葆晶从老远的双溪城
送来一袋溢满的浓情
君儿要我猜
但我总是猜不透
你们毕竟是超智慧的一群
表达的方式
自是别出匠心
兼有一份超俗的讯音

谜底最后还是要揭开
花纸内，跃现
是五彩缤纷夺目的光华
它的时针就像你们的心脉
滴滴答答有序的移加

锡盘里嵌著“不忘教诲”
是我耕耘后的满树繁花

丹心华教与君同

缘来缘去总匆匆
新院雪泥印爪鸿
矻矻云窗忘日月
悠悠流水寄秋冬
关山难挡鹏程志
羌笛无遗雅采风
十载弦歌终不辍
丹心华教与君同

(注：感谢新纪元学院院长、主任及执行员同道的真诚协助，让我顺利履行教育系代主任的工作和任务。)

史英短诗四首

一、无据的牵挂

早在五十年代初
扎根的意识
那嫩芽
已在新马的文苑成长

在热带风雨的孕育下
狮城及北端半岛
文艺之树终浓绿成荫
开出各自的奇葩——

均展现绰然风姿
胡姬大红花
与温带梅花截然相异
又何须牵挂有无移植的效应

二、乏荫的翠色

昔浓绿夹道形成天然的走廊
今翠色变瘦
枝桠迭魂断电锯下所使然
一排排挺拔树干
并列骄阳下
于高空
虽能略展姿
总遮不出有荫一条路

三、问

那只不过是一只蜂鸟
绕花而飞为吸蜜
从不曾
瓣上划伤痕
足带香粉四处播下种
反常见
为什么呵为什么
枪口老倒转
一再向圈内射击
酿芳外围不远处有鸦乱窜
却不敢开火
莫不是
沾花的空间
弱勢者不得拥有？

四、神鸟

从神州大地飞起的鹏
生发出动地威力
妄图困住展翅的自由
那笼般天网
被振破

碧空 原是任鸟盘旋的空间
纵使山再高
也拦不了翱翔的走向
一如雾再浓
锁不住风的流窜



❖ 王一桃 (香港)

中国，终于向云端踏出第一步

上篇

作茧自缚……

终于

向浩瀚云海，
踏出
第一步——

就这样，

一年，又一年，
虚度了
二亿个寒暑……

感谢

“新时期”，给中国
思想解放，
令人幡然顿悟——

眼前，

一片白茫茫，
深况似水，
如云飘忽……

然而，

炎黄子孙，
不能永做
神话的民族！

不尊重科学、

不尊重知识，
焉能与时俱进
走出深谷？

人，身无

金翅，如何
在云空
仰伏？

尽管

神话中，
可向月奔、
可将日逐……

感谢

“三十年”，给中国
开放东风，
将神州吹拂——

体无

银鳍，如何
在银河
驾雾？

须知人类

已入科学世纪，
难道我们
还要当书蠹？！

令人一路

马蹄嗒嗒，
一路
关山无阻……

难怪古人

会因
“难以上青天”，
而一生踌躇；

感谢

“五四”，给中国
带来了
科学、民主——

的确，“路，

是人走出来的”，
听时代召唤，
和历史叮嘱——

甚至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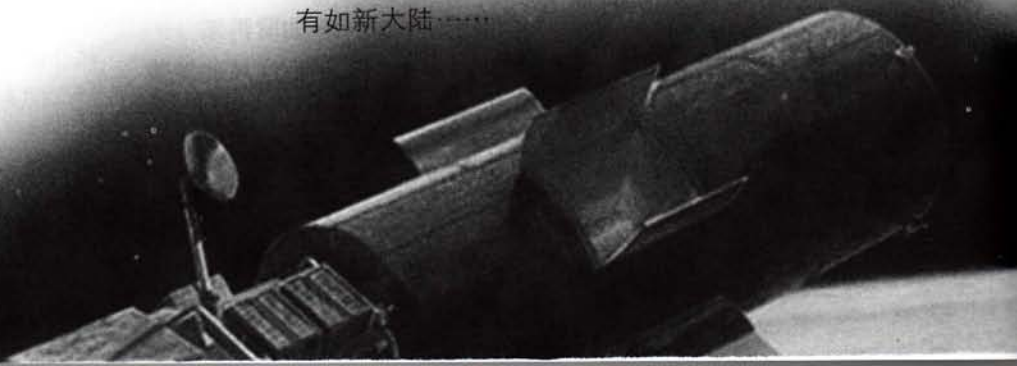
束手无策，
宁可

令人

遥望
必然王国，
有如新大陆……

中国，几千年，

就反复酝酿
这一步：
从舱内跨出！



下篇

这一步，
是艰巨的：
无前辙可循，
成败难卜——

一句“世上
无难事，只要
肯登攀”，就
义无反顾！

难怪屈原，
会舒了一口气：
路，不再修远，
天，也正向曙
……

这一步，
是坚实的：
自力更生，
举世共睹——

一袭航天服，

俨然变巨人，
就在太空踏出
一条中国路！

难怪李白，
不再叹“行路难”，
而反复吟咏
这航天新赋
……

这一步，
是可喜的：
美梦成真，
前程共赴——

和平、进步，
令中国，在世界
民族之林，更
挺拔直竖！

难怪鲁迅，
会不停走笔：
将民族魂
里程碑高矗
……

这一步，
是重大的：
筚路蓝缕，
天翻地覆——

团结、发展，
大展中国
对地球村
伟大抱负！

难怪艾青，
会破涕为笑：
将对土地之爱，
洒向最高处
……

是的，这一步，
宣告五千年
神话时代
已经结束——

这怎能不
令十三亿人
奔走相告，

欢欣鼓舞？

必然王国
殿堂大门，
正等持钥者
应邀而入……

是的，这一步，
拉开新中国
航天时代
庄严帷幕——

这怎能不
令全世界
涌到地平线，
仰首共祝？

看啊，万里星空
正虚位以待：
一颗世纪巨星，
璀璨夺目！

诗二首

◆刘思（新加坡）

其一 咏日

欣逢盛世，喜观奥赛，金光闪闪，捉笔抒怀。

金轮何处来
飞过天无迹
直往喷光辉
寰球望尽赤

其二

中国航天员首次漫游太空

今朝真出群
日月作双轮
禹甸风光好
高歌震乾坤

2008年9月29日 91 叟



2008年8月23日

秋山短诗三首

1. 光碟

你放什么碟
它就播什么戏

你看什么戏
就学什么样

如一面镜子

你的一举一动
欺骗别人

其实
就是欺骗了你自己

2. 白蚁

偷蚀柱子
偷蚀梁木
偷蚀天花板
偷蚀了老师无辜的生命

躲在墙角
还不断偷蚀
华文课本
食堂

甚至
华人的
根

3. 裂痕

哪一间屋子没有裂痕？
就算外表美观
内部也有地质下沉
带来的后遗症

哪一片土地没有龟裂？
就算外表青葱
干枯带来的威胁
一样令人担忧

最重要
裂痕不要扩大
影响人命和
安危

修补吧！
还来得及修补的时候

芦中校友会卅二年庆 (古风)

◆春山

芦骨屹堡垒
中华薪火传
校园相砥砺
友谊悠山川
会集描宏愿
卅二展新篇
年华倍珍惜
庆歌悦母颜

二〇〇七年十二月廿三日



点将录：田舟

一、田舟简介

原名田天华，另署小船、风扬沙、田夫、田玮。祖籍广东梅县，教育工作者，曾担任华校教师会主席十一年。中学时代即开始写作，曾写过小说、散文和杂文，但未结集出版，作品散见于南洋商报《青年园地》、《新年代》、及近年的《读者文艺》、星洲日报《文艺春秋》。六十年末偏向新诗的创作。曾荣获甲州圣约翰姑务联队主办一九八三年第五届全国青年文艺创作比赛公开诗歌组首奖——《母亲的旧针车》。



田舟 1998 年出席中国在海南海口举办的国际华文诗人会议，并于“诗人园”植树纪念。

居》。

二、已出版的著作

1. 《问山》（1987）荣获大马福联会及雪兰莪福建会馆文学出版基金。
2. 《盾》（1992）由大马作协资助出版，列入 90 年代马华文学丛书。
3. 《田舟短诗选》（2003）此书中英对照，列为中外现代诗名家集萃。
4. 《十月的彩灯》（2004）获大马福联会文学出版基金。

其中一些诗作被选为国中华文教材，也被纳入 1996、1997、1998 及 2001 年的《中国诗歌选》及 1991—1995《世界华文新诗总鉴》。中国文联出版社于 2003 年 10 月出版的《世界华人诗存》，收录田舟的一首诗作《过深圳》。此集乃收录自中国五四运动以还，及港台、海外诗人具代表性的作品。人民日报出版社于 2004 年出版的《中国新诗英华》中收录田舟的《访鲁迅故

三、作品评论

1. 中国西安著名文评家王式俭：

田舟善于从别人不经意的事物中巧妙地挖掘新意，惯于用暗示和象征手法。在马华诗坛和世界华人诗坛产生重要影响。

2. 中国文评家蔡震：

田舟的诗非常平民化，世俗化。但诗源于诗人对人生充满爱的关注，积极进取的生活态度和具有强烈道义感的社会责任心。不论抒情的还是叙事的，大都带有哲理的色彩。叙事诗显得过于直白，过于写实；抒情诗较含蓄及语言精简，意境更佳。

3. 马来西亚著名诗人吴岸：

田舟出身贫苦家庭，是个忠厚谦逊的教育工作者，读他的诗，你会感觉到他对社会



田舟（右）与诗人
吴岸摄于中国海南
三亚国际华文诗人
会议（1998）



与人类的关心和热爱。然而他绝不是那种自诩为“时代的歌手”的人，他谦虚、自知，却充满自信，所以在他笔下的艺术形象，多为平凡不过的人物或事物。然而惟平凡，才更显出他的笃实与真诚，他的思想的深刻和艺术手法的纯熟。

4.一位出色的文艺副刊编辑及杂文作家甄供：

田舟的诗的第一个印象是他的作品富于生活气息。谈到诗歌创作方法，田舟是继承坚持马华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的。诗人的“我”，有你我他的影子，总是和社会、人生血肉相连。他是一位处于发展状态中的诗人，他的诗艺有成功的一面，也有不足和欠缺之处。

5.大马诗人杰伦：

我觉得田舟对诗已臻热恋及崇拜的地步，因此他在落笔写诗时，更是全力以赴，从来不敢随便或轻意为之。我们可以那么说：田舟忠于生活也忠于诗的艺术。

田舟（左一）1997年出席台湾
葡萄园诗刊主办的“华文诗歌学
术研讨会”。

四、田舟受邀出席的国际华文文学研讨会会有：

- ①1988 亚洲华文作家会议；
- ②1996 年亚细安华文文学营；
- ③1997 年由台湾《葡萄园》诗刊主办“面向廿一世纪中国诗歌学术研讨会”；
- ④1998 年国际华文笔会；
- ⑤2000 年马华作家作品研究会（由北京社会科学院主办）。

田舟近作（三首）

一、爸爸 爸爸请让我再飞一程 ——梦

我正翻飞在细雨纷纷的清晨
当头一阵强风刮得我一阵昏眩
我摇晃的坠落在街边的一潭水中
我看见一个矮胖的身影向我走来





田舟部分著作书影。

是父亲他正在捡拾掉落的燕子
把它们放飞

他把我轻轻的托起拨去我头上的水珠
再提起我的双翼往空中一抛
我用力扑打双翼往上攀飞
终于从双翅间看见斜塔就在我头上不远

处

我看见父亲脸上露出满意的微笑
我吱哩吱哩的向他喊
爸爸爸爸请让我再飞一程

2.
不甘于岁月
那服服贴贴的
梳理

铮铮如弦
弹起了另一阙
生命的乐章

三、鼓声 ——悼念陈徽崇

打从那天起
鼓声在你心中雷动
为了留住鼓声
你塑造了廿四节令鼓
从此
鼓声不息地
在我们心中雷响
在天地间雷响
你 走了
留 下了
振奋我们的鼓声

附注：笔者中风一年多的疗养期间，常做梦，这是其中之一，藉此追念离我远去多年的先父。

(于 21.2.08)

二、白发二题

1.
淘尽了一生的乌黑
终于明白珍贵的洁白
得来不易

(于中秋 14.9.08 夜)

繁华落尽见真淳

——读伍良之先生的《野鹤云飞》



在世界华文文学创作领域，伍良之先生是一位佳作丰厚的作家。伍先生原名梁冠中，1942年生，祖籍中国广东梅县。1999年开始创办《燭火》文学季刊，成为繁荣华文文学的重要阵地。伍先生主要著作有《路过文冬岭》、《都门小集》、《冷眼集》、《冷眼集续篇》、《串铃篇》、《长路花雨》、《飞跃的羚羊》、《高冠长剑集》、《飞鸿散笺》、《马华新文学发展简史（年表）》、《苍浪客文集》、《一马当先》、《终南捷径》、《听雨舟中》、《椰涛水声》、《北方作品赏析》等。2005年伍良之先生在散文创作领域又喜获丰收，由新加坡青年书局出版了散文集《野鹤云飞》。这本散文集记载了作者游历旅行与生活琐忆的真情实感，记录了他生活中深刻细腻的感受。伍良之先生的散文题材广泛、构思精巧、意境优美，追求纯正高尚的自然心灵之表现，有种洗尽铅华的自然之美。

东汉思想家王充在他的《论衡·自纪》中说：“论贵是而不务华，事尚然而不高合”。王充强调议论问题，贵在内容正确，而不应追求词藻的华美；记述事情，重在符合实际，不应注重和别人一致；提倡真实反对虚妄，真善美相结合的文艺观。周颐在《蕙风词话》中说“真字是词骨。情真、景真所作必佳”。《野鹤云飞》正是追求情真、景真的佳作，为读者展现了许多令人神往的优美意境。有尼加拉瀑布的美景，“晚上我在美国这边看尼加拉瀑布，站在看台上，只

见瀑布的流水都变成红彤彤的颜色，水汽就变成红霞在飘荡，如幻如真，刹那间，它又变成橙色，一匹两匹的橙色珠帘悬挂窗前，新嫁娘隐在卷帘后，不知道她在做什么。晚上的尼加拉瀑布五光十色，有红色瀑布、紫色云雾，蓝色瀑布、蓝色布幕。”（《尼加拉瀑布》）。有阿里山中高水翠岭、清流飞瀑和婆娑漫舞的绿竹；有回旋曲折黛绿的柯罗拉多河的绝境胜景。这许许多多的人间美景无不让人心驰神往。《野鹤云飞》给人最突出的印象是伍良之先生善于创造一个深邃幽远的情感天地，着力于生活诗意的寻求和开掘，表现出诗一般的意境，在平淡中寓奇巧，在细微处见精神。在《走进圣彼德教堂》里追忆梵蒂冈的圣波德教堂，那份庄严震撼之感油然而生；在《妈妈出生地去来》里怀着伤感的心情故里访亲，“尘满面，鬓如霜，叹人生，最难欢聚易离别。”看到故里今日丰衣足食亦变得宽慰；在《围龙屋的缅想》里看到妈妈炉灶“天长地久，人生却无常，睹物思人，我有诸多感慨！”父母一代历经的人世沧桑仿佛历历在目。

散文是抒写个体生命体验的主观性文体，这种体验既是对生活的感性体验，也是对生命状态的理性思考，体现着作家独特的人格魅力。散文要表达作家深入的思考，更是作家思想的记录。在山水风光、民俗风情的记录中，蕴含着作家对生活的体悟，从而具有深邃的意味，是对社会人生的有感而发。伍良之先生足迹踏遍世界各地，写尽名

山胜水、风土人情、历史文化，从美国的拉斯维加斯、洛山玑、芝加哥、边城蒂哇娜到中国的长江三峡、重庆，从梵蒂冈的圣彼德教堂到越南的湄公河等，阅历无数风光，他用清新淡雅的行文风格，执著地表达对生活与生命的感悟。“我从米斯根的加拉玛苏飞到芝加哥，再从芝加哥飞到洛山玑，从飞机上看下来，我知道我飞越过一望无际的平原，也跨过河川湖泊、山丘野岭，有绿色的平原，有蓝色的湖泊，也有青山绿野……”（《不夜天拉斯维加斯》）伍先生以一个行者的姿态关注脚下的山川与大地，思考着人生与历史。

一位真正的散文家，既要关注个体生命世界的丰富性，还要关注人类的命运与生活，在散文创作中要体现作家的人格和心灵高层次的精神追求，并关注人的作用和价值。以人为本体现人文关怀的散文才具有永恒的生命力。伍良之先生的散文具有高度的人文精神，他用博大的胸怀包容人世间的万物万事，体现作家对人类社会及自我内心的沉思与感悟，刷新读者对散文的阅读经验。写美国唐人街时，介绍了唐人街往日挤、乱、脏的形象和今日繁华的景象，透过唐人街时移境迁的变化，书写了海外华人羁旅异乡的辛酸史和奋斗史，更透着对华人实现理想的自豪感。在《马尼拉湾的儿女》中写到“马尼拉湾这样一个水域，给菲律宾带来了世界的讯息，给菲律宾带来了生机，也陶冶了菲律宾人奋斗、求生、不屈于人的性格。”不论在哪一国度，在哪一处风景，伍先生总能感受到人的精神力量的伟大。人文关怀源自于作为学者的责任感，他用学者的博大胸怀审视社会文化的丰富内涵，其散文凝聚着学者气质与文化人格。散文的主旨便在人类终极关怀的烛照中，得到了令人感动的升华。

《野鹤云飞》为读者展示域外风情，同时也用一种学者的眼光来审视风情中所具有

的文化价值。伍先生的散文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底蕴。语言质朴凝炼、清新自然，没有浮夸虚饰。“从白帝城走下来，望着滔滔的长江水，我有所领悟，今天我作长江三峡游，今天我站在长江边，但长江日夜流，流走了岁月，也流走了走过长江的人；但像屈原、李白、杜甫、白居易……他们的名，他们的诗，像长江的水永远会流传。”（《我走过长江三峡》）对历史的感思，有感于人之于自然的渺小，有贡献的人才能在历史之流中长存。伍先生善于发掘山水的灵性提升风物的人文品味。在古罗马的颓垣断壁里看到诗人维吉尔、但丁，看到文艺复兴时的艺术家；在群峰竞秀的崂山找回了淡去的记忆，看到了蒲松龄写《聊斋志异》的情景。伍先生的散文体现出渊博的学识，既有对西方文化熟谙，更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

伍良之先生的散文用真诚的情怀感悟自然、人生，引伸出思想的火花，从而实现对人生与现世的知性关照。这本《野鹤云飞》散文集散发淡雅清新的朴素美，同时又包含有现代意识，在朴素之中充满了灵动，具有鲜明的个人写作风格。伍良之先生的散文思想深远，体现着和谐静穆的审美追求，没有矫揉造作的煽情，既具有感性色彩也具有理性、知性色彩，将知性与感性完美结合，营造了独特的审美世界。伍先生博览群书，将古今中外历史文化纳入胸中，正因如此，他的散文才更具人文价值，孜孜不倦地向我们传递的，是一种难得的积极乐观豁达的精神。正如书名“野鹤云飞”，貌似闲云野鹤般游走于浮华世界，心中却是静坐庭前看花开花落、望空中云卷云舒的洒脱与智慧，为他的文学世界营造出洗去铅华的至淳至真之境。

〔张淑云，中国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研究生教育秘书、文学硕士。〕



芙中董事长苏林邦律师
颁赠纪念品予对对联
比赛评审萧玉池老
师。左为李宽荣校长。

芙蓉中华中学举办现场对对联赛

2008年2月19日，芙蓉中华中学举办“金鼠迎新庆元宵”晚会，特设一项现场对对联比赛。赛会旨在“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添新春佳节气息”。参赛者在表格上填写上联，然后对下联。联句尽可能符合平仄格式。主办当局邀请刘钦洲（春山）老师出题及担任评审，亦邀得萧玉池老师联审。赛后立刻评定成绩。兹刊出得奖作品如下：

一、教职员组

特优奖：戴宇靖
新春立志描宏景
始岁决心创锦程

优秀奖：邢诒旺
新春立志描宏景
喜庆开怀展远图

佳作奖：林锦安
新春立志描宏景
旧岁焕彩呈吉祥

佳作奖：梁艳芬
新春立志描宏景
岁冬展愿绘鹏程

二、高中组

特优奖：龙欣谊（高一德）
竹石潺潺流水
杏林处处飘香

优秀奖：林育鸿（高三忠）
竹石潺潺流水
梅花朵朵迎春

优秀奖：钟依婷（高二德）
竹石潺潺流水
白云朵朵遮阳

佳作奖：叶韵璇（高一德）

竹石潺潺流水
山林阵阵鸟鸣

佳作奖：杨雪琪（高三德）

竹石潺潺流水
轻云悠悠随风

佳作奖：欧阳伟健（高二群）

竹石潺潺流水
林间徐徐春风



芙中董事长苏林邦律师
颁赠纪念品予对对联
比赛评审刘钦洲（春山）
老师。左为李宽荣校长。

三、初中组

特优奖：陈珏伊（初二宏）

绿冈春燕早

蓝海夏鸥归

优秀奖：林彦珊（初一启）

绿冈春燕早

红花朝蝉鸣

优秀奖：林荣章（初三智）

绿冈春燕早

河水秋鱼游

佳作奖：卢或彰（初二体）

绿冈春燕早

花丛蝴蝶飞

佳作奖：何安盛（初一德）

绿冈春燕早

白山冬鹰迟

佳作奖：陈大鸿（初二宏）

绿冈春燕早

荚中高潮时

荚中戊子年对对联比赛

评审萧玉池老师对下联

绿冈春燕早

垂柳嫩枝新

竹石潺潺流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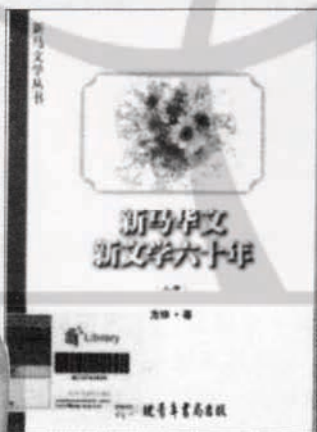
篱园闪闪飞萤

新春立志描宏景

良夜抒怀奏古情

（春山出题联已登在本刊第26期，从略。）

《新马华文新文学六十年》 （上下册）



《新马华文新文学六十年》是著名新马文史学家方修先生研究新马华文文学的重要成果。内容充实，资料丰富，概括了1919至1976年约六十年的新马华文新文学发展的历程。

特别着重于时代精神，文学运动及作者作品的论述。

本书是汇合作者先前出版的《马华新文学简史》与《战后马华文学史初稿》两书，并补充有关沦陷期及六七十年代的新马华文新文学情况的论述而成。

本书既是一般读者了解新马华文文学史的优良读物，也是大专生研习新马华文新文学史不可不备的参考书。



雨天杂想录

我一睁开眼，身周的黑就靠拢过来了。一大坨。重重的。好像是影子挣脱了束缚，走到跟前来准备对我诉说些什么似的。

我往里床翻身，面向墙壁。

屋里更暗了，我看不见雨，但我知道雨在落，漫天地落。落在满是尘土的车子上，落在房顶上和院子里，落在远远近近的路上。不必上班的日子，我似乎对这雨的落下漠不关心，却又好像一直在倾听着淅沥的声音。我还记得我在许久以前的一个雨天，拥抱一床枕被，想着一些人和事，想得悠远入神。我刚刚戴上第二顶四方帽，其实应该更开心一些的。门把微动，侄女开门进屋，走到床边爬了上来。她盘起腿，歪着头问，天，为什么落水？我告诉她关于蒸气、乌云和雨水的故事。我不确定这颗仅仅跃动两年的脑袋，是否明白雨水循环的故事。看着笑颜上闪动的目光，我更想告诉她的是：那漫天漫地的水是冻僵的身心，回到阳光底下暴晒几天后，溶化而成的。

从冰箱取出，受冻再溶解的东西，不复新鲜。这是生活常识。

应该理智地躲开种种造成“不新鲜”的状况，然而，我一直无法躲开寒冷。每当冬天到来，我总穿得厚厚的，大衣、围巾、手套一应俱全，寒风还是吹进来了。它比我更清楚，我防寒系统的缺失。奇怪的是，当我在风里蹦跳跺脚，在口袋搓着僵冷得像冰棒的手指时，我不曾想过离开寒风走到屋里去取暖。经历一段岁月，我渐渐明白，人在生活里无法总是照管好自己。我努力想保持温暖，但是体内的某个角落却始终在寒风中微微颤抖着。那是无法用衣物遮蔽取暖的部分。我还记得生命中经历过的第一个冬天，那年冬天我十九岁，第一次离开叫家的房子，也第一次躺上冰冷的手术台。无论我蜷缩在绵被底下，还是站在长长的走廊里，风呼呼地狂笑着，吓得窗框格格发抖。一走出屋子，寒风就四面八方涌来，

把你心底的那点温暖刮走。那年冬季也许并没有比其他冬季更冷，只是手术后挺不直的腰老像是对着寒风鞠躬似的，教我抬不起头来。从冬风回到烈日底下的家，母亲一见我就复述堂姐在加护病房里听到的话。那话，我完全没有印象。她说：“你醒来找过我，记得吗？”我昂起下巴，不吭声，但是我听到脑内响起一阵轰隆，暴雨就降临了。

有人认为，生活本身就像是循环不息的春夏秋冬。每一个人度冬的时候都渴望唤回春天，孰不知寒冬结束坚冰溶解时节却是极冷的。我是个怕冷的人，但是我更害怕“溶化”。十四岁那年的某天下午，我心惊胆战地聆听一个人逐渐“溶化”掉。我以极大的力气用枕头捂住耳朵，却抵挡不住一声声用生命喊出来的疼痛与绝望步步逼来。那人的亲属后来告诉我，他的内脏全化成了血水。那不是我体验过的一种疼，光是听这些呻吟声就使人坐立不安，像一根根针射到耳膜上又狠命往脑里钻——这些呻吟声一直在往后阴冷的日子里响起，还有与呻吟声同时响起的一连串问题：那是怎么样的一种疼痛呢？医生为什么不给他注射吗啡呢？他还能思考么，心情怎么样？在内脏化成血水时，他的心境是不是也和溶雪一样，比漫天雪封时还冰还冷？

我一直以为溶化总与寒冷相关，其实不然，极热也能使人“溶化”。与火山爆发相关的影片里有一幕戏，一个人为了救人而自己走到岩浆里。在黄红色的光热中间，那人一点一点地矮下去，最后融化在岩浆里。影片里的人临终时呻吟的声音不大，可是我脑里的呻吟声却响彻云霄，那个死了许久的人仿佛又在“溶化”着。影片纯属虚构，但是我无法阻止自己去推敲，那个溶化在岩浆里的人的心底是冷嗖嗖还是热烘烘的。

由于害怕“溶化”，有些人有些事有些心情就这样一直被搁置在寒冬里，一年、两年、三年……尔后是整个人生。这中间或许会偶然地发现，

这些人这些事这些心情像琥珀里的昆虫一样，被完整地冰封着。这是生命中间再也不能暖和过来的部份，倘若解冻，那寒透骨髓的暴烈的水必将会酿成灾祸。

酷热与严寒无法让人舒适，暖暖的温度最好。

维持特定的温度需要方法，聪明的科学家们就为了阻止地球升温一两度而耗尽心思。我对此思考过，也做过一些询问的工作。我的父亲是个严苛的人，他说冷天喝冰水，才不会感觉寒冷。于是我在寒风里吃冰淇淋。虽然没有特别的暖和，但是我好笑地发现，我才需要与溶化比拼速度，冰淇淋一直都是硬邦邦的。也有人教导我，喝酒可以暖身。可是喝酒就犹如在脑袋里放置一窝蜜蜂，我根本无法阻止嗡嗡嗡嗡的声音在脑门乱响，更没办法扑灭浑身烧起烈火般的红。我还是比较喜欢温咖啡，没有热咖啡的烫舌与浓香，微苦不甜，举杯就口时还会有些许窝心的感觉，像老朋友见面那种静静的微笑，一点关怀，一点思念，却又可以随时远远地走开。

捧着一杯浓香氤氲焦苦醇甘的咖啡，我觉得困在人潮里的那些郁热潮冷的记忆都抛开了。那是一种平和温婉，恰恰是老师给人的感觉。我的老师擅长于沉默，可是她那闪闪发亮的眼睛更能洞观一切。我给老师寄去一篇情味不浓的文章，回信却很快捎来了。信里，老师告诉我：“激越难抑多读书，愤怒不平多写字。”走在雨里，踩着烂泥，一滑一跌地在漫漫长路上前进，这话仿佛是路边小屋里的火炉，让我烤干肮脏湿漉的外衣，又可以重新上路了。

老师予我的情谊不是喷溅火花的热情。难得见面，我们常常觉得没有什么好说，吃饭、喝茶、看看字画，仿佛是天天相见的闲聚而不是横越大洋的久别重逢。可是，她的情感世界也不是飘漾着霜花的冰冷。八年多刻骨铭心的思念，她在信里却只淡漠地诉说曾在灵堂前摆放的花终于展示耀人的姿容，冷静地分析花的色系在印象与现实之间的差异。信里从扭伤谈到丧礼追思，从旅行说到学术研究，老师说：“你看看，其实我是很警觉地避免陷入困境而努力向外拓展人际关系的。”这句话老使我想起，她在长期的脚部物理复健后，硬着头皮登上黄山的事。她的执拗与努力，让所有遇见她的年轻人背地里都惊讶地说：“这

个老人！”我和老师相视会心地微笑着。当然，我没能看见那盆开花的植物。但是我知道有许多花不耀眼，也不甚芳香，自开自谢，无法引人注目，却实实在在地张开花瓣，笑了。因此，老师给我写的每一封信，我都异常郑重地收藏起来。这是我倾心的一种温度。我的亲友和学生们都认为我是个很冷漠的人，不是的，我只想让更多人处在我所倾心的温度底下。

吉隆坡的天气似乎只有晴天和雨天的差别。晨间的暴雨下成了细雨，午后雨脚又渐渐浓密起来。淅淅沥沥，无止无休。在我为自己冲泡一天里的第三杯咖啡时，母亲告诉我关于一位老邻居的死讯。中风以后无法言语无法行动的邻居见了母亲，先呵呵地笑，后来又默默地流泪。为了展现镇静的表情，老邻居的脸扭曲成一种奇怪的形状。母亲述说老邻居的前事与后事，我只是不时从喉头发出“嗯”的回应。最后母亲淡淡地说：“他的表情真让人印象深刻。”此后的好一阵子，我们再没说这事，只顾静静地啜手中的咖啡想自己的事。

镇静。哀伤。平和。快乐。漠然。愤怒。这些矛盾会把人的脸扭曲成怎么样的形状呢？

我经常在石头雕象中感觉到活人的柔软与温暖，却在活生生的人脸上感觉到石头的硬度与温度。我曾悄声询问：何以昂首轻笑、垂首沉思、衣袂飘逸的石像们都能让我想像联翩？何以一只毛茸茸的黑猩猩那闪烁的目光，轻蔑的笑颜经常令我恍神自嘲？可是没人能给我回答。生活阅历，一直悄悄地镌刻着人的容貌。在谁也没有注意的时候，一个侧面，一个回头，一抹眼神，静静定格在石像形成的瞬间。我们活在巨大而幽深的鸿沟中间，每一次“见面”成了一个走钢线的起步。在钢线上的相会，经常使我感受到阵阵透心的寒冷。

雨仍在下着，天彻底地黑了。我熄灯，在床上躺下。耳边是似实似虚的雨声，黑暗又围拢过来了。我无声地笑着。生活的场景以我所不理解的方式接合，其间所出现的人所发生的事实在难以分辨真假，一切都还原为零，只有记忆像影子般残存下来。当眼睑越来越沉重时，我模糊地想着明天的天气。倘若明天既不是雨天也不是晴天，既不潮湿也不干燥，可好。

忆母亲

循人中学师生作品集 (中)

某一天火热的下午，汗流浹背，走路时衣物粘贴在身上，让人感到异常别扭。于是与友人偷闲来到公园。此时虽已是炎炎盛日，但在树木的荫护之下，身上多少感到了一丝凉意。公园里人数不多，只偶见几位老人家悠闲分布在四周，甩手弄拳，低语交谈。在身心俱疲之际目睹这番情景，心头一宽，也许已被他们的气息所感染，时间顿时不再是一种迫人的感觉。

也许，这只是自己的主观臆测，你在他们身上感到了些许安宁，可能只反映出自己的期待，他们只是你心里期待的折射而已。

此处是母亲生前常来的地方。当时看见母亲能来到这里，拄着雨伞支撑身子，心里常感到宽慰。母亲所用雨伞的弹簧已颇有问题，不能开关自如，但她还是经常使用它，并在伞尾处加上一个塑料套子，以便支起身体时能够更稳当一些。母亲坚持不用拐杖，一来听说可以省钱，但更重要的是，使用拐杖显得老态。身患癌症的母亲，还经常带给我们不少安慰，虽然这种暂时的安慰显然具有自欺的成分。

每次空闲，我都会尽量载母亲到公园学习气功和散步。载送母亲虽是举手之劳，但偶尔也感到一些压力。母亲总起得很早，每当我睡眠惺忪、还在挣扎着的时候，她已煮好水，甚至帮我泡好茶等我。她从不因为我耽误了时间而唠叨，看着我疲软无力的样子，偶尔也只会对妻说：“你看这些男人，就是这样懒惰。”说着，眼里发笑望着我，继续坐在椅子悠闲自如。

载母亲来到公园，呼吸着满是青草的空气，让人不禁精神一振，忘了因早起的疲劳。看见母亲一丝不苟地学习着气功的每一个套路，心里不禁对这种“治疗”方法产生疑问。我有时甚至对之存有轻蔑之感，但往往在这时，她就会满怀信心，说某某已经病得奄奄一息，情况比她更为严重，但只要还能走动练习，往往就能好转。

在母亲的感染之下，公园里虽偶尔人声嘈杂，但清晨的微风袭人衣襟，让人感到比窝在家里舒适，从不会有烦躁之意。

母亲若不能到公园去，可能就是来到了公园对面的医院接受治疗。健康休闲与生死交替居然只隔了一条马路，也许这就是人生一个最真实的写照。母亲经常进出医院，跟里面一些工作人员也已相熟，据知里面的年轻人对病人还是很好的，虽然他们手法生疏了一点，让母亲常须刺针吊水的手青筋暴现、伤痕累累。我很少感到母亲有什么大痛苦；有时躺在医院几天，经过诊治之后，回家就像没事情似的，见到邻居，她就告诉他们曾进院“修理”过，往往也让人吃了一惊。“莲姐，几日不见你了？”“是啊！我又‘进厂’了。”“你没事吧？”“都是一些老毛病，总是这样的了。”

母亲的乐观总给她带来回报。记得有一次打长途电话问她的病情时，听到病情有所好转，心情也比较轻松，但聊到一半，她却很实在地告诉我：“阿秋，我这种病是好不了了，好转也只是延长生命罢了。”这句话不禁让我们错愕，但现在回想起来，能看清楚事实，接受生命的局限，岂不是一种更深刻的乐观？在她病情最严重的时候，甚至不能随意下床，此时她形销骨立、面颊深陷，说话有气无力。但她并没有因此而沮丧，眼看我与外甥玩着电脑，还常发出会心一笑；她的笑容，总带着生存下去的欲望。她常说她不怕死，她只是怕痛，但她对疼痛的忍耐能力是极强的，吊水、扎针、化疗、抽骨髓，她都一一忍了下去，若有一种痛真的能让她感到难以忍受，甚或是大声呻吟，这也许已到了人类的局限。本持着坚持不懈的精神，她最后还是熬了过去，让人感到欣慰。其实，病情有所好转之后，她何尝不知道自己的大限？她常说，能多活这几年，就已经是赚回来了。我们感到欣慰只是一种苟且的麻醉，对于自身的生命，她比我们都更了解。

在她临走前的两个礼拜，她还像往常一样生活，记得那时，我们一家人还到了一家火锅店吃饭，兴致盎然。没想到才过几天，她却因为呼吸不畅而进了医院。对此，我们，也许只是我，并没有特别重视这件事。母亲进出医院的次数实在

太多了，多得让人麻木，总是安慰了“乐观”的人们。

在母亲要进院的当儿，她还是亲力亲为将晾晒的衣服收下。她这种行为引来父亲的责骂，但她却仍然坚持完成它，夹杂着粗重的喘息声。我当时心里想，你就不可以回来再做这些事情吗？虽然没你在家，家里总会显得紊乱。

谁知她收衣服的举动，居然成了与居住数十年的家的告别之礼。她进院之后，我也只是像往常般回到巴生工作，心想这一个礼拜里有父亲照顾，应该没什么大碍。但到了周末，回到吉隆坡，她还是带着氧气筒。看着她躺在病床上仍然呼吸困难地挣扎着，我第一句话居然是：“阿妈，你已经在医院一个礼拜了，你知道吗？”我还只是指望她快点出院。但是，渐渐地，我们发现，这种愿望只是一种奢望。

母亲开始神志模糊，必须我们家人全日照顾。我和妻守在病床旁边，整晚与睡意交战，在母亲没再大声叫喊的空档中，身体磕磕碰碰地找寻片刻的睡眠。我们从来没看过母亲如此失态，连续几天大声呼喊，喊得声嘶力竭，让四周的病人骂声不断。护士帮忙换药的时候，还煞有其事要我们求神问卦，以便解决身上的“祟物”。一个医疗人员居然不去追问病因，却问鬼神，多少让人感到无奈。

偶尔，当天色灰蒙驾着摩托车回家休息时，四周出奇的宁静，淡黄的路灯映照在马路上，只偶见几个值班的黑影在晃动，朦胧而迷离。吹着阵阵凉风，拖着疲累的身体暂且得以舒缓，伴随着一种近乎是麻木的焦虑进入梦乡。第二天起来准备再去看望母亲时，已是日上三竿，醒后脑袋更为沉重，仿佛昨日所遇只是一场恶梦，出来后还可以听见母亲的声音，进而缠着她絮叨不已，甚至是作一些无聊的争辩。

后来经过医生的诊断，她是患上了脑膜炎。她由于白血病而导致抵抗力急速下降，大脑大部分已被细菌所侵袭，使得她常常没法判断事物的真伪。记得有一天凌晨，她突然要妻赶快处理灶头上的鸡，不然鸡肉就要烧焦了，突然又要妻炒菜，以便招待来客。有时，她确实是清醒的，当我们劝她不要再叫喊以致严重影响身体时，她真的会静下来，进而告诉我们，她感到撕心裂肺的剧痛，自然就会以叫喊来发泄。说着说着，只见

她眼含泪珠，还对我说：“阿祿，阿妈这次不行了！”遇到母亲这种前所未有的软弱，我也只有守在她身旁盲目地宽慰，告诉她，比起之前，情况已经好多了，因为你的意识开始比较清醒，很快就能像先前这样，到菜市买菜，与人闲话家常。

但是，世事总不会按照人们的意愿去发展，任何人也无法逃过死亡的召唤。当我看见母亲瘦小的遗体安详地躺在灵柩里，几天来思潮起伏，常想起她在我童年时，每逢过年过节，带我到她兄弟姐妹家的情景。在这个时候，我总是忘我地玩乐，身体变得异常轻快，与表哥表弟们在路上飞奔，弄得满身汗湿。母亲看到这种情况，就会叫我过去她身边，拿着一一条全棉手巾，抓住我帮我不断擦汗，使我的小脑袋前仰后合，事后还将手巾塞到背后。背后塞了一条毛巾的“超人”，又再向玩伴们飞奔而去，无忧且无愁。

此时在公园虽已感到一丝凉意，但由于到来时流汗太多，身体总感到很不舒适；如今往事已矣，再没有人会给你擦汗，但就算有人这样做，我也会感到很不自在。逝去的年光固然让人难以忘怀，但如果真让你再次感受，它们也很难复制出同样的感情。有人希望可以在未来与逝去的亲人相会于天堂，但若真如此，你看见的亲人究竟是什么时候的模样呢？与亲人再次相遇，乐以忘忧，也许只是人们的美好愿望而已。公园虽然曾印上母亲的足迹，一些老人家拿着雨伞、拄着拐杖的背影，让人似曾相识，甚至萌生乍遇亲人的惊喜之感，但无论如何，它也不过是镜中之花、水中之月，若抓住不放，也许只是为了安慰自己，表示对逝去的旧梦缅怀不已罢了。

“我们还是回去吧，我们负责的项目就要开始了。”此时抬头望天，炽热的阳光通过树叶的缝隙倾注而下，仍然让我们感到它的威力，想到还要顶着烈日走回到工作地点，脑袋开始下意识发热，一股原来存在的清凉之感突然消失殆尽，旧梦戛然而止。但也许在未来的深夜之中，阒然无声之时，早上从露台观望母亲拄着雨伞、提着几袋蔬菜从菜市慢步回家的情景，又再次进入我的视野里。每当回到家，母亲就会将蔬菜拿到露台去摘，佝偻着身子，佩戴一副老花眼镜，手忙个不停，偶尔还哼着埋藏在记忆深处里的曲子，曲声绵绵，悠扬有致。我还是不能不对此有所盼望。

◆ 卢翠莹（高2商2）

十字路口

停驻在十字路口中央，
 迷失了自己的方向。
 迎面而来的汽车，
 来不及请他载我一程，
 奔驰而过。
 当我想要寻求帮助，
 却发现身边空无一人。
 独自感叹自己的寂寞，
 选择却紧逼着我。
 仰望着杂乱的指示牌，
 却对终点感到陌生害怕。
 带着无助寂寞的心，
 抛着沉重的步伐，
 选择了陌生的终点。
 陌生的路人，
 来不及相识，
 却只留下沉重的足迹。
 你快乐吗？
 这是我习惯性问自己的问题，
 然而，我不快乐。
 你满足吗？
 这是我一直执着的问题，
 然而，我不满足。
 你活着吗？
 我不懂，
 每日重复又重复地做着相同的事。
 这是我想要的生活吗？
 我随着所谓的“时间表”，
 一步步找寻、摸索我想要的。
 结果却沦为生活的傀儡。
 我的灵魂早已出窍，
 留下的是空虚的躯壳。
 迷惘，
 迷失了方向，
 站在路中央，我无力的倒在地上，
 人生，究竟还有多少个十字路口？

◆ 关杰耀（高二理1）

熬一锅友情上汤

三月十五日阴

再过三天就要进入学校第一学期期中考。自从进入三月份，上课就变得乏味无趣。老师们上课时再也不分享笑话或小故事，每天只板着脸拼命把课本内容教完。下课时，没有高谈阔论的交谈声，也没有走出课室脚步声，有的只是一张张苦闷的脸和那重复又重复的背诵声。有时在课室也能听见同学们因背不进脑也发脾气或深深叹气的声音。放学后，校园也变得静悄悄的，篮球场偶尔有一两个人在那儿打“发泄”球。只有图书馆和宿舍在这段时间摇身一变，从之前的冷冷清清变得十分热闹。

今天，我和智祥选了一个做复习不错的地点，就是学校的绿蝶湖边。我们总觉得当脸向着湖面，坐在软绵绵的草地，即使读厚厚的书，也是人生一大享受。不久，一丝丝的倦意袭来，我便躺在绿绿草地上歇一歇。望着那蓝色与白色调拌涂上的天空，时间一久，思绪不再在书海旋转，而是在层层白云间漫游。

蔚蓝的天空令我想起我在隆福中学的第一天。那一天早晨的天空像中了魔法似的，从黑色转成了深紫色，一瞬间又从紫色变成淡蓝色。朵朵轻得像羽毛的白云，都排队向太阳请安。几只麻雀从茂密的树冠探出小头儿，望一望蓝蓝的天空，又兴奋地把头缩回。不久，只见一群小麻雀从树飞到地上，蹦蹦跳跳地啄虫儿吃。几只红蜻蜓停在湖上，照照自己那透明发光的翅膀。几尾不知名的小鱼也把小头探出水面，吸几口新鲜的空气。

我和智祥完全被这奇妙、充满生命力的校园吸引。我们一边观察看起来陌生，但实际亲切的校园，一边往课室走。结果，我们在上课前的两分钟才到达自己的班。我还记得那时坐在课室前的陈老师，一边看着自己的手表，一边看一看刚进入课室的我们，翻了个白眼，用涂改液在点名簿上涂一下，再用钢笔写两个“到”字。她还说不喜欢学生那么“准时”。我和智祥直在那儿偷笑。

我的思绪重新回到课室，心田莫名其妙地开了一朵向日葵。在这学校学习真的像在一个孤岛探险。虽然日子不好过，但旅途常充满惊喜与快乐。

三月十六日晴

老人家常说亲情与友情若能够被评价，那一定是之间的感情还不够深。今日，我却为我和智祥之间的这段感

情打了个分数。不知这是否证明我们的友情还不够深呢?

使我产生这种感想是因为今天生物课的游戏。陈老师说了为了减低我们的考试压力,便用一节课的时间跟我们玩个游戏叫“真心话,大冒险”。在此游戏中被挑中的我和同学分享了我与智祥发生的一件小事,也是一件令我内疚的事。

记得那一次,我们站在忠仁小学课堂外的走廊,望着校外大马路上来往的车辆。忽然有一声很长、很吵的车笛。我听后就开玩笑地说:

“叫你啊,智祥。还不应它!”

“为什么鸣笛是叫我?”此时有很多问号开始从智祥的头上长出来。

“你姓韩,英文拼音不就跟车笛一样吗?韩——智祥!你的妈妈给你名字叫智祥,可是看来你一点也不“智”,好糟糕的名字啊!”

“你说够了吗?不要侮辱我的姓氏。你的名字很好听吗?鸡蛋糕!”智祥一口气冲进课堂。

“你竟然骂我鸡蛋糕!我最讨厌别人说些骂人的话。好,我再也不跟你说一句话”。

我们就这样生气对方一个月。后来在班导师的协助下,我们才原谅了对方,直到现在关系保持得很好。

分享后,陈老师忽然问我,若她给我一百分来评评我们这段友情的价值,我会给多少分?我愣了一下,然后就说值七十分。其实在这么短的时间,我是无法思考并回答这么一道

“非凡”的题目。我会说七十分是因为我和智祥的感情本来就不差。若打得太低,坐在我身旁的智祥也肯定不好受。于是,我就选了一个中上的分数。

俗语常说:“友情不经风雨,不会坚牢”,所以我也觉得友情像一锅汤,需要时间小火慢慢地煮,才会煮成一锅好汤。而里面的材料就是每一次经历的友情考验。那少了的三十分是因为我们这锅汤里的材料还不够,汤还不够香浓。我们的这段友情真的值七十分吗?我不知道。不知七十分对智祥来说,是个满意的分数吗?

三月十七日晴

今天是期中考前的最后一天。压力就像书桌上的尘,越积越厚。我和智祥等到放学钟声一响,就立即冲向自己的宿舍房间,开始那又漫长又无聊又压力的复习。

不知为什么,我建议玩一个很奇怪的问答比赛。而且玩得越久,我就觉得感觉越不对。游戏刚开始,智祥用了主持综艺节目的口吻问哪个是人体最大的器官?我答道:“唉,我还以为是什么难题。答案不就是皮肤吗?这些题目连小学生都嫌太容易。你可以问些考试可能会出或较有水准的题目吗?听一下我的备考金题吧!牛的四个胃中,有三个胃是伪胃,只有一个是真正的胃。请问那个胃名叫什么?”我得意地问,心想智祥一定不会。

“应该是……”

“是皱胃。这不是生物课本第四章的内容吗?怎么之前没

有好好地读?是不是陈老师讲课时不专心?到你出题了。”

“让我想一想,我一定会出一题把你难倒的题目。啊,有了!这一题你一定不会,”智祥得意地说,“请问哪一个腺体被称为‘内分泌腺的主宰’?”

“用这么久时间,想到的题目还是那么容易。答案是脑垂腺。”我开始不耐烦。“好啦!让我出些简单的题目来恢复你的自信。这一题好容易,你一定要会答!请问大脑可分成多少个半球?”我睁大眼睛,用手指一指自己的大脑。

“一个!不对,两个!也不对,你难不倒我的,是三个!”

“错!是两个啊!看来你真的不太行。现在宣布成绩:祖东得一百分,请拍手!”智祥板着脸,随便地拍了几下掌声。“智祥得零分!请大家为他默哀一分钟。”我认真地扮出一副默哀的样子。一会儿,我把眼睛睁开时,智祥已不在我的旁边。他一个人低着头,静静地坐在书桌上读生物笔记。

游戏就这样结束了。为什么本来是为了消除复习乏味感的一个游戏,会变成一个让我去打击智祥自信心的游戏呢?有时我常会讨厌自己,总觉得自己的光芒会为别人制造更多的压力,而且自己又不收敛,一有适当的时机,就像蛟龙得云雨般,不断地借自己的力量去批评别人、打击别人的自信。我曾担心过,这么一个毛病会不会像一支魔棒,把全部朋友变成毛虫,慢慢蜕变,越飞就离我越远呢?

智祥会因为这一个游戏而

生我的气吗?

三月十八日雨

今天的天气就是我的心情
.....

昨天晚上,当大家都在沉默地读书时,忽然那一丝丝熟悉的倦意又再次袭来。一排排的字在眼下已变成几百排。我擦擦眼睛,伸个懒腰,然后转身看挂在墙上的钟,已是晚上十时了。“算了吧!剩下的最后两段就明年早上读吧!”我这样对自己说。然后我倒头就睡。不知何时,我朦朦胧胧听见那个墙钟敲了三下。然后,我听见有人急急叫我起身。

“什么事?”我半睡半醒地问。

“我还是不会这题。为什么用‘捉放法’计算生物密集度时要算第一次捕获的生物数量?”那把焦急的声音好像是智祥的。

“自己看例题答案吧!那儿有很完整的解释,”我敷衍地说。

“我看过了,还是不明白!”

“考试不会出那么简单的题型。你就跳过那个部分吧!好,不要浪费我那宝贵的睡眠时间了!”我转过身,继续睡,直至闹钟响起。我们匆匆吃早餐,进入考场。

当我翻开考卷的第一页,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考卷一开始印了几行字:

第一部分:作答题。

请问使用‘捉放法’计算生物密集度时,为什么要再次计算第一次捕获的生物数量?试据此推出其公式。

考试后,我们回到宿舍,

继续做复习。我们抱着厚厚的课本,努力地读课本上的每一行文字。此后,智祥不再问我任何问题,我们也不再玩问答比赛,我们之间只有沉默。

很显然地,这一次也是我的错。我又再为对方做一艘没有桨的船,让他越漂越远。可是,这件事情对我来说,纯粹是一场误会。我不是故意不回答他的问题,而是因为“倦意”弄人,在不清醒的情况下才会发生这件不愉快的事情。我还能怪谁呢?只能怪我和智祥的友情指数在这几天急速下降。我不知道这是我们之间的友情考验,还是一种结束呢?

三月二十一日阴

长达四天的第一学期期中考试在不愉快的心情下结束。过后的上课天老师都用时间派考卷,讨论考题。同学们在课室不断议论纷纷,讨论谁会在某某科目得最高分,谁会得最低分;有些同学拿了其他同学的选择題考卷,检查自己的答案;几位同学拿出自己的课本与笔记,找出考卷题目的正确答案。班上看起来十分热闹。可是,热闹的是他们,智祥和我只有沉默。

同学们都没猜错,智祥的生物试卷拿了最低分,而我却拿了九十四分。对于一位初中生来说,一份高分的考卷是一种羡慕,一种肯定。每位学生都渴望自己是金马奖得主,在众人热烈掌声下,在红地毯上慢步行走,到台前说些感激别人的话,成为全部人的焦点。谁不希望走在红地毯的人是自己呢?然而,现在最不想走在

红地毯的是我。

三月二十二日雨

我和智祥的感情没有好转,甚至变得更淡。我开始觉得这不是一种友情的考验,而是一种结束。

我能够感觉彼此都很关心这一份友情,但是我们都没有勇气踏出第一步,尤其是我。我们都在等待,希望时间能填浅那一道伤痕。然而,牵着我们心的不是一条绳,而是一根铁线。时间一久,这一条铁线就慢慢生锈,越来越硬脆。再过不久,这一条铁线将断开。

这一份考卷渐渐泛黄,时间难道真的像人常说的那样,能够疗伤,能够解决问题吗?船到桥头真的会变直吗?但是我更相信,若不珍惜眼前人,时间一流逝,即使失而复得,感觉也不对了.....

三月二十三日晴

老师说对。在谈话中,我发现原来我们的情绪累积,不少是因为误会。就像考试前的晚上,因为我习惯早睡,到了晚上十点我就睡着。他却以为我是故意借睡觉这动作来告诉他我的生物强,不需要读至深夜也能考最高分。还有,那一次游戏,他也以为我给我们的友情七十分是因为我还介意他在小学骂过我一些难听的话。

经过这一次的对话,我们都清楚了。当然我也知道了我很多要改的缺点,我会努力的!

虽然现在我们相处的感觉跟之前的不一样,但是却多了一份衷心与珍惜。谢谢你,陈老师!





竞争需要学习，更需要合作

概论今天的社会，我们不难发现，无论是在职场上、学术表现上、甚至于更扩大到国与国之间，都实实在在地存在着围绕着“竞争”两个字。竞争应不是一种纯粹体力上的角力战斗。它完全是一种宏大地推动力，一种可以激发推动人本自强不息的极大潜能，更是社会不断迈入昌盛的最好见证。所以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只要有人活动的地方，就必然存在着竞争。

那么，当今天竞争赫然存在时，成功者与被淘汰者也会自然的因为竞争而相互分化起来，原因这两者之间是息息相存的。所谓：“优胜劣败，适者生存，劣者淘汰”。凡经得起竞争的人就能在现实环境中脱颖而出，反之就会被竞争的洪流淘汰，沦为平庸者。因此当面对竞争时，我们必须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地做好充分的准备。当然，抱着一颗绝不打没把握的战争的心也是绝对充分必要的精神和态度。

竞争当前，除了谨慎小心，步步为营外，那就是必须拥有一颗学习向上的心。保持一颗“活到老，学到老”的心态，将使我们在科技资讯飞速发展的时代内，能常常注入新元素，新知识，以至成为能随机应变的高智能者。这更是一种学无止境的向上动力。人一旦养成无时无刻不都在学习的精神动力时，那么，自然地也同步的加强了自己在这方面的经验与智慧。怎么说呢？当你自己不再担心会被社会淘汰时，就代表了你已经经得起社会激烈的竞争与挑战。这种种因素，都是学习所赋予的一种自信与思想能力的培养，同时，更从中深化了你竞争上的动力。由此可见，人若要进步就必须靠竞争，然而，竞争的基本条件就是必须靠不断地学习，再学习。没有学习作基础的竞争是乏力的。相对的，没有竞争的学习也是寂寞不堪的。

多了一份学习的同时，我们也应该培养起与人合作的态度。俗语说：“世界不是你一个人的”。一个大的蛋糕是需要多人共享才能吃出更美好的滋味。同样，所有的“共享”在如今已被视为是一种理所当然以及对方及多方所追求的双赢或共赢的目标。在当今的社会中，竞争与合作

其实扮演着既对立又统一的双面身份。但两者都是必须建立在互惠互利的基础上，才能做到相辅相成的。因此，没有透过群策群力的合作的竞争，将是难以积极迈向更高里程碑的。因为，合作可以营造更多发展空间，也可以从中彼此激励，互相帮助，取长补短的为整个大环境创造发展的契机。这才是竞争的最根源于潜在动力呀！

“三个臭皮匠，胜过一个诸葛亮。”处在21世纪快速发展的今天，合作可谓是一股既有形又无形的强大动力，因为，当今成功者不一定急需如诸葛亮般高IQ机智的人，但是，却急需需要如高EQ团队合作精神与坚持不懈的态度去面对多方的竞争与考验，相信在这样的一种开拓精神底下，肯定会塑造一群比诸葛亮更机智勇敢的队伍，到时我们必然敢于面对竞争且又优以竞争，因为，我们的队伍善于发挥团队合作精神的力量的智慧。如此这般地循序开展，力争上游，最后，在通力合作地情况底下，必然给自己人生道路建造开拓一条更康庄的大道。

但是，我认为若能在“竞争”加入两个字，那我希望是“良性”。因为，良性竞争我认为是既持续又永久的，也是互相递进逐步迈向成功的桥梁。反之，恶性的互相竞争将形成你虞我诈或我死你死的悲惨局面。这种无休止的恶斗最后只会落得焦头烂额的惨败结果。所以，竞争的前提应该是平等和光明正大的。恶性竞争却恰恰相反地变成从暗中去过招甚至打倒对手为主要手段。这两者之间虽然都为了求生存，但却成了天壤之别的两个极端结果。

综贯以上两个观点，我坚持相信“竞争需要学习，更需要合作”。这是全球化发展趋势底下的一个核心观点。学习与合作也深深意味着：不分国界、地域、肤色、语言文化、风俗等彼此相互依存了解与急必须被建立起来的发展新愿景，借此去发挥及吸纳更多的互助与正面竞争。所谓“学习不分你我，合作不限地域”，建立一个更具竞争力的社群，恰恰需要着这两股既有形且无形的伟大力量。

假期生活二三事

这一天,我从假期中苏醒过来。好累,累得像刚刚经过了一场战斗,然后再经几番挣扎,才从这里面冲回现实。这一天,我让所有在假期历经的大小事件,一一收进我的记忆里,往后便能倒带回到过去,品尝那一些曾经历过的喜悦。这一天,我发觉,虽然开学了,但有些画面无法存进记忆里,总是在眼前摇晃,让人无奈却又怀念。

回到12月18日,那个令人感动的日子。当天,是我初三班级的同学聚会,大家相约好在时代广场的练歌房见面。初时,我对这次聚会没抱太大的希望。因为了解某些人的性格,但当我打开包厢的门时,却被里面的情景怔住了。三十余人的聚会,是我们以前不曾有过的。就连平时不逛街的乖乖仔也都来了。看着他们笑着的脸,我心里流下的泪水,是甜的。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聊天、一起唱歌、一起用餐、一起拍照、一起游戏……仿佛,又回到了那段属于青涩纯真的时光。最后是交换礼物的时段,我们将最真诚的心意装进礼物里,传递给了对方,象征着友谊永固。大家都会记得曾经在一起三年的朋友……

画面跳到12月27日、28日及29日。那是假期中最累人的三天,却是最期待的三天。洵宏好不容易才租借到OCM的室内排球场让我们练球,费用可不是普通的高,却是这附近最便宜的。这次,我们女排也算运气佳了,得到洵宏这位校友兼前排培队员及隆中华男排的二传国俊的指点,球技进步了不少。想一想,干脆把他们当教练来看待好了,而且还是免费的呢!要是得等待校方点头让排培请教练,那么该要等到世界末日了吧?

三天内,不论是防守、进攻还是队形,虽然还谈不上完全优秀,但总算比以往的更上一层楼了。有两位自愿为了我们牺牲自己三天时间的朋友,我想我会更珍惜他们的付出,也会更用心、更努力地将他们所教的技能学好并发挥出来。……我仿佛看见站在赛场上的我,越战越勇,因为脑中的一句“既然做了,就不能输!”。

我的眼前恢复平静。假期已经过去了,像看似风平浪静的大海,基本上什么都看不见,实际上那里面却藏着无数让人惊叹的景观。两个月看似平平淡淡地过去了,但却为我留下了许多嫣然回忆。

◆郭慧敏(初3B)

蒲公英

我是一颗蒲公英的种子
自小
头戴一顶长满羽毛的帽子
白花花的羽毛
赛过冬天的白雪

我是一颗蒲公英的种子
自小
身体长得最苗条
风儿轻轻吹过
我就随着摆动身体
跳着美丽的舞蹈

我是一颗蒲公英的种子
自小
身边的同胞陪伴我度过
逍遥自在的童年
五彩而缤纷
快乐而无忧

我是一颗蒲公英的种子
离开父母的怀抱
谁也不知道我的快乐和悲伤
随风飘扬 翱翔天地间
却身不由己
随风飘扬 翱翔天地间
却不知落脚处

时间的价值

我匆忙地走出电车车厢，炙热的艳阳把我的肌肤刺得有些生疼，于是我很自然地抬起手，试图把它隔离。倏地，左边蹦出了一个冒失鬼把我撞得重心不稳，差点儿就跌个四脚朝天。就在那分秒之间，我稳住了身子，转身正想臭骂对方一顿时，他却被自动门挡在月台的安全线外侧了，我这下还没出口的埋怨，就只能无奈地吞回肚子里去。

踱步在柏油路上，大街依然如我所料地热闹异常。走着走着，想起刚才的事故，嘴角不禁流出一抹苦笑。

“和美啊！你今天心情不错哦！”经过咖啡屋时，耳边便传来一把熟悉的声音，那是珊夏大姐。

“算是吧！P姐你怎么会在这儿？”我叫着她可爱的小名问道。

“在这消耗时间啊！等斗真那小子放学，都快十个小时了。”

“P姐，真命苦啊！”我忍不住调侃她。

“这还用说，看对面那对穿着格子衬衫的小情侣都要走了。这年头等弟弟比等情人还难啊！”

我望向对面的街道，的确有对穿着时髦不失甜蜜的情侣，看起来还真有夫妻相。这时，我不经意见到远方奔跑着的矮小身影。

“斗真来了，”我对P姐说。

斗真人未到，稚嫩的声音已在空中响起：“姐姐！姐姐！”“我还是先行一步啦！P姐再见。”向她道别后，我继续我的路程。

回到家，我四肢酸软地瘫坐在舒服的沙发上，拿起遥控器时，电话突然响起。我拿起了话筒，对方即响起急促的声音：

“喂！和美啊！今天我不回家吃饭了，你和哥哥自行解决吧！我这星期的周刊还没赶完，抱歉啦！”我还没来得及回答，电话那端已传出忙音。

我心中嘟囔道：“即使一周有八天也不够你用，讨厌爸爸老是不回来吃饭。”

墙上挂钟的秒针小心翼翼地走到了北半球的正中央。这时电视机的画面出现了女主播报道夜

间新闻的画面。

“一名华裔单亲妈妈，去年接受人工受孕后，终于在今日6月6日傍晚6时诞下一对孪生兄弟。该名女性在经历了十月怀胎后，今日终于落下欣慰的眼泪。信仰基督教的单亲妈妈，接受了神父的恩赐，并为刚降生的两兄弟各取名为高夫与麦可。”

这十个月的时间对她而言想必非常漫长，因为她每天都必须过着心惊胆颤的日子。我突然想到：学校的重读生的生活何尝不也如此？

当我再度把注意力放回电视荧幕时，它已在播映着体坛新闻。一名穿着赤色运动服在跑道上奔驰的运动员终于以0.1秒的时间险胜对手，成为世界冠军，而对手也很讽刺地以十分之一秒的时间将世界冠军的宝座拱手相让。时间就是最残酷的判决者啊！趁睡意还未完全入侵我大脑前，我赶紧转换了频道。接着，画面迅速地出现一名躺在病床上的少年，惨白的脸色让我们不得不相信它已病入膏肓了。

他用金属质感的嗓音微弱地向旁边的老女士说：“老师，你懂得时间的价值？”

老女士还未来得及回答，“沙”一声电视荧幕剩下一片漆黑。“你还赶快去洗澡！”明彦哥催促着我。“是、是、是，我现在就去。”我随意敷衍了他几句，起身伸了个懒腰，转身便步入盥洗室。我开始感叹起现实，再感动的话语，一个按键后便是虚无。

夜阑人静时，我躺在床上辗转难眠。脑海里浮现的是刚才电视剧里的那句台词，“你懂得时间的价值？”时间的价值我从来没想过，也不曾探讨过如此深奥的问题。我望着空洞的天花板细细回味着今天所发生的事情。十分之一秒让一个运动员错失成为世界冠军的机会、一秒让我避开了意外、一分钟让鲁莽的人赶不上电车、一个小时让P姐不耐烦、十个月让单亲妈妈生下了双胞胎、一年让重读生学会后悔，原来时间的价值就这样轻易地在我身边出现了！就这样地，我闭上了沉重的眼皮进入了梦乡。

芙蓉古镇游记

离开繁杂的都市,向永顺县城西面走约五十公里,便可达到这幽静的小镇,外省人都称它芙蓉镇,当地人也叫它王村,据说这里以前是王氏的最早发源地,但是否真确者就无从查起了。

天还微微亮,古老街上,空无一人。

当四周寒冷刺骨的晨雾还没散去,当街上陈年老店还没开档做生意,当送报纸的小伙子还没骑着那老旧的脚车穿越大街小巷,一切是那么的幽静。那以青石砖铺成的老街道,已有千年历史了吧,多少为生活的人们曾在它身上蜿蜒而过,经过多少的生老病死,聚散离别,人事变迁,不变的就只有着条石街而已。

清脆响亮的叫卖声打破了清晨的沉静,也唤醒了古镇。渐渐地,街道上的人们慢慢的多了起来,新的一天又开始了。街头那米豆腐店前依然聚满了人群,年轻的老板娘正忙着把一盆又一盆热腾腾的豆腐从蒸炉拿出来,那浓郁的黄豆米香与空气融入在一起,渗透了每一家,每一户,把人们的心都给融化了。每当劳累的老板娘看着食客们吃着烫口的豆腐的表情,就会满足的笑了起来,劳累也顿时消失了,因为她知道还有更多的食客正等着她热腾腾的豆腐汤呢!想到他们的那幸福的笑容,老板娘的手脚更是停不下来。可不是吗?一天的精力就是来自于那么简单与朴实的一个笑容。

小巷那里也热闹了起来,卖菜大婶们正把新鲜的蔬菜水果摆进一个大竹藤里,已准备闹到大街上去,不一会儿功夫,街道那就可听见大婶们洪亮的叫卖声了。渔夫们也都划这竹

船,从江边赶回来,挑着刚捕到的鱼儿,赶到大街上买卖去了。就只不过刚清早,晨阳也还没完全升上来,青石街上已挤满了人群,街旁的油栈、南杂、百货、钱庄、就家饭馆,卖的卖,买的买,一切都是那么的安详繁盛。

现在已到了二月了吧?村镇外的那两棵百年老树在不知什么时候已开满了不知名的花儿。淡紫色的小花儿在微风中徐徐飘落,洒落在大树旁的湖面上。平静的湖面,在花儿的落下的瞬间,散发出一个个大小不一样的波纹水状,形成一副绝世的艺术作品。湖岸边,一位戴着手制草帽的老年人正拿着一支简陋的竹制鱼杆在垂钓。紫色的小花散满了他的草帽,可见他呆在这已有一段时间了,但身旁的小竹篮却还是空空如也,老人也不急躁,依然在那默默的等“有缘鱼”的上钩。

晚年生活,不就应当活得如此吗?但这些情景也许就只能远离人烟的小镇中才能碰上了……镇中广场边有着一个荷塘,每天傍晚时分,都会看到干完活的人们与老友到这欣赏荷花,喝喝酒,谈谈天,以消除一天下来的劳累。妇女也会聚集在离荷塘不远的小溪里洗衣,谈着男人听不到的话题,而荷塘边的男人们也只能疑惑的听这溪边传来妇女们的笑声罢了。随着黑夜的降临,荷塘边的人们开始少了,家家户户在薄暮中亮起了许多的红灯笼,映红了整条街,给人一种温暖人心的感觉。

每当月儿高挂夜正空时,一切又恢复平静,芙蓉镇沉睡了。



喜欢到戏院去看戏的感觉

喜欢到戏院去看戏的感觉。
你会带着期待的心情走进戏院。
坐在你已经买了票的座位。
和你的家人。朋友。或者自己独自一个人。
在这时。
或许你会吃着你喜爱的爆花米。
或许你会喝着你爱喝的饮料。
在戏院里。也有不少人和你一样来看这套戏。
或许你会遇到熟人。
或许你会认识新朋友。
或许你会和不少的陌生人擦身而过。
然后明白世界其实是很大也其实是很小这个道理。

喜欢到戏院去看戏的感觉。
在暗暗的戏院里。周围都冷冷的。
无数不知从哪里而来的光会出现在你面前的这个大荧幕上。
夹着轰隆隆的声音。
在这时。
你只需要舒舒服服的坐着。
也不需要想任何麻烦的事儿。
抬起头。看看那大荧幕。
心跟着电视情节飘动。
夹着笑容。夹着眼泪。夹着尖叫声。
眼眉也会像没有了身躯的小鸟跟随着情节不断地飞翔。

喜欢到戏院去看戏的感觉。
当电影播放完毕后。
你会不舍得的依旧坐在座位上。
望着那大荧幕。看着那一堆堆幕后工作人员的名字。
当人群已差不多消失完的那当儿。
你才肯离开那你坐了几小时的座位。
然后你会闭上双眼。
回味那精彩的故事情节。
你会感觉很开心。很有满足感。
然后你会发觉你今天做了一件蛮爽的事。
当一切都结束后。
离开戏院。消失在人群中。
你又要回到现实生活中。
继续读书。继续练鼓。继续吃饭。继续上网。继续听歌……
继续过你自己的日子……

雨夜

傍晚,将要入睡之际,窗外便响起了一阵淅沥淅沥的旋律,令我那颗因考试而沉闷的心情找到了知己。仿佛遇到知音般,我放弃了追随周公的兴致,打开窗户欣赏平常都不曾留意的雨景。

昏暗的街灯隐约映照在这一条条泛着雨水的街道上。路上的行人寥寥无几,有些上班族仍追赶着匆忙的脚步。我不解,人生匆匆几十年,一瞬间

就过了,为什么人人都不肯停下来,好好地、悠闲地过一天呢?为什么人人都要抹杀自己可以拥有的自由呢?

我呆望着前方,无聊地凝视着那一滴滴从天空落下的雨水,它们仿佛具有生命。有些滴在行人道上,有些滴在路人废弃的矿泉水瓶上,交织出一连串美妙的音乐,随后便在若有似无的街灯照射下消失,渐渐不见。我不禁感叹,它们的

生命是何其的短暂。可是,一点一滴的雨水渐渐被拼凑起来,仿佛相见恨晚似的,它们化成一条条的径流,漂流着,有说有笑地到下一个地点流浪去了。曾经,我幻想过,自己居住在一个遥远的国度里,每个人都拥有一双翅膀,毫无生命限制,自由自在地飞翔,寻觅着自己的目标,幸福。可惜,现实是残酷的,总能抹杀掉

→文转第77版

◆张奕荃(初3B)

重逢

炎热的傍晚,太阳早就下山了,可能是因为冬至吧。我背着书包踏着沉重的脚步走路回家。正转进一个路口,我眼前出现一个极像梁婆婆的身影。她弯着身子,低着头,像是一位认不到路的老妇女。我的善心一动,决定帮助她。我走到她身旁,轻声问道:“我有什么可以帮到你吗?”她脸上带着几分坚定的眼神,支支吾吾地答道:“我必须去这里。”说完,她松开了握紧拳头的手,把被手汗弄湿的小纸条摊开来,纸上隐隐约约有几行地址。我看了看,那是我家……

我带着她,一起回家。途中,她跟我谈起天来了。她说,在十一年前她做了一件改变往后人生的事——为了赌博而离开自己的亲人。看着她弓着身的影子,令我想起我的奶奶,她在我三岁就搬去老人院了。打从三岁那年开始,我都没有探望过奶奶,因为总是遭到爸爸无理的推辞。我想见奶奶。这个愿望一直延续到现在。得空时,我会拿起那张已发黄的合照望一望。奶奶是那么的美,虽然脸上留下许多的沧桑,可是还是那么

的美。她抱着我的温暖,到现在,还在我心里。我想见奶奶……

思绪回到了现实,我家就在前方。老妇女停了下来,看着洗着车的爸妈,心中涌出无限的感慨,我感觉到她流泪了。她是谁呢?我暗想。街灯亮了,我看清她的脸,那张既熟悉又陌生的脸孔。熟悉的是,她一直在我的相片里;而陌生的是,是那张很久未见的真脸。可是,我却看不清她的影子。我心里一愣。

“爸妈,看看谁来了?”我转头用手指指,可是却指不出什么。夜很冷。风很大,把树吹得沙沙声。他们听不见。爸爸看见我了,便道:“今早,警方已确认在一星期前在我们村口被车辗过的死者是你奶奶。路人说她最后的愿望是看看她的儿子、媳妇、孙子……我已泣不成声。”

华人说人去去世后的第七天会回家。

我和奶奶重逢了。



◀文接第76版

不切实际的想法。

我好想立刻冲去外面，让雨滴扫去心中的阴影霾，接受大雨的洗礼，仿佛这样就可以回到纯洁悠闲的自己，永远不去想那些恼人的烦恼。

忽然，一阵笑声引起了我的注意。原来，是一个小孩牵着爸妈的手，开心地回家去。他的爸妈都挂着满足的笑容。我心中漂浮不定的小船似乎找到了靠岸。醒悟人们的努力，都是为了自己的下一代，为这世界带来进步。

考试，虽然带给我压力，但无可否认的，它也带给我进步的动力不是吗？

佛家说“人身难得今己得”，正是提醒人要懂得珍惜。生命的过程最宝贵，我们应该趁有生之年，好好把握，努力积极去为社会大众做出有益的贡献，散发生命的光和热，为自己的人生增加价值。

无可否认，人生苦短，世事无常，但不能因此而什么也不去做。只因生命是有限的，我们更需要把日子过得多姿多

彩，为属于自己的生命添加一些价值，让自己有一个与众不同的过程，有意义的过程，让自己活出美好，而不是感叹美好最终会成为过去的。

夜色更浓，人们早已归家。雨，依然连绵不尽地下着，但我的心犹如被一道清流沁入心房，踏实多了。心中的惆怅烟消云散了，莫名的枷锁也解开了，我欣然接受这雨夜带给我的转变。

❖胡文绮（初2B）



秋枫记忆

时令渐入深秋。浪漫多情的秋日似语，沉迷落莫的蓝色忧郁，充斥在空气中，久久不散。这个季节，总是让我忆起在家乡渡过的那个秋色。

我住的巷子叫秋枫巷。小桥流水，秋枫树，还有青石小径上轻叩的跫音，都是巷里最具代表性的辉映。

那天早晨，不知不觉地走进巷边通往秋枫林的那道小径。山林是幽静的，熹微的晨光和潮湿的薄雾结合起来，围绕在林子里，让人有些透不过气来。刚想逃离出去，转过头来，却偶然发现在我右上方的山坡上，有着一些泛着金光的小花蕾，正从腐烂的枝叶里挺直地伸出细长的脖子含苞待放！惊讶的我使力攀爬上去，竟也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这些无名的野花，是多么骄持！多么

自信啊！丝毫没理会季节的转变，不等春风夏雨，只要时机一到，它便勇敢地吐露绽放。

我小心翼翼地挖出一株小花苗，轻轻地将它捧在手心里。霎时间，竟感受到了它纤细的生命里有一种强烈的冲动，一股顽强的生命力。我的手指微微颤动着，仿佛体会到生命的奇迹，好像有了对生命的真正领悟。

是啊，日常生活中的我们也常常会走进自己划定的一些圈子里而走不出来。因为我们年轻，因为我们太约束自己了，的确，是该让心出来自由走走的啊！是的，人生路途毕竟太漫长，长到这个秋天逝去，下个秋天到来；长到枫叶挣脱枝干落在泥土的那一段距离。但机会却不是常常都有的，很多时候都需要靠自己去努力，去把握。

记得，那天是很小心地用双手捧着它回去的。顿时，就似捧回了生命，捧回了希望……尽管生命的道路里依然会有风吹雨打的日子，会有忧郁的时候，我却会永远记住——在某年的秋季里，曾经有过那么一个让生命跃动着的秋日。

而如今，冬令已随着秋风中最后一片的落叶，落到了大地。那些年岁的点点滴滴，也只能化成美丽的秋枫记忆，收集在我的心瓶里。待再次步入深秋之际，慢慢品味。



幸福

你不用费力地去抓住它。你看，只要你抬起头来向前方直走，幸福就会永远地跟随在你身后。”小狗觉悟了。

难道不是这样吗？名人曾经说过，生活中不是缺少真、善、美，而是缺少了一双能够发现真、善、美的眼睛。幸福，同样遵循着这样的一个规律。

当你在嘈杂纷繁的社会中迷失和彷徨时，为什么不试着以一种平静而坦然的心态面对一切呢？因为只有在宁静中，才能感受到幸福的真谛。

当你因失去昔日的好友而悲伤和悔恨时，为什么不试着回忆以往美好的瞬间呢？因为并不是永恒的才是最美好的，失去的友谊同样值得珍存。只有这样，曾经美好的幸福，才会持久延续。

当你认为自己“失败”的篮球生涯而失落和悲痛时，为什么不为自己某年、某月、某日因篮框的“盖子没盖紧”而顺势投进了一连串漂亮的三分球而感到自豪呢？其实，这段辉煌一直紧紧伴随在你身旁。

当你因常常被老师罚站而感到自卑和失望时，为什么不试着透过教室墙角的那个小洞，去看看蝴蝶在花丛间的翩翩起舞，去看看那刚升起半边脸额的太阳照耀着大地，去看看小雀投向母雀怀抱幸福时的时刻，去看看……，原来美妙的世界仅仅隔着一个小小的洞。

其实，人生就是这样的福祸相倚。举一盆水，泼向即将

枯萎的小树，令它复活，就是善事；泼向别人而引起愤怒，就是恶事。遇到一件困难的事而一根筋地想下去，只会气得自己团团转。换一个角度思考，便会海阔天空，因祸得福。

那么，幸福不正像小尾巴那样一直跟随着我们呢？那，就让我们回头看看幸福究竟是什么呢？

在我眼里，幸福不是一叠厚厚刺眼的钞票，一件华丽金光闪闪的衣裳；也不是遮掩痛苦的工具，贪图片刻欢娱的美酒。幸福，应该是心灵深处微妙的感受，是一个人真真切切，实实在在的感受。在你徘徊无助时，路人的一个微笑、一句深深的问候，都会带给你幸福；幸福是在你口渴难耐时的一杯甘甜的泉水；幸福里在你筋疲力尽时的一张松软的大床；幸福是你孤寂时的一封远方的素笺；幸福是你噩梦后的一张慈祥的笑脸。

成功是幸福，失败也是幸福，那是一种酸楚的甜蜜。在任何时候，你都要有勇气对自己说：我不怕失败，因为我的目标在前方，因为我有再爬起来的勇气，因为失败是一种幸福！

幸福无所不在——幸福是天真可爱的童年。因为母爱的温暖和父爱的天空，为我架起了幸福的彩虹。

幸福是少年成长的渴望。正因为有了渴望，才有了腾飞翱翔的梦想，我可以在蓝色的

人来到这个世界上究竟是为了什么呢？这其中有无数种见解、无数种的说法：佛家说，是为了来生积德行善；道家说，人生必须清静无为，顺其自然。而在我看来，人生的目标很简单，那就是追求着幸福。幸福究竟在哪儿呢？那，什么又是幸福呢？

也许，你是这个纷繁复杂社会中一个再平凡不过的人，迷失着、彷徨着、犹豫着，迟迟找不到属于自己的小小幸福；

也许，你是一个刚刚失去友情的人，面对昔日的友谊，你感到悲伤和悔恨，既为它曾经的存在而快乐，也为它此刻的消逝而难过；

也许，你是一个常常被老师处罚的小孩儿，面对熟悉而冷漠的墙角和被讥笑的声音，感到自卑和失望。

然而，就有这样一则的故事……

一只小狗问起妈妈：“妈妈，妈妈……幸福在哪儿？”妈妈则回答说：“幸福嘛，就在你的尾巴上啊！”于是，小狗转着几圈地想咬住自己的尾巴，不停地转啊转啊，终于昏倒了。等他醒来，满怀悲伤地以为永远也抓不住自己的幸福时，妈妈慈祥地说了：“孩子，其实

日记中写下理想,可以在知识的海洋里自由自在地遨游,可以在美丽飘荡的风筝上写满诗行。

幸福其实就在每一次成功里,每当我的成绩单上出现“A”字时;每当我口夜拼搏战胜一个个困难时;每当自己的芳名一次又一次成为报刊的亮点时,幸福就像清晨一杯浓浓的奶茶,让我体味道什么叫做甘甜之美。

幸福其时就在辛勤的汗水里。《幸福在哪里》的韵律,或多或少触动过每一个人的心灵。在生活的旅程中,没有憩息的驿站,只有洒满泪水的艰辛,只有汗水里的成功。

幸福是沙漏——我被雨水冲透了,心凉,来到那块巨石下仍然干燥的沙滩,伸出湿淋淋的小手,轻轻抚摸那干燥又温暖的沙砾,留在手上的,便是那金黄色的幸福!

我把这些幸福细细地观察,细细地回忆每一粒沙砾中的故事。

当我绽放出生命中的第一次微笑时,妈妈是幸福的。

当我第一次为爸爸按摩那酸痛的肩膀时,爸爸是幸福的。

当我第一次为自己系上深蓝色的学长领带时,我是幸福的。

收集那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我忽然发现——自己正被幸福包围着。

幸福是风雨后的彩虹——朋友,你是否有过这样的感觉:在你饱经风霜,历经千辛万苦之后,最终实现了自己的愿望,就会有一种喜悦的、兴奋的成就感。这就是上天赐予你的幸福。

幸福就好比风雨过后的一道彩虹,鲜艳夺目,弯曲而平滑。当你开始去实现它时,就已经站在最顶端了。在你不断的磨练中,就是在攀登它的最高点,这段路程是非常艰难啊。如果你没有坚定的信念和坚持不懈的精神,就会落回你原来的起点。反之,则会越走越顺畅,最后到达另一端。在这一端,你会看到一道完整的“弧形”,使你产生了一种视觉上的满足感,而且还从中获得了许多以前得不到的东西。

幸福是被爱的包容——爱分为很多种,社会对我们的爱,使我感激不尽,朋友对我们的爱,使我感慨良深,其中只有父母的爱,使我永生难忘。他们给我的爱是无微不至的,是博大深沉的。这是一种至高无上的爱,是一种无私奉献的爱,更是一种令人刻骨铭心的爱。

当冬天的坚冰消融,生命的航船又将飘洋。靠着这份爱,我们在家的港湾度过了春夏秋冬。家庭给我无限的爱,我吸收着这甜蜜的爱,接受着一个个爱的磨练,正因为这样,我才能够幸福健康的快乐成长。

此时此刻在你周围充满了幸福——幸福的蓝天、幸福的白云、幸福的祝福、一切一切的幸福。幸福没有高山的恢弘,没有大海的磅礴,但幸福是温暖的、美丽的。只要你细细品味,幸福就在你旁边。



10的诞生

◆黄仁梅(初2A)

一个椭圆形走来了

呀!他是“0”

一个竹竿走来了

呀!他是“1”

1与0认识了

哭诉着各自悲惨的遭遇

0说:他们笑我胖胖肥肥又没价值

1说:他们笑我像竹竿也没多少价值

突然

1脑海中浮现了一个念头……

呀,前面是什么呀?

啊,一根竹竿和一粒椭圆形

结婚证书

瓦,1和0合为一体

10成了夫妻

10成了夫妇

10生了孩子

叫做100

100的妹妹

叫做1000

1000的弟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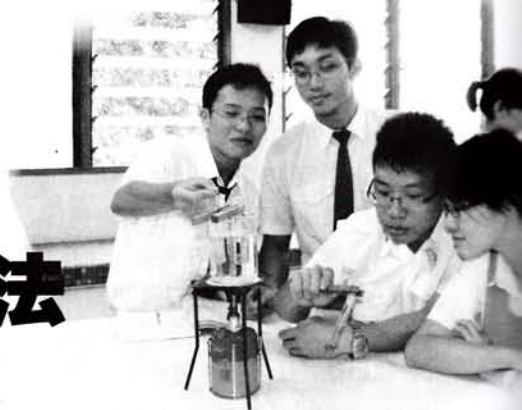
叫做10000

……

从此

数字便多了许多的0

疗伤的魔法



期末考试成绩出炉了,佩特的成绩出乎意料的差,呈直线降落,她失落极了。佩特的性格内向,平素沉默寡言,与同学们的交际不多,在这充满活力与热情的班级里,显得有些格格不入。但她却是个非常好强的人。要是以往的佩特,她也许早已回家苦读了,誓死也要争上前十名。因为她知道,其实父母多么希望有这样一个机会,在人前骄傲地直起被生活负担压弯的背脊。

佩特出生在普通的双职工家庭里。母亲是个在钢筋水泥筑成的办公楼里工作的秘书,而父亲则是建筑工人。由于前一阵子佩特那仍在家中修养的爷爷因病入院,须大笔手术费。为了改变窘困的状态,双亲都日以继夜地工作,把照顾爷爷的责任全落在佩特身上,家事也都让佩特来做,使佩特无法安心温习功课,直到临考前才伴着星辰苦读,成绩自然就退步了。

心绪沉郁的佩特已无力回家备战,此刻的她只想好好地睡觉,什么也不理,毫无顾虑地睡一觉。回到家,她弄热了昨夜的剩菜让爷爷吃之后,便上楼去了。看见了那温暖的床铺,便一个劲地扑上去……

“哐当”在佩特翻过身时,不知什么东西被她的手打落了。“那是什么?怎么会有黑色的盒子呢”佩特咕哝道。她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拾起了落在床底的盒子打开来看。“哗!好漂亮哦!”黑亮的盒子中央摆着一朵花。它的花瓣洁白如雪,层层绽开,形态柔美。那花蕊黄色,藏在白色的花瓣里,若隐若现,吐露出芬芳点点,直沁心脾。白色的花儿在盒子里盛开,如同夜幕里的浮云,又似石崖边停落的飞鸟,宁静中蕴含着一种动态的美。那花儿开得恰到好处,娇艳而不失温婉。

不等佩特满怀的惊讶与好奇袭上心头,从那白花里钻出了一个小人儿,大概只有小指般大小吧!睡眼朦胧的佩特,完全看不清楚那小人儿长什么样子。“佩特姑娘,可以拉我一把吗?”他的

声音尖细,边说边跨出小盒子并伸出小手,佩特愣了一下,然后才小心翼翼地拉起那只娃娃的手。那小人儿被佩特拉大了,像面粉团一样,越拉越长,越拉越大,小人儿变得与佩特的身高相仿了。

瘦削的他,穿着一件蓝色大外套和棕色的长裤,浑身上下干净俐落。虽然秀气的脸上清晰地流着岁月磨砺过的沧桑,目光却很明亮,没有一丝杂质。总之他身上透着一股凛然而不容藐视的正气,令佩特在惊奇之余对他颇有好感。

“你是谁啊?”面对眼前气质非凡的老人,佩特战战兢兢地问道。“可别把我当老人看。在我们的世界里,我还不过是个八十七岁的小孩呢!我叫伯齐!”佩特心想:他到底是何方神圣啊?连我在想什么也知道!“你们的世界?”“我们的世界,也就是科等纳世界啊!我们世界里的人都能看穿人类的心思哦!科等纳世界是在天堂的一隅。唉,算了,说了你也不会懂。”“那……你怎么会在这儿啊?”“是你的祖先把我叫来的。每个祖先都能在他们的后裔遇到困难时,派遣科等纳世界的人到地球上帮助他们。喂!别说那么多了,每个科等纳世界的人只能在地球上待五个小时。五个小时以后要是没有回去,就会变成一朵白花,永远也回不去了。”

看着佩特一脸疑惑,伯齐继续说道:“来,跟我走。我们到‘疗伤魔法咖啡屋’去。我跟那儿的老板挺熟,也许会有折扣哦!”他俩就这样蹑手蹑脚地出了门,连影子也没有让爷爷发现到。就在佩特家对面的小路拐弯处,他们找到了那家咖啡屋。佩特平时都没有发现到那家咖啡屋呢!咖啡屋的墙是咖啡色的,里面的白色非常雅致。黄色的灯光极为柔和,天籁般的音乐在他们的耳际回响。佩特马上就认出来了,是“月光奏鸣曲”。店里空荡荡的没人,只见柜台处坐着一个中年人。他也有这五短身材,五官奇小,和身材普遍长得高大的其他男子比,像个微缩景观,形象

很难令人恭维。可虽然其貌不扬，待人态度却是极好。见了佩特和伯齐，忙带着笑脸迎上去，显得亲切和蔼。“嗨！伯齐！好久不见。来，随便找个位子坐下吧！这位可爱的姑娘，你好！”“你好！”佩特勉强地咧开嘴，挤出了笑容来，她还为成绩的事烦恼呢！

“老板，来杯普通的咖啡和一杯‘伤心咖啡’吧！”“伯齐，这里怎么这么奇怪啊？我经常经过这附近，都没见过环境这么好的咖啡屋呢！这里的咖啡名称和店名也都怪怪的。”伯齐对于佩特连珠炮似的疑问笑而不答，只说了句：“好好享受这一份难得的静谧罢！别担心！”这时，老板端来了两杯咖啡和一碟果子似的东西。“这杯加了糖的是伯齐的，而这杯颜色较深的‘伤心咖啡’是你的。小姑娘，你可要记住哦！你必须先喝下这杯咖啡后，才能吃着碟‘红心果’哟！”接着便又笑着离开了。

佩特呷了一口咖啡，好苦哦！她抿起嘴。“再喝一些吧！这可是‘伤心咖啡’的特色哦！苦得让人受不了，却又能够让人得到畅快感。”伯齐看了看佩特那苦得扭曲了的脸，有点幸灾乐祸地劝她继续喝下去。佩特又再喝了一口，就在她咽下咖啡的那一瞬间，羞愧、委屈、伤心、气恼……佩特的心里，简直是五味俱全。她想起了奔波劳碌的父母，她想起了祖父生病时痛苦的模样，她也想起了成绩单上满满的红字。想到这些，她的泪水溢堤了。佩特是个坚强的人，向来就不在别人面前哭泣，她的眼泪就像鱼儿的泪水一样少见。因此，佩特的心里堆积了许多的烦恼，从不曾发泄。她的情绪如同大海，一会儿汹涌澎湃，霎时间，便又平静下来。佩特先是无声地哭，接着，无声的哭变成了嚎啕大哭，哭得泪洒纵横。就在她哭得累了的时候，嚎啕大哭转变成了啜泣声，然后开始平息下来。

“好了，没事了，佩特，吃点儿‘红心果’吧！会好些的！”看着佩特流了满脸的泪，伯齐递了张纸巾给她，然后疼惜地说。佩特擦干了泪，然后拿起一颗‘红心果’。那红心果红灿灿的，像颗樱桃。佩特有些犹豫地把红心果放进嘴里。那果子饱满多汁，才刚嚼了一口，便溢出了许多酸甜的汁液，嘴里也充斥着红心果特殊的香味，好

吃极了。接下来她又吃了几颗，一颗比一颗甜，最后的那几颗还真是比蜜甜，比花儿香呢！佩特可喜欢这些果子了，心情也随之平缓了许多，笑容开始在她脸上浮现。

“悲痛是一颗种子，只有让它尽快地发芽、开花、结果，才能让它尽快的凋谢、枯萎。你要是埋得太深太久，它就会化成一块石头，长在心里，永远也无法消融。你要走的路还很长呢！天下的机会多的是，何必沮丧。最重要的是，不要把一切的不愉快都往心里藏，这样下去，你如何负荷呢？好了，我的任务完成了，我送你回家吧！”伯齐缓缓地说。一路上，佩特高兴地跳跃着，她从来没有这样轻松过。她觉得心里涌起股热流，像要站不住，整个人和脚下的世界都快要升腾，要飞翔了，不一会儿便到家了。“再见，佩特，我在这儿呆了足有四个小时半了，也该回去了，祝你永远开朗哟！”“再见，谢谢你！”佩特还想说些什么，只见从天上落下了满地的星星，金光闪闪地，伯齐轻轻一跃，便随星星升上天去了。“伯齐，再见！”佩特又朝天大喊了一声。接着，她便静悄悄地躲过爷爷的视线，上楼去了……

“咯咯”爷爷打开了佩特的房门。“佩特，佩特，起床咯！八点了耶！走，我们去吃晚餐罢！”佩特朝爷爷翻了翻眼皮，埋怨爷爷把她从美梦中摇醒，然后慵懒地起了身。“咦！佩特，你奶奶的黑盒子怎么会在这这儿啊？这是她生前唯一留下的东西耶！奇怪我不是把它锁在抽屉里了吗？”佩特眼皮里的睡虫马上被爷爷的这句话驱走了。接着，爷爷便把盒子打开了。里面只有一些老旧的照片，都已泛黄，全是和爷爷的合照，只有最底的一张是奶奶抱着佩特所拍的照片。看着奶奶慈祥的面孔，佩特哭了。自从救护车的警铃在佩特家门口响起后，奶奶就再也没有回来了。她好想念奶奶呀！佩特心想：奶奶，伯齐是你派来的吧？放心，我会快乐的。翻看了所有的照片，爷爷便把黑盒子锁进黑檀木桌的抽屉里。

隔天放学后，佩特绕道走向她家对面的小巷去，可怎么也找不到那家‘疗伤魔法咖啡屋’了，而佩特再也不曾见过伯齐了。

夏夜

晚来辗转难眠，在无睡意的夜晚中，我蒙蒙眈眈地，趑趄地步向明窗旁。初时迷迷糊糊地，窗外的一草一木犹似铺了一层薄纱般。翘首望了望空中的明镜，只见硕大的望月旁又多了一圈光泽相伴。此时思绪也好似夜景般，飘飘缈缈地，反而令我构起一撮联想。

窗外的小渠淙淙地流着清澈的水。这里，是可爱的小动物们的天地。那潺潺的流水声，叫小动物听了也心旷神怡，那广阔无边的土地，是小动物们的快乐天堂，在这里他们可尽情地跳啊、笑啊……毫无半分矜持。渐渐地气氛开始缓和了，水面上原来跳跃的望月也平静下来了，大家的视线都交投在同一点上——随着一圈水面泛起的涟漪，音乐会开始了！蟋蟀队长双手持着指挥棒，在指挥一场他呕心沥血之作。

优美的乐声仿佛传入我耳中，我也成为了听众之一。草丛中的乐队队员气同连枝，一起吹奏出最为美妙的曲子，渐渐地我陶醉了，沉浸在这一场音乐会中。乐曲的拍子愈来愈快，气氛又随之被带动了！蓦地，我的视线转移了，转移到了几盏小灯笼上。啊！好久不见了，他们从旅程回来了！可不是吗？小萤火虫回来了！他们在空中飞舞，花样繁多，舞姿好似飞燕般，大有娉婷袅娜之态，为音乐会又更增添了一份绚丽的色彩。在柔和的月光、诗意背景的衬托下，我的视觉与听觉都达到了至高无上的享受。

这场音乐会，我想大概不会画上句点。屋外的昙花似乎绽放了好长一段时间。对了，她一定也在欣赏这一场难能可贵的音乐会了。要是错过了，那是多么遗憾啊！音乐会所奏的曲子，铿锵有韵，时而轻而不浮，时而肃穆而不严谨。澎湃之势，好比萧邦的《雨点》；优柔之处，亦可媲美贝多芬的《月光曲》……

霎时间，音乐停了。我发了一会儿愣，只见薄纱也解开了。终于，我清醒了，但再也欣赏不了那一场音乐会了。我好生失望，在回神之际，瞥了瞥那一轮依然皎洁的望月。她已落到了树梢下了，似乎还在欣赏这一场夏夜里最不可思议，最为梦幻的音乐会呢！

◆叶于绮 (初 1B)

五官

眼，
是生命中的一部分，
没有了眼，
宛如没有了电脑的显示器。

眼，
带我们走进了色彩的世界，
使我们活得更精彩。

耳，
是生命中的另一部分，
没有了耳，
宛如没有了电脑的喇叭。

耳，
带我们去聆听所有声音，
使我们不会觉得寂静。

口，
也是生命中的一部分，
没有了口，
宛如没有了电脑的键盘或滑鼠。

口，
把我们所背的资料输入大脑，
使我们变得更有知识。

鼻，
是生命中第四个小部分，
没有了鼻，
宛如没有了电脑中的色彩。

鼻，
带我们走进一个具有气味的世界，
使我们知道世界具有人情味。

心，
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没有了心，
宛如没有了电脑的中央处理器。
心，
带我们活出这个世界，
使我们有机会看看这世界的美妙。



学校生活的酸甜苦辣

踏入校园的第一年，我生命中的七彩色盘就开始旋转，校园生活的滋味瓶盖亦随之掀开。甜的滋味、酸的滋味、苦的滋味、辣的滋味一波一波地沁入我心脾。

年终大考结束，成绩揭晓。成绩满江红，我依然冲不出倒数 10 名的命运的围困。成绩进步的同学骄傲地拎着成绩单，踏着轻快的脚步，脸上流露出向父母领取奖励的喜悦。但我呢？手中捧着的成绩册犹如千斤重的大石，腹中浓浓的柠檬汁呼之欲出。将成绩册奉上父母大人面前时，父母机械化翻阅成绩册的动作，父母凝视着我尖锐而失望的眼神，有如千针万针袭刺我心房。浓浓的柠檬汁破囊而出，酸酸的气味涌入胃管，侵袭着双眼。很酸……很酸……两行泪水潜潜而下。

下课铃声响起，豆大的食堂水泄不通，我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方能移开脚步抢上一碗热面汤。我用颤抖的小手捧着它，如获至宝，左闪右避，唯恐它有所“损失”。但老天爷就是爱和我开玩笑，人世间就是充满“闲人”，“砰”的一声，我跌坐在地上，汤面倾泻在我的小手、飞溅在我的裙子……所有的目光凝视着我，人人嘴角微微往上扬，“哈哈之声”不绝于耳。我狼狈不堪，恨不得挖个大洞钻进去，一世都不再出来面对周遭的“冷血动物”。一只手犹如一道黑暗中的曙光，慢慢的往我面前伸来，它牵起我通红的小手，扶起哭泣的我。手的主人在我的耳边轻声细语：“别哭，我来帮你。”这把声音仿佛妈妈的嘘寒问暖，这一动作有如天使的守护，温暖我的心房，甜蜜我的心扉。甜滋滋的味道渗入了表皮的伤痕，缓和了心胸的悲愤。原来校园的甜蜜就是珍贵的友情。

考试是什么？它不就是一种折磨、一个梦魇吗？考试期间，日子就像喉头被灌满黄连般，苦不堪言。为了考试，我的日常生活生活规律全盘被打散了。早上，到学校上课；下午，回家做功课；晚上，在家温习功课。一天的生活总是离不开“课”，就连吃饭时手中也需拿着一本书“备课”。午夜十二时，能量耗尽的我终于可以暂时与“课”告别，钻进温暖的被窝里补充能量，再做一场美梦。但事与愿违，梦中出现的，不是考试迟到的场面，就是离开考试时间只剩下一分钟的场面，或是自己对着考卷直冒汗的情景。即使是睡在冷气房里，惊醒时也是一身冷汗。苦啊！苦啊！真是苦啊！温室里的小花终于尝到了黄莲的味道了。

我的绘画老师实现了他的梦想——到外国留学——以后不能再教导我画画了。我听了万分不舍，却又为他雀跃，但我不想忘记老师，也希望老师记得我，因此我决定画一幅我认为最美丽的画给他留念。我在课堂上完成了我的杰作，却被班导师瞄上了。班导师十分欣赏我的画，要求我将画作贴在班上的布告板与同学分享。我十分不愿意，向老师诉说了我的苦衷，但老师依然坚持己见，并斥责我高傲自私。班导师为何不相信我呢？难道我在老师的心目中的印象是如此的吗？我有口难言。老师滔滔不绝的言语扫射，每一句每一词每一字都好尖锐好辛辣，我的嘴巴被塞得满满的，呛得我喉头发痒，泪水难以抑制，夺眶而出。

每一种滋味是一个故事，每一个故事为我的七彩色盘增添了更多色彩，为我的滋味瓶酝酿了更浓的味道，为我的人生画上无数的彩虹。





聆听世界

我不能看见，
非洲那儿的贫民。
但，
我却能听见，
他们的哀鸣。
我不能看见，
伊拉克打仗的情景。
但，
我却能听见，
枪、炮、雷、弹的声音。
我不能看见，
南马大水灾的灾民。
但，
我却能听见，
人民流离失所，
妻离子散的哭鸣。
我不能看见，
贝多芬的毅力，
但，
我却能听见，
他那扣人心弦的乐曲。
我不能看见，
孩子们的天真，
但，

我却能听见，
他们纯纯的笑声。
我不能看见，
同学们的认真。
但，
我却能听见，
他们朗朗的读书声。
我不能看见，
朋友的抱负。
但，
我却能听见，
他们的祝福。
我不能看见，
一家人感动得抱住。
但，
我却能听见，
他们的幸福。
我用心，
去体会世界。
用耳朵，
去聆听世界。

山

在我家附近的一座山，
穿着绿色的衣服，
它披着薄薄的白帷，
向我微笑。

走进山中，
好像走入了一幅画儿里似的，
各式各样的绿，
擦亮了我的双眼，
嫩绿，浅绿，绿色……

在高高，低低，茂盛的花草树木中，
留下了我的脚步，
鸟儿因我而载歌载舞。

站在高高的山峰上，
我发掘了许多欢喜。
微风吹起了树叶，
我看见那果实累累的树，
微风采下了一把松针，
我在浓浓的松香里，
闻到一股山的气息。

下山之后，
山的影子渐渐在我心中扩大，
山啊，不时把我的梦染绿！



◆黄敏仪(初三H)

风

风，
随着那悠扬的歌声翩翩起舞，
舞姿优美的你，
战胜了那些愚蠢的舞者。

风，
你带着我的梦在星河里与星飞翔，
把我的梦悬挂在高空，
让我的生命充满了无限的幻想。

风，
你带着蒲公英的孩子，
飞过田野，飞过高山，
抱着满怀希望去寻找那幸福的未来。

风，
你轻吹屋檐下的那串风铃，
为妈妈送来了灿烂的笑容，
也送来妈妈丝丝的银发。

风，
你像流水般送走了岁月，
仿佛无情又似有情，
让人又悲又喜，
不知如何是好。

风，
您吹燃了一根烟，
烟雾袅袅，升散到虚无，
白茫茫的烟雾中，
念您之际看见，
我的童年，
轻盈但缥缈。

随风，
飘逝……



不知何时，我离开了微动的秋千，独自走到这大树下，看着这棵不知名的大树，粗直的树干。我慢慢地坐下，坐在那儿纳凉，享受轻轻吹着的微风，宜人得很。

曾几何时，我嫌它碍眼、碍地方，长在公园的正中央，凸起的树根极有可能绊倒戏童。它的存在，对我而言没有价值，更可能伤害到我，我百思不解，这样的一棵树，为什么还留在这公园。

我静静的坐在那“危险”的树根上，浓密的树叶为我遮挡了太阳的热，树叶“沙沙”作响，轻轻地奏起了不知名的乐曲，眼前的景象渐渐转换，我沉醉在这场树的音乐剧里。

时间随着轻柔的音乐流逝，也不知过了多少时候，追逐的声音重新传入我耳内，我缓缓地睁开眼睛，看着那些娇小的身影已在不远的游乐设施嬉闹着，我离开了树的环抱，往对面的秋千走去。

戏童们玩腻了，口中唤着其他玩伴，一伙儿连蹦带跳地来到大树下。男孩喊着，便和另一个男孩使劲地往上爬，余下的儿童看了无不为他们捏一把冷汗。两男坐在树干上嬉戏打闹，几名小男生也随后赶上，树上树下，欢乐声不断。

我仍然静静地坐在那不显眼的秋千上，看着那受孩子们爱戴的大树，看着夜幕低垂，我缓缓地离开了。

树“沙沙”地向我说着再见，我回头望了一眼，看见树和蔼地笑了。



本文作者黄凯宁

我们的学校

我们的学校是广西民族大学附属小学。它座落在民族大学校园的西北部。

从民族大学的南大门进入大学校园，经过大学校长办公楼，再顺着灯光球场往前走，穿过“相思桥”之后，靠右沿着相思湖边一直往里走到文化广场，再继续往前走三百米就到了我们学校。

从东大门进入大学校园，经过外宾接待楼、科技楼，然后靠右走，穿过一片自然生态林到医院，再跨过相思湖上的“连心桥”到八坡篮球场和菜市，再往前左拐五百米到文化广场，再往右直上，也到我们学校。

从东北方向的八坡侧门到我们学校的路线最短。一进大门就是八坡运动场，往前四百米就是新建的网球场和老年活动中心，然后左走二百米就直接到我们学校。

我们学校是个长方形的校园，学校的大门两边分别悬挂着“广西民族大学附属小学”和“北京师范大学远程教育教学点”两块特别醒目的牌子，在阳光下闪闪发亮。

一进校门就是一个宽大的操场，一栋高大雄伟的教学楼耸立在操场的后面，一句响亮的口号“为成功的人生做准备”几个红色大字，被镶嵌在教学楼的外墙上，光彩夺目；形状像一艘航船的建筑标志建在教学楼的楼顶上，使教学楼显得更加雄伟壮丽。

教学楼有五层：一楼为活动室、实验室；二至四楼是一到六年级学生的教室；五楼是老师办公室。读书室、语音室、电脑

室、音乐室、美术室分别设在二至五楼中。

学校大门左边是一栋米黄色楼房，是住校生的食堂、餐厅和宿舍。一楼餐厅干净整齐；二、三楼学生宿舍安有空调，上下层床架上摆着净一色的被子。

学校四周绿树成荫，鸟语花香。我们全校四百多名师生就在这个美丽的校园学习和生活。

每天下午放学以后，我们一出学校大门往后走一百米，就可以到大学生田径场、篮球场和室内乒乓球、羽毛球场馆去锻炼身体，还可以到游泳池去游泳，或者从校门往前走三百米，去文化广场观赏人工栽培的五彩缤纷的鲜花。

人们都喜欢把广西民族大学比作是绿城南宁的西郊公园，那么，我们附

小就是这座公园的一个景点，美丽如画。

亲爱的朋友，欢迎你到我们的学校来参观指导，我非常乐意做你的向导哟！

2008年暑假写



广西民族大学南大门

〔评语〕

《我们的学校》，作者先从三个不同的视角入手，然后才聚焦于他的学校，并从学校的大门到校内环境、设施、学校生活场所等作重点介绍，最后一语破题。这样观察事物和写作布局，对一个小学二年级的孩子来说，真是令我有点惊讶。——伍良之

读易嘉勋的意象水墨·爬山虎 (节录)

品读易嘉勋的意象水墨·爬山虎，我们看到：

藤，是爬山虎系列的形。画作上的藤蔓恣肆放旷，构成画面的大形大势，其艺术走向是挺拔向上的，藤蔓的线性表述牵制和主导着整体构图，充分发挥了中国画“线”的艺术功能，疏密随线而升发，虚实、粗细起伏变化皆笔随意到，线条的流畅和沉滞均赋予其墨面意义，使画面在纵横交错中丰富而不零乱，大势富有张力，大形结构有序，呈鲜明豁朗之态。

人，是爬山虎系列的神。爬山虎以藤而命名，但却不仅仅是写藤，隐匿于藤蔓之中的是一个个形态各异的人体，这是易嘉勋意象水墨·爬山虎系列最匠心独运的地方·人，才是画家心目中的神。皇天厚土，以人为本，易嘉勋以饱蘸激性的笔触描绘了大千世界千姿百态的各色人等，将世间最富审美意趣的人体，通过意象化的造型语言夸张、变形，或隐或现，或强化突出，或削弱抽象，幻化成纷呈的世象景观和富有思想指向及涵义的绘画语境，使向上攀越的植物藤本溶入了人的追求和意念，一个具有精神凝聚意义的主题便由此而深化了。人藤结合，形神兼备，是爬山虎系列艺术创作所追求的极致。应该说，人是爬山虎系列的主题和主旋律，是高扬的思想旗帜、英雄诗章、生命赞歌。因此，寂静的山野并不沉寂，它所讴歌、所弹奏的是生命奋进的乐章。

石，是爬山虎系列的背景和环境，在易嘉勋最初的艺术构思中，山石只是藤的陪衬和附属物，是处理疏密关系的辅助形式，或者说是画的某种底色。然而，正是这种底色和陪衬，在创作过程中产生了对主题的意想不到的深化作用。石，以它的坚硬质感和鳞峋之势，磨砺了藤和人，激发着藤蔓攀爬的

艰困和奋争之态。原本处于主观弱化的山石背景此时作为一种特定的艺术环境，开始走进画家的艺术视野，并使画家水墨山水画的艺术功力得以显露和发挥，在画作中由不自觉走向自觉。我们如果把《顶峰》、《竞攀》、《春分》、《白露》和《秋色》逐一排序就不难看出这一环境的变化。石，作为一种隐性话语沉浮在画作之中，或凌厉、或陡峭、或舒缓，起到烘托的作用。

在这方面，仍然需要艺术家不懈的努力。

艺术创作是艰辛的、寂寞的事业，然而生命现象是繁茂的、顽强的，热情激荡而又生生不息，它给艺术家寂寞中的默默耕耘赋予了壮美的情感色彩和丰富的人生意蕴，也给人类的生存和创造带来价值和意义，这些，正是爬山虎系列作品所要尽力表现和礼赞的。

易嘉勋简介

易嘉勋，1953年生于河南省信阳市。毕业于广西艺术学院中国画学院山水研究生班，先后结业于中国美术学院国画系人物画专业，中央美术学院美术教育系。现任广西民族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美术作品五次参加中国美术家协会举办的全国美术作品展览，曾获佳作奖，多次获省级奖。多次举办个人画展、三人联展，出版个人画集三册。作品、论文先后在《国画家》、《美术观察》、《美术界》、《美术大观》、《美术报》、《中国书画报》、《民族艺术研究》、《造型艺术》等专业报刊杂志发表，部分配发专题介绍。优秀作品被日本、香港、台湾、新加坡等地的美术馆或个人收藏。

鸣谢

本刊近期收到各地作家朋友、热爱文学人士、华教人士、华人社团及商家寄来赞助出版基金，隆情厚谊，谨此致谢。兹将芳名录后（以先后收到为序，恕不称呼）：

史英	\$300(星币)
莫顺生	RM100
邝其芳	RM100
江兴国	RM 25
江秀滔	RM 50
王肯堂	RM 20
刘汉恣	RM 30
郑 举	RM 30
彭展发	RM 30
谭亦驹	RM100
练炳山	RM 50
周世扬	RM 50
蔡永祥	RM 50
林嘉年	RM 50

编辑后记

- 本期有两项特别的报道：一是方修荣获“南洋华文文学奖”。这是新马文学界、史学界一项振奋人心的喜讯，参与者异常踊跃。由爱薇、甘泥为文报道。二是第三届东南亚华文诗人笔会，在越南胡志明市举行。参与盛会的马来西亚华文诗人作家，有吴岸、秋山、王涛、晨露、苏清强夫妇、梁放及曾荣盛等。秋山作了专题报道。
- “批驳伪文学史论家的谬说”一栏，内收方修、谭芜根的批驳文章。这对于揭穿伪文学史论家的谎言，具有廓清正伪、分清是非的积极意义。
- “回响”一栏，内载新加坡资深作家林臻致本刊社长函，对本刊同人予以鼓励。
- “点将录”，本期向读者介绍马华资深诗人田舟及其作品。内收诗评家的评论及诗人近期的诗篇。
- 小说《骤然一阵太阳雨》是田宁的近作，本期起开始连载。田宁原是致力于诗歌创作，近期改写小说。作者在小说中反映砂拉越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占领时期，东马各阶层民众生活的苦况。
- 本期新设有网址，欢迎作家以此投递稿件；网址如下：juefuo@yahoo.com

第三届东南亚华文诗人笔会大会

日期：2008年10月3日

地点：越南胡志明市



马来西亚代表吴岸在会上发表精辟的谈话。



菲律宾代表云鹤在会上宣布“特别贡献奖”名单。



▲吴岸（右）代表笔会颁发“特别贡献奖”予中国诗评家朱必圣（左），中为菲律宾诗人云鹤。

▼第三届东南亚华文诗人笔会大会场景一瞥。



易嘉勋的意象水墨·爬山虎



《顶峰》



《春讯》



《暴风雨中》



《爬山虎·系列》